

野人記第九篇

# 寶窟生還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 人 記 第 九 篇

E. R. Burroughs 著  
吳 衡 之 譯

寶 窟 生 還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目次

第一回 金毛獅

第二回 訓獸

第三回 神祕的會議

第四回 荒林人迹

第五回 致命傷

第六回 生死關頭

第七回 活祭

第八回 詭計

第九回 死鏃

第十回 離奇變幻

第十一回 異香

第十二回 金磚

第十三回 怪異的平台

第十四回 恐怖之室

第十五回 血圖

第十六回 金剛鑽窟

第十七回 火刑

第十八回 離迹

第十九回 相殘

第二十回 死回

第二十一回 終身監禁

野人記  
第九篇 寶窟生還記

第一回 金毛獅

母獅賽婆哺乳她的兒子——蹣成一個毛團兒，像那金錢豹司打一樣。在她做窠的石洞面前，側身躺在和暖的太陽心裏，眼睛半開半閉的防備着。起初本有三個這樣的小毛團——兩女一男——他們的爹娘賽婆和奴邁，有了這一羣的兒女，深自驕矜，以為幸福的了。怎奈捕獵不多。母獅失於滋養，乳液短少就不能夠好好地哺養牠三個狼吞虎咽的兒女。再加上一場寒雨下來，那一羣兒女生起病來了。只有那個最強壯的保存牠的性命，但那兩個女的，因此就死了。賽婆見了，少不得傷心哀慟起來。在那可憐的滿沾污泥的毛片身邊號啕聲嘶不住的拿她鼻子來嗅，要喚醒他們一睡不覺的長眠。結果還是放棄她的努力了。那時候她整個野性的心窩，滿填了憂慮，專注在那留給她的小兒子身上。所以那母獅比平常更加警備了。

那雄獅奴邁，前兩夜走出捕獵，得着一隻牲口，拖回他們的窠裏來，昨夜他又出去了，沒有回來。賽婆睡眼矇矓，方在想着那肥美的羚羊華比，在這個時候，也許她的丈夫拖着，經過那纏繞的草林。不然，那花驢子柏戈，被他拖着也說不定，那花驢子爲同類中最可愛的——汁肉充滿，脂膏豐美的柏戈。賽婆想到這個上頭，由不得饒涎垂流吻外了。

哎唷！這是什麼；一種微微的聲音，送到她的靈敏的耳邊，她就昂頭聳耳的左右傾聽，那驚擾她的極微的聲音。她的鼻子仰向空中嗅着。原來是一陣風似的，不知什麼東西，從她所聽見聲浪那方向移向她這邊來，還聽見這種音量，微微地增高，使她知道作這聲浪的東西，正在走近她的地方。當那東西漸近的時候，那母獅的神經刺激甚，更加膽怯，調轉胸腹，拔下乳頭，停止她的喂哺了。那小獅忽被停哺，輕輕地發作憤怒的聲，嗚嗚不休。直等到母獅發很低的聲音抱怨牠，纔不敢做聲，站在她的身邊。先向她望望，再向她眼光注視的那方面望去；仰起他的小頭兒，先歪向這一邊，再歪向那一邊。

原來母獅所聽見的聲音，明明是一種驚駭的性質——雖然不曉得的確，終是表示一種不安甯的東西——是否凶兆，卻不能確定。也許是她的丈夫回來的動靜。但是不像獅子行動，或拖拉重

物的響聲。她就看一看她的兒子，同時發出一種哀怨的聲音，時刻懷着有危險嚇她兒子的念頭，在那裏保護着——她的小家庭中，最末後的一個，就是牠了。

一霎時間，一陣風將那穿過草林向她那邊拖來的東西的氣味送到她的鼻端，立刻那受驚擾的慈母的臉，一變而為張牙怒目，猙獰可怕的面具。因那穿過草林，送到她鼻中的氣味，就是那可惡的人味。那末，她就爬起來，放平她的頭，用勁抽起她的盤旋的尾巴。就用那野獸交相達意的奇法，教她的兒子臥在原處，不可走動，等她回來。那末，他就悄悄地趕快奔去抵禦外侮了。

那小獅起先聽見牠母親所聽見的聲音，現在又聞見人的氣味——一種從未觸過牠鼻端的氣味，也是新曉得仇敵的氣味——因此引起反動性了。立刻豎起牠背上的毛，張開牠的牙齒，和父母的反動態度同一模樣。當那母獅急急地走入小叢林裏的時候，那小獅因為不能曉悟她的吩咐，竟跟着她的尾後，依牠那幼稚狀態搖搖，與牠那前部的莊嚴相形起來，令人噴飯；但那母獅只顧眼前，不知道小獅跟在牠的尾後。

原來在他們倆的面前，有一個叢林，稠密得很，約計百碼之深，曾經他們鑽來鑽去，擦成一條隧道式的小路，穿過草林，通到他們的窠窟；其中有一塊小小的空地，被那野獸走成了路徑。那空地的



兩頭，一爲出林的路，一爲進林的路。當賽婆到那空地的時候，她看見很明白她所畏怕和嫌惡的東西，在那裏頭。這不是有人來捕獵牠們又是什麼呢？若是平時沒有人近牠的身邊，使她的兒子受危險，她就讓他安靜地過去；或在沒有兒子的時候，她一見有人前來的意思，她就會走避了。但是今兒母獅的神經受了激刺，膽量薄弱——因爲她單存一個兒子，大起恐慌——慈母天性，在這個單獨兒子身上，愛護的心較平時增加三倍——那麼不等到那人侵害她的兒子的時候，反而上前迎敵，預行阻止了。好個溫和的慈母，立刻變作殘害可怕的動物了。她的腦筋上祇抱着一個殺戮的觀念。

她在這個曠地邊上，一刻都不遲疑，又不發出一點警告，竟向那個黑勇士方面撲將下來，捷如飛箭一般。那黑勇士起初聽得在他二十里路內有個獅子的消息，很爲兇猛，那曉得首先報告的就是這個獅子出現。那黑勇士並非有意搜獵獅子。他若曉得有獅子近在左右，他一定能遠避他了。目前如有能穀奔避的地方，他也就會奔避了。怎奈離他最近的樹木，都是遠過那獅子所在的地方。若是向那樹木裏走去，不到四分之一之遠，那獅子就能穀追上他了。現在別無希望，祇有一事可行。當那母獅幾乎要撲殺他的時候，他卻看見那獅背後有一個小獅。那黑勇士手執重矛，隨將右手持矛向後遠退。即在那母獅起身抓那勇士，張開大牙，幾乎要向那勇士的頭面合將下來的時候，向她一擲，

那矛就貫穿了母獅的野蠻的心窩，她就向後一倒，她的肌筋抽搐了幾下，就一命嗚呼了。

這孤苦的小獸，在二十尺以外站住，圓睜怪眼，思量牠有生以來的第一件不幸的事。牠想走近牠的母親，但覺着一股的人氣，自然的股栗起來，止住腳步不敢前進了。正在這個當兒，牠發出一種哀鳴，照例牠的母親聽着就立刻跑近牠；但是這一回她不來了——甚至站起身來一回顧牠也沒有了。牠懷疑着——牠沒有法子了解這個意思。牠接連的哭着，覺得這個時候愈加悲哀，愈加沈寂。逐漸的牠移近牠的母親。牠看見死在牠母親手上的怪物沒有了動彈。停了一會，牠覺着沒有多麼的害怕，所以最後牠鼓着一股勇氣跑近牠的母親身旁，把鼻來嗅她。牠仍舊發出哀慘的音來，逗引牠的母親，但是她沒有回答了。最後牠覺着這事定有蹊蹺——牠的溫和慈愛的母親，已是今非昔比了——她已化爲異物了。但牠依舊偎倚着，嗚嗚的哭着，直至睡覺方休，兀自蹲伏在牠母親遺骸的旁邊。

這個就是當時太山找着牠的情形——太山和他的夫人琴痕他們的兒子劇克，從柏婁塘的神祕的地方歸來，這個地方就是那兩個男子打救琴痕格萊登的所在。這小獸聽見他們行近的聲響，把眼睛張開，站立起來低垂兩耳，向他們狺狺的吼，一面倚靠着牠長眠的母親。太山看了牠便笑

起來。說道：「好勇敢的小鬼頭啊！」他口裏贊着，只把眼一瞧，這齣悲劇的情節，已經看出十二分了。他行近滿嘴涎沫的小獸前，祇望牠回身跑掉了；誰知牠不幹這樣的一回事，反而吼得比前更狂暴。牠站住伸手拿牠的時候，卻要擊中他的手。琴痕叫道：「恁地勇敢的小傢伙啊！可憐的小孤兒呀！」

劇克道：「牠就要變成成功一隻大獅了。不然，倘使牠的母親沒有死掉，牠是很可以有爲的。看牠的背脊，和矛槍一樣，又強勁，又正直。太傷了這個畜生。眼見活不久了。」太山答道：「牠不見得一定會死的。」劇克道：「這裏牠沒有多麼的希望——牠還要喝兩個月的乳，你們那一個替牠找去？」太山回答道：「讓我去找來。」劇克道：「你要收養他嗎？」太山點點頭，劇克對琴痕笑着，並且贊道：「那就好了。」琴痕也笑道：「灰石爵士，做了奴邁兒子的養母了。」

太山與他們一起笑着，但他不停的注意這小畜生。剎時間，就跑出來抓住小獅頸圍的毛，把小獅拿住然後輕輕的拍着牠，用着沈重的啣唔的音調對着牠說話。旁人沒有知道他說的什麼；不過也許這小獸實在說過的，因為牠停止了掙扎，也不再要抓他的，或咬他的撫弄自己的手了。末了，他舉起牠，放牠在自己胸前。這回牠好像沒有害怕了，就是牠以前厭惡的人氣，現時很接近的，也沒有張牙舞爪了。琴痕叫道：「你怎樣弄的？」太山把他廣闊的肩膊聳着，說道：「你們的同類不會怕你；

這個實在是我的同類，好比你們一般，也來和我扳談。我向牠們顯出交情，牠們就此見了我也不會害怕，這個就是其中的緣故了。就是這個小鬼頭，牠好像也懂這個道理，不是的嗎？」劇克說道：「我從來不懂這一回事，我意對付非洲的走獸，我比你老練得多，可是管束牠們的力量，我一點沒有，就是好比你有的見識，我也不着絲毫。那是甚麼緣故呢？」太山道：「世上只有人猿太山一人。」說時向着他的兒子吃吃的笑，卻是笑中夾着一點的驕傲。太山又說道：「須知我是野獸生的，野獸養的，或者我的兩親果然是人猿也未可知，喀喇常常執定他是人猿，這是你知道的。」琴痕嘆道：「約翰你怎麼能够完全曉得你的父親母親是誰咧？」太山嚴正的看着他的兒子，用着一隻眼睛。「你的母親從來不要看起人猿優美的性格。隨便那一個也差不多知道她不歡喜別人家提起和人猿相配的事情的。」

「約翰格萊登，以後我再不願和你講話了，倘然你依舊要說出這件醜事出來，我替你羞慚。這真是壞透了，你是個不長進的野人，不去想想法子將來你也能够變成一個入猿了。」

打從柏婁塘來的遙遠的路程，將次告終了。在這個星期之內，他們當要依舊在他們舊時鄉井的地方。這裏經過德國人的蹂躪之後，是否還有什麼東西贖下來，也是一個問題，米倉和外舍都燒

得乾淨了，屋子的裏面，一部份已經破壞了。灰石家的誠實的土生僕役，姓華沙里的，其中沒有被哈門福力司士克尼達的兵士殺死的，都振作精神聚集起來，跑去求英國人收留他們，任隨英國人的差遣，胡亂做點工作，過過日子。這許多的事情，太山起程去找琴痕夫人的時候，已經知道的。但是他的能征慣戰的華沙里人，到底有多少遺下來；他偌大的產業，到底還有甚麼散失沒有；那是他沒有曉得的。也不定是游牧的土人，或是阿刺伯販奴爲業的搶家掠戶的強徒，繼續那匈人的後塵，把殘餘的一起掃光。還有這座叢林，也總是完全掃得干干淨淨，恢復他的本來面目，蓋住牠的遺蹟，在平蕪滋曼的當中，埋沒着人類草創經營的痕迹。

太山自從收養小奴邁之後，就忙着去打算他螟蛉子的糧草來養活牠，因爲這小獸，必須得着存活的東西，而存活的東西，除了乳之外，似乎沒有別樣的替代品了。獅乳是不必問的，不過他們這時雖然住在人煙較盛的地方，四週的鄉村，却也不少。林子大王是四下都聞名，爲人懾服，受人尊敬。故此這日下午，他發覺小獅之後，太山便跑到一個鄉村去，尋覓飼養小獸的東西。

起初，鄉村上的人面含怒色，全不理睬他。大凡白色種人經過這個地方，不帶大幫的護從，便不能得到他們的重視。——因爲不帶着護從，這些外來的客人，顯然便是沒有帶來孝敬他們的東西。

并且他們一定想望的飯食，也沒有甚麼東西能够把來做答謝，倘使他們起意去尋事，那就連性命也難保了。這些土人，看來雖則是漠不關心的模樣，可是他們卻很留心着。這幾個白色種人穿戴着希奇古怪，他們都怪叫起來。他們眼中只見赤着膊和自已沒有什麼分別，背着的火器，也是一樣，只有年紀較輕的那一個人，託着一管來福鎗的與衆不同，他們三人盡打扮作柏婁塘的裝束，又古老，又野蠻，簡單黑人的眼中，是完全沒有見過的。

太山一入村子便問他們道：「你們的首領在那兒？」四週圍着婦人呀，小孩子呀，頓時便狺狺的向人狗叫似的叫起來。木屋的旁邊，太陽照不到的地方，躺着幾個戰士。聽見了，立刻都站起來跑到太山跟前。答道：「首領正睡着，你是甚麼人來打擾他？你要什麼東西？」太山說道：「我要和你們的首領講話，你去喚他來！」戰士圓睜怪眼瞧着他，停了一會忍不住笑起來。「把首領定要找來與他咧」他對他的同伴說着，然後放聲大笑，把大腿辟辟迫迫的拍，又拿手肘來輕輕的觸着近他身旁的那一個。太山繼續說道：「對他說，太山要和他說話。」他們聽了太山的大名，神氣就立刻變換轉來。他們退了幾步，笑也不再笑了，他們的眼睛，張到十二分大而且很圓。這個笑聲最大的，忽然也肅靜了。並且喊道：「拿毯子來請太山坐，我們去喚首領愛文格來。」說罷，借勢飛開兩腿，拚命的跑

去，彷彿得着嚴重的命令，不趕快去，生怕觸犯了他。

這個時候，就是沒有護從，沒有禮物，連什麼東西也沒有，不覺得有什麼分別了。鄉下的人，大家都來獻殷勤，你擠我，我擠你。沒有等到首領出來，他們已經送禮的送禮，送飯的送飯。在這個當兒，首領愛文格來了。他的年紀很大，就是太山，沒有出世之前，他已經坐着第一把交椅了。他的態度尊嚴，問候客人的禮貌，仿佛大人物彼此致意一般。他的心中，覺着林子大王來光顧他們的鄉村。委實非常快活。

一到太山將來意說明，并把小獸遍示他們之後，愛文格鄭重的對他說，若是太山住在這裏一天，他當預備一天的乳，聽憑太山使用——熱氣騰騰的剛從首領家裏的羊擠下來的乳。他們這樣一面阿諛逢迎着，太山的銳眼，已把那村中的形形色色，和牠的人民，瞧了記在心頭。在這個當兒，滿街滿屋都是許多的狗，四圍亂竄着，他們附近一隻很大的母狗。這只母狗的乳囊充滿着乳，太山一眼瞧見，心中便生下一計來。他伸出拇指來指着那個獸，向愛文格道：「我要把牠買下來。」首領回答說：「牠是你的，用不着討價錢。牠產後兩天了，昨天晚上，牠的小狗在窠裏給蛇偷去了，倘然你是要的，隨你要多少，肥的瘦的都送給你。但是我曉得這一隻是不中吃的。」太山道：「我不是要吃牠。

我帶牠回去，好歹供給小獸的乳。牠已經拿來與我沒有？」幾個後生，隨後把這狗捉住，用繩繫着牠的頸項，拖牠到猿人的跟前。這狗當初害怕，彷彿和獅子一個模樣，爲着汰蠻甘尼的氣味是和黑人的不相同，所以牠吠着嚙着牠的新主人。不過他到底懷柔了牠，所以他輕輕的把手來撫牠的頭時，牠就寧息着躺在他的身旁。若是要這獅靠近那狗的身旁，那末，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因爲獅和狗的氣味，彼此也要害怕的，彼此不能夠融洽的。獅呢，吼着，口角流着涎；狗呢，張牙舞爪，狺狺的吠着。那就要耐心，無限的耐心。不過到了後來，這件事成功了，狗母居然哺獅兒了。這天然的疑心，到底被飢餓克服了。太山堅決仁慈的態度，終究能夠得到那狗的信任心。

當天晚上太山把狗縛在他住的屋子裏，一夜裏他叫牠躺下身體兩回飼那小獸。到了第二天，他們就向愛文格和他的鄉人告辭了起程回家，旁邊跟着那狗慢慢的走，頸上仍舊是一條皮帶縛着，那小獸墊伏在太山的臂膀中間，有的時候，把牠裝入布囊裏，搭在肩上。他們叫這獅做閻婆伽，這個名目，照柏婁塘的土話，就是金毛獅的意思，爲着牠的毛色是金黃的。牠一天比一天的和牠的養母，以及他們親密起來。到後來母子兩個，好比親生骨肉一般的看待。那隻狗，他們叫牠做撒鴉，就是女子的意思。不上兩天，他們就把牠的皮帶解了，穿林過木，牠也很願意的跟着他們走。就是到後來，



牠從沒有想到撇開他們；他們三人之中隨便那一個不在牠的跟前，牠就覺着不快活了。

時候到了，他們捕獵的勾當，應該跑出林外，到那漠漠無垠的平原的盡頭。這裏是他們的從前的家鄉，他們三人都在那裏發揚蹈厲着，雖則各人的心中，都懷着啞謎，未知是吉是凶，但是未有一個說出半句話來。他們找得的什麼呢？除了猿人第一遭同他的新人跑到這裏，所幹的闢土萊，剪茅茨，依樣畫葫蘆之外，他們找得的什麼呢？後來他們居然從濃綠的林中立將出來，放眼望着一片平原，在隱隱約約的地方，看見那屋角牆陰，在林木叢中，槎枒樹裏。這個就是遺下來點綴風光的了。

「看呀！琴痕夫人喊道：『牠在那兒——牠仍舊在那兒！』劇克問道：『離此不遠，那在左邊的是什麼東西？』太山答道：『這是個土人的房子。』琴痕又高聲說道：『這個田是不時的開墾着。』太山道：『還有許多的外舍，都重新地建造了。這個只合着一個表示，就是華沙里的人都出征回來了。我忠誠的華沙里人呀，甸人破壞的東西，他們都恢復完好，他們正在候我們歸來咧。』」

## 第二回 訓獸

人猿太山，琴痕格萊登，與劇克，在外面經過了好久時候，現在重回來了。又添了閨婆伽這個金毛獅，和撒鴉這個母狗。這裏去伺候他們，歡迎他們的第一個人，就是老杏浮勞，是華禪布的父親，他忠心的來保護太山的妻小家室。

「哎唷！巴文那，哦。」這忠心的黑人喊着：「我的老眼瞧見你覺着光明起來。你去了之後，不曉得過了多少年數了。但是許多人疑着你是要回來的，老杏浮勞曉得天下之大，卻是沒有一樣東西能够阻止他主人的。所以他也曉得他的主人定要回到他疼愛的家鄉，和忠誠的華沙里人守候他的地方。但是她呢，我們悲傷着當作她已經死掉了，不意竟會一淘回轉來。今天晚上，華沙里的屋裏，應該怎麼樣快活一番，讓這個地上震驚着我們戰士跳舞的足音，天上響亮他們妻子的歡聲，因為在上，他們最疼愛的那三個人回到他們這裏。」

華沙里的屋子裏，委實快活得很。並且不是一夜的快活就完了，他們接一連二的，天天晚上，跳舞快活着，直至太山禁阻他們。此後太山和他的家人，方纔得着幾個時辰沒有被人覺醒的睡眠。忠實的華沙里人，於是跟着那個英國的頭目名叫卓非士的，把太山的馬廐，獸圈，耳房和土屋，都完全重新構造，而且把屋子裏面的一切都整頓過。所以凡有的外觀，比之日耳曼人未侵入之前，沒有絲

毫的分別。

卓非士當時在納老卑的地方，處理鄉間的事情。他們回來後幾天，他方纔回到牧場裏。他的驚怪和快活，比之華沙里人不相上下。他和那個首領，以及那班戰士，齊立在大巴文拿的足下，聽着講述柏婁塘蠻荒的情形，和灰石夫人在那處被困時，他們三人所經歷的艱險。他又隨着華沙里人，目瞪口呆的對住猿人帶來的這個獼猴的玩物。那太山能够涉想到一條雜種的土狗，不是奇怪得很嗎？卻是他竟會收養仇人的兒子，那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了。還有太山教導他的兒子的情形，也是一種令他們怪異的。

那金毛獅和牠的養母，佔住猿人的臥室的一角，每天太山撥出許多時候來和牠嬉戲，教訓牠。——現在牠是金光燦爛，渾體點着斑斕，很好玩的，可以互相親近，但是過些時候他終於要變成一隻巨大兇猛的野獸呵。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那金毛獅長大了，太山教了牠許多的玩意兒，拿來呵，攜去呵，一見着太山發出口令，牠就馴服的躺下；跟住他的指使，跳來跳去；用鼻來嗅出密藏的東西，把牠搜出來。還有喂飼的時候，遇着有肉食時他喂牠的方法，常常引起華沙里戰士，張開巨口猶笑。太山爲牠做了一

個假人，大凡有肉食的時候，他便把這塊肉繫上假人的喉嚨左右，然後給牠取食。這樣的辦法，從沒有變更過。一得着猿人的命令，這隻金毛獅，便蹲伏着不動，肚皮垂到地上，然後太山把假人一指，口中發命令說『殺！』牠便一聲嗥吼，直向那塊肉撲過去。無論牠肚子怎樣飢餓，沒有得着牠的主人說出這個字來，牠是從沒有撲上去的。若是這塊肉是很小，那末當初着手去抓時，就覺得很艱難。但漸漸年紀長了，身體加大了，去撲那目的物就容易得多。到了最後，只需一跳，便能夠抓中，這個假人隨後倒下，任那壯獅在牠的喉嚨上斲殺。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課程是最難學的。究竟有那一個，除了人猿太山係野獸所生與野獸同羣的不算外，能夠把那野獸天生喋血的野性克服，聽從牠主人的意志，恐怕總沒有的了。就是教牠拿東西一件工夫。也要經年疊月的耐性教訓。這個工作，須要教牠聽見拿來的這個字，便須找出指着的东西拿給牠主人，叫牠拿那個喉嚨貼着肉的假人，牠不許動彈那塊肉。或者傷害這假人和別樣的东西；只要牠把這東西，慎重的放在牠主人的跟前。時候一久，牠曉得牠照這樣做去，一定是有酬勞的，而且這酬勞，常常就是牠最要吃的肉，比較平時大一倍。

灰石夫人和劇克，常常喜歡觀看訓練金毛獅，她對於太山這樣抖擻精神的訓練金毛獅的用

意，覺得玄妙得很；對於太山的心思的敏銳，十分驚異佩服。他問太山道：「你教訓這個野獸，將來長大起來，能够在世上幹的甚麼事？牠將來是一定變成一個兇猛的紐麻。牠和我們相處久了，不怕我們，但是牠常常在假人的喉嚨上攫取食物，一旦遇着生人，牠不是也向這人嚙喉的所在，攫取食物了麼？」太山說道：「牠只有我叫牠去攫取食物或東西，牠方纔攫取。」她又問道：「但是你并不希望牠常常以人爲食嗎？」太山說道：「牠是一輩子不會以人爲食的。」她說道：「不過你怎樣能够阻止了牠？你是從小就教牠吃人的。」太山說道：「你太看不起一隻獅子的智慧了，反之，我也恐怕看得太重了，倘使你的觀念是不差的，那末最難的工作依然在我面前，倘然我的意見不差，那末，實際上我已經成功了。但是讓我們試驗一下子，看那一個是不錯。今天午後，我們就把閻婆伽帶到平原上。把戲是很多，你們不難推算我，到底有多大的能力，管束小紐麻。」劇克笑道：「倘若牠嚐了生人的血的味道之後，仍舊肯去幹他平日歡喜去幹的頑意兒，我願賭一百個金磅。」太山喊道：「我的孩子，你別不信了。今天午後，我就要顯出本領，與你和你的母親看看，等他們夢想不到的事情，讓我做出來。」灰石夫人高聲笑道：「灰石爵士，可謂世界上最高的走獸教練家了。」太山也跟着他們笑起來道：「這個不是訓練走獸，我現在實行的計劃，除卻我之外，別人都是不行的。讓我引個譬

喻，解釋我的意思。若然你遇着你所厭惡的一種動物，從你的天性遺傳性的觀察，牠是你的一個死敵，你見了牠要害怕的。牠說的話，你全然不懂；一旦牠把牠的希望，用着偶然兇悍的方法，印在你的心頭。——你本來很可以完滿牠的希望，但是你既受了牠可怕的印像，你還能忠誠快樂的如他的願麼？你一定不能够了。你表面受着強迫去做，心上卻懷恨這個東西，不論什麼時候，你覺得你的力量足以抗拒牠，你就立刻反抗了。或者你簡直走上一大步，把牠結果了。反而言之，和你相熟的，他是你的朋友，你的保護人，他和你是同講同話的，他生活你，他恩愛你，迴護你，贏了你的信任心。他求你替他做點事情，你拒絕他嗎？不，你歡心悅意的依從他。這金毛獅依從我，便是這個道理。」劇克駁道：「牠合意的時候便如此，一到不稱心時，怕要反噬了。」太山說道：「我再進一步講，倘使這個東西是你敬愛的，是你順服的，他有權可以罰你，甚至置你於死地，你若不遵命，他可以實行他的權力。試問你順從他嗎？」劇克說道：「我們且看看，怎樣容易的一回事，這金毛獅替我掙得壹伯金磅。」

到了午後，他們出發，越過這個平原，閣婆伽跟着太山騎坐的馬腳走。跑到離開屋子不遠的一座樹林裏，他們跳下馬來，個個很疲倦的向一叢野草堆前行。到了那裏，又發覺一座小林木，在他們所在，圍着這叢野草。這裏站着太山琴痕和劇克；靠近太山的身旁，就是這頭金毛獅。這四個生命中，

閻婆伽的成績還是最低。牠們悄悄爬過小林木，經過的地方，草葉無聲。直到牠們看見野草叢中一小羣的羚羊，安樂着在那裏食草，才止住前進。離開牠們沒有多遠，立着一隻老母羊，這個母羊，太山用着一種神祕的情形指給閻婆伽看。隨後便低聲說道：「拿牠來，」這頭金毛獅，便牙牙作聲，表示一種服從命令的意思。

閻婆伽靜悄悄的穿過小林。這個羚羊嚼着草，全然沒有一點顧慮。這頭獅和牠的目的物的距離相差太遠，不容易一撲就着，所以閻婆伽伺候着，暗藏在灌木的當中，等那羚羊行近來嚼草。可是那羣羚羊，懵懵然的，對於這危險的接近，也沒有任何種疑慮的表示。那隻老羊，慢慢地移近閻婆伽。閻婆伽也不知不覺的在那裏預備發作。不過可以覺着的舉動，祇有牠的尾巴的端兒扭轉來。霎時間，彷彿空中的電，弦上的箭，突然飛奔起來。約莫牠已撲到的時候，那羚羊方纔覺着危險已在目前，但是未免太遲了，因為這羚羊剛要飛起四隻腿跑時，那頭獅已經向牠的後跟撲過去把牠捉住了。在這個當兒其餘的羊東奔西竄的走散了。劇克說道：「如今我們就要明白。」太山誇口道：「牠就拿這個羚羊與我。」

這頭黃金色的獅，游移一會，便向死在牠手下的屍骸咆哮一陣。後來牠抓住牠的背，用頭移轉

牠的屍身在一邊，在地上拖着，慢慢地向太山走來。牠拖着死羊，穿過樹林，一直到牠主人的跟前，方才放下。牠站着一旁，注視猿人的面孔，彷彿等待主人獎勵牠的大功。太山拍牠的頭，低聲對牠說了幾句獎掖他的話。末了，拔出他的獵刀，把羚羊的嚙喉戳破，把尸體的血放出來。琴痕和劇克站在一旁，眼瞪瞪的看着閻婆伽。這頭獅，眼看得那一股新鮮的熱血，腥味在鼻子裏作起怪來。牠用鼻嗅着，咆哮的叫，張牙舞爪的向着這三個惡作劇的跑來，太山用手把牠推開。這頭獅，兀自不住的咆哮着，帶着怒容，直待撲他。

紐麻可算是矯健，巴喇這鹿也可算是快捷，但是太山卻像電一般。他的手勢這般敏捷，這般用勁，所以閻婆伽兀自咆哮，當場就仰翻在地上。他急忙的跑到牠的跟前，兩箇對面的站着。太山喝道：「躺下來，閻婆伽！」他的聲音，沈重而堅決。這頭獅，游移一會，不多時，即躺下來，彷彿人猿太山，已經早教牠依着命令去幹的一樣。太山把羚羊的屍體側轉拿起，放在牠的膊上。「來，」他向閻婆伽說。「唉」牠於是瞧也不瞧，那畜牲只跟着馬後開步走了。劇克說道：「原來如此，」說着，隨後一笑。「本該我的一百金磅可以省下來的。」他的母親說：「你應該早已知道的了。」



## 第三回 神祕的會議

一個年輕的婦人，雖然穿着得過於濃艷，相貌看來卻是楚楚動人；坐在倫敦一引次等的飯店裏吃飯。她惹人注目的所在，不是爲着她輕盈的體態，和嬌艷的面龐，只爲着她同伴的相貌的魁梧，身材的修偉，年紀差不多有二十五歲，滿腮掛着很密的鬚鬚，他的面龐好像伏在草莽裏一般。他站起來足足有六尺三寸的長短。他的肩膊廣闊，胸脯深厚，嘴唇狹小。他的體格舉止和他週圍的一事一物，在在令人感想到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運動家無疑。

他們倆正在款款深談；言語之間，常常發生爭執，弄到面紅耳熱的樣子。男子說道：『我對你講，我實在不懂爲甚麼我們需要他們的理由；爲甚麼他們和我們同享其利，我們倆可以獨有的，爲什麼分作六起呢？』那女的答道：『這個是非錢不行的，你和我是不名一文。他們有了錢，又肯幫助我們成事，我出我的智識，你用你的氣力和外觀，愛司塔賓啊，他們找你，有兩年之久了，今日竟然找着你。倘然你把他們擯棄，我實在不敢步你的後塵。現在他們的計劃，你已經識透，一旦他們用不着你

的時候，轉眼就把你性命結果了。倘使你想把他們的利益盡數奪下來，」說到這裏她停一會，繼續說下去道：「否，吾愛，我愛惜我的性命，不能和你幹這陰謀的事情。」男子說道：「我告訴你，佛路羅勒，照我的意思，我們應該佔較多的利益，不能任他們支配。你用智。我冒險，每人六分一的數，我們儘可以多拿一點呢？」女子把肩一聳，說道：「愛司塔賓，然則請你對他們陳說罷。倘使你聽了我的勸諫，他們所提議的數目，定能使你滿意，至於我，消息是我打聽出來的，沒有這種消息，簡直是沒事可做。你是由我請來入夥。雖則如此，我也沒有多於六分之一的數目，我卻非常的滿意。我告訴你，倘然你不搗亂，這樁買賣成功，你便一輩子也用不完了。」男子覺着仍然心中不大舒服，少婦便感想到定須防備他。其實她并不十分熟識這男子的行藏。自從找着他之後，會面不過兩三次。在兩個月之前，她從倫敦的一座影戲院裏的銀幕上，看他金甲珠兜，威風凜凜，去着古羅馬羽林軍的一個甲士。

這裏他够人看得起的，就是他英雄的身段，和健全的體格；他所去的角色，並沒有多大的重要。就是幾千看客之中，最重視他的佛路羅勒赫克思。也並不是爲他演戲的本領，只爲自己和各黨找了兩年之久的一個合乎他們須要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要像愛司塔賓米蘭達去的這樣佳妙的一個人物。起初她們只就皮相抉擇，沒有一些成就，但是經過一個月的類於失敗的搜求後，她忽然

在倫敦一引電影院裏把他找出來。她不用什麼本領去結識他，祇憑着她的美貌。直待到成爲莫逆的時候，她還沒有把和他結交的真情說給他知道。

她心目中明白他是個西班牙人，並且顯然是個世家子弟。佛路羅勒赫克思心頭詭祕的勾當，其中的細目是她和她的四個黨員擺佈妥當的一件陰謀。他坦然的不加思索，立時應允加入，實在令人揣測不定。所以，因爲他這樣的胸無宿物，她倒要事事細心防備他，免他得着他們的計劃，捷足先行，雖則終有一日得個詳細，故此這個關鍵，直至如今，她完全守着祕密，就四個黨員之中，卻沒有告訴過那一個。

他倆默默的坐了一會，把剛纔飲畢的空杯來頑耍着。那時舉頭向他一望，可巧他的視線正注射着她，眼光中表示一種感想，雖然夠不上佛路羅勒赫克思那樣慧黠，也能夠使人一見便了解他的意思。接着他便說道：「你可以使我遵從你的意思，聽你的驅策。因爲我和你一旦相處，便把黃金的事忘掉了，只想着旁的酬勞，你老是斬着不給我，但何日我方能夠如願以償了呢？」她答道：「戀愛和事業並論，是不妥當的；且等你成就了這回事，愛司塔賓，那麼，我們便可提起戀愛。」他又粗豪地低聲說道：「你不戀愛我，我曉得。我也曾看見，他們箇箇都戀愛着你，這便是我厭棄他們，不願和他

們合作的道理。倘若我覺着他們那一個戀愛你，我便把他的那顆心搗破。有的時候，我覺着你實在戀愛着。當初這一個，到後那一個。你實在和他們太親熱了。佛路羅勒，我曾見過約翰披蒲露思緊握你的手；又當你和狄克霍樂克跳舞時，他摟着你的身體太近，耳鬢磨擦；我對你講，我不歡喜這樣。佛路羅勒，并且總有一天，我把黃金的事都忘記了，單單想到你，那麼定有什麼事發生，那我後來從阿非利加帶回來的金子，便沒有許多人分肥了。又勃立泊和喀喇司托差不多一樣壞；或者喀喇司托算是最壞，因為他是個小白臉。還有你看他時候的神情，我是不很喜歡的。」他心頭的怒火，直噴到那女子的眼睛裏。那女子禁不住的也憤憤的回答道：「這與你何干，密司得梅蘭達，我替我的朋友選了你，然則我怎樣待他們，他們怎樣待我？我就要使你懂得我和他們有好幾年的交情，可是和你祇有幾個來復，倘使那一個有權指揮我的行動，好在多謝上帝，並沒有一人，那末這權一定是屬於他們當中的一人，卻並不屬於你。」他的眼睛冒火似的含着怒意道：「這正與我想的相同，你戀愛他們當中的一人。」他站起身來，向着她橫過那桌子，帶着恐嚇的樣子。「試讓我找出來，他是那一個，好教我支解了他。」他用手一把楂揪着自己的長而且黑的頭髮，豎立起來，彷彿像怒獅的鬚毛一樣。他的眼睛，正在炎炎的冒着火，火光裏帶着恐懼的顫動，直送到女子的心坎裏。他當時變了一

個完全沒卻理性的——雖然他不是癡狂，但看來卻十二分的貌似，所以這女子害怕起來，覺得他有緩和的必要。『來來，愛司塔賓，』她低聲柔氣的說：『你用不着沒事自尋煩惱。我沒有對你說我戀愛他們的那一個，我也沒有說我不戀愛你，但是我不慣這樣受人求婚的。或者你的西班牙大人先生們，喜歡這樣求婚，但我是個英國式的女子，倘若你愛我，你應該用着英國戀人待我的方式來對付我纔是。』愛斯塔賓道：『你沒有說你戀愛他們當中的那一個麼？』那麼，反而言之，你便沒有戀愛他們當中的一個。對我講，佛路羅勒，到底他們中那一個是你愛的？』他的眼睛仍舊冒着火，他的巨大的軀壳搖搖欲墜，滿貯着抑塞的情感。她答道：『我并不戀愛他們的那一個，愛司塔賓。不過現在我也并不戀愛你。但我想將來或者能够，愛司塔賓，這只好日後再說。現在是決然談不到這問題，必須等你去了回來之後，我們纔可以開始進行這事。』他的怒火息了些，怒氣也壓低許多。說道：『你現在便應許了我罷，佛路羅勒，倘然我不能得着你，那黃金我也不在了。』

『呀！』她喊着說：『他們來了，這個差不多到時候了；他們恰巧遲到半個鐘點。』這男子跟着她的視線望去，只見他們剛踏步走進那飯店。其中的兩人，顯然是英國人，中流社會的人，都是豐肌碩大，看來彷彿是個拳師模樣，實則從前確曾當過拳師的；第三個，柯道扶勃立泊，是個肥矮的日耳

曼人，他的臉又紅又圓，彷彿像牡牛一般，第四個是四人當中的最年輕的一人，沒有一個够得上他的漂亮；他的面皮闊滑，眉目清楚，兩眼精圓，就是這樣，已經够梅蘭達的妒忌的因由，況且除此以外，還有一頭輕鬆細軟的棕色髮，彷彿希臘神像一般，具有俄羅斯跳舞家的瀟灑風流，實際上，卡爾喀喇司托的身份，本該如是，但甘居下流，不知自愛罷了。

這女子滿心歡喜，笑逐顏開的向他們四人喝聲諾，但當他們拖過椅子坐近桌子的時候，這西班牙人卻向他們呆呆地點一點頭。「打酒來！」披蒲露思叫道，同時把桌子啄啄敲着引動侍者的注意，「祝我們大家得着幸福。」這個提議，獲得異口同聲的贊成。當他們候酒飲的時候，大家故意說些閒事：天氣悶熱呀！他們恁地遲到呵，和前次分手後種種的小事情；他們這樣談談，愛司塔賓悻悻的總是坐着不做半點聲音，等到侍者端上酒來，他們齊向佛路羅勒舉杯，這種舉動，便是每次集會的暗號。隨後，他們便開始談判這宗買賣。

披蒲露思，一面把他肥胖的拳頭擱向桌上。一面說道：「現在我們都在這裏，件件都已齊備。佛路羅勒！你知道麼？計劃呀，金錢呀，密司得梅蘭達呀，大家都等候着你，只要你快些出來發動。」佛路羅勒道：「照你說你已經帶了多少錢來了呢，這是必須許多錢方能進行，否則我們便談不到發動

的話。」披蒲露思覷覷勃立泊。對佛路羅勒說道：「你要知道我們已經預備了多少錢，他可以告訴你們，他等於我們的司賬員。」勃立泊油光的面上，笑了一笑，隨着把兩隻肥胖的手合攏起來。說道：「好呀，你試估量一下，到底要多少，密息司佛路羅勒！我們應該預備着呢。」佛路羅勒道：「要穩當的話，至少需兩千金鎊。」勃立泊叫道：「呀！但這是一宗很大的款子，兩千金鎊。」佛路羅勒做出鄙視的姿勢說道：「開始我就對你說，手裏拿着一束賤貨，我是辦不了什麼事。如今只要等你預備够款子，我方才把地圖和方法發表；沒有這樣東西，你不要想走到金窖去。那裏藏着許多黃金，就是打算要買這個海島也買得起。不過你必須拿二千金鎊來看，讓我曉得你們確有此數，我方才把消息告訴你們。這個消息，可以使你們成爲世界上最富的人。」大家聽了這話覺得兩千鎊是很難籌措的，勃立泊嘆一口氣道：「爲什麼道理我們要例外的破費呢。倘使我們用一千金鎊就可以那不是更妙。」佛路羅勒搶着說道：「倘使你不帶着多些，只帶一千金鎊，那末你只有一千金鎊使用；但你應該預備二千金鎊以防不測。照我的眼光看來。這個地方給你不測的遭遇，比之別的事情多呢。」停了一刻，披蒲露思說道：「我想這筆款子，他可以辦到，現在我們不妨先進行起來。」佛路羅勒道：「就是他有這筆款子，也該先給我一看。」勃立泊道：「難道我把兩千鎊的款子放在我的袋

子裏嗎？」霍樂克也憤憤的說道：「你倒底相信我們的話嗎？」佛露羅勒對他們輕鄙的模樣笑了笑說道：「你們不想想你們自己都是些滑賊，也問得出這樣的話。現在我也沒有多話說，我就把卜爾的話作準罷；只要他能證明你們確有這筆款子，並且能夠拿來給我支配，我們出發的一切必需品的用途。」

披蒲露思和霍樂克憤憤的豎起眉毛；梅蘭達的眼睛，合攏來一縷絲的粗細，令人看得作嘔，他的視線一直注到那俄羅斯人的身上；勃立泊和他們相反，完全沒有感覺着甚麼，他捱罵的愈多，他顯然的覺着愈加歡喜，或者有人稱贊他幾句，或是抬起他，他就怒目相向，若是搥他，他倒要阿諛奉承你。喀喇司托呢，獨自一人，躊躇滿志的笑了一笑，這一笑給西班牙人的血煮沸了。他隨着說道：「佛露羅勒！勃立泊是可以辦到這筆款子的，現在我們每人拿出一分來給他，叫他做個司庫，因為我們知道他拿着一個小錢，不等牠叫喊，總是不肯讓牠過去的。現下我們的打算，預備一對一對兒由倫敦起程。」說時從袋子裏拿出一紙地圖來，攤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他伸出指頭指着一點有X記着的地方道：「我們將在這裏會面，打從這裏整備行裝。勃立泊和梅蘭達先行；隨後披蒲露思和霍樂克。到了你和我到來的時候，件件都完備，可以趕快向內地出發，那時我們豎起一個永久的



營幕，地點要遠離行人來往衝道，又要靠着目的地愈近愈妙。梅蘭達須要在鬚鬚上頭演習純熟，以便到了長途最後的一程好生使用，我曉得他對於將來做的腳色十分老到，並且他能設描摹出來，惟妙惟肖。因爲那裏只有愚蠢的士人和野獸給他哄騙，他不必過於盡情發揮他的演劇的本領出來。」這種語軟聲長的口氣，實含一種含譏帶諷的調頭，梅蘭達如漆的眼睛裏，立刻發出一道陰沉很鶩的光來道：「我可曉得嗎？你和密瑟司赫克思兩人獨自旅行到X，」喀喇司托如若無事的答道：「當然你應該知道的，除非你的理會力是薄弱，」梅蘭達忍不住的站起身來，怒憤憤的向着喀喇司托，佛路羅勒，坐在他的隔座，即刻拖住他的外衣道：「不許有這回事，」說着，仍舊把他推在他自己的椅子上，「你這樣的行爲這裏已經太多了，以後你倘有再發作一點，我就把你擡出去，另外找一個比你氣和的伙伴幫助我們。」披蒲露思也氣憤憤的要動手的模樣，叫喊道：「對呵！擡他出去，我們用不着他。」霍樂克用着沉重的口氣說道：「約翰對了，我在這裏幫你的忙，佛路羅勒對了，我在這裏幫她的忙。倘使再有這回事，我不把你們一雙小醜羞死不算是，」隨後他先瞧瞧梅蘭達然後再瞧瞧喀喇司托。勃立泊也起來調停道：「現在讓我們彼此握手，做個好朋友。」披蒲露思喊道：「對呀，這方纔是話頭，愛司塔賓，拿你的手來給他，卜爾也拿手來，我們都不必懷恨在心，快幹我

們的事情，我們都在這裏，」喀喇司托，心地裏覺着他和佛路羅勒的關係十二分的團結，便大模大樣的伸手從桌上遞過來，愛司塔賓卻躊躇不決。霍樂克着急道：「來啊，否則請你回轉去，依然做你老本行，我們可以另外找一個人來代你的職司。」霎時間，滿面陰霾的梅達蘭，一變爲笑逐顏開，他趕着伸出他的手來，握着喀喇司托的手道：「原諒我，我的脾氣是剛猛的，但是我并不爲着什麼。密瑟司赫克思是對的，我們必須結爲好朋友，論到我的身上，喀喇司托，我的手在你的手中了。」喀喇司托說道：「好呀，我抱歉得很，不曉得有得罪你沒有？」但是他忘記了別人是個俳優，倘使他能殼看見這個墨黑的腦壳的底，他定要抖顫起來。勃立泊道：「哦，現在我們都是好朋友了，說着，把兩手假意殷勤的擦來擦去。接道又說道：「爲什麼還不擺佈妥當，讓我動身去辦事？密瑟司佛路羅勒，你把地圖給我，并給我計劃，我們可以立刻做事。」佛路羅勒道：「借給我一管鉛筆，卞爾，」卞爾把鉛筆交給她後，她執着向地圖上離X更進的一方，找着一個小點，在這裏她繪上一個小圓圈。隨着把這圈指示他們道：「等你們都到了這個地方，你們方才得着我最後的進行的計劃，現在可還太早。」勃立泊將兩手豎起說道：「哎呀，密瑟司佛路羅勒，你思量的什麼，我們白掉了二千金磅，拿不到半點好處？！唉！你不是叫我們幹這麼一回事呀？我們必須件件事都見過，件件事都明白，方才能

犧牲我們的金錢。」約翰披蒲露思也附和着，並且用他胖胖的拳頭敲着桌子說道：「是的，我們都在這裏，應該這樣啊。」佛路羅勒從椅子上優優游游地站起來道：「哦，很好，」她說着，把身體一扭，「倘使你覺着要這樣辦，我們卻不如解散也罷。」勃立泊連忙站起身喊道：「喲，且慢，且慢，密瑟司佛路羅勒，別要冒火。但是你不看我們在什麼地位嗎？二千金磅偌大的一筆款子，我們都是做正當買賣的人，無利可圖的買賣，我們犯着什麼去做呢？」佛路羅勒回答說：「我沒有叫你白化了錢，沒有一點好處，但是我不能在沒有得到實權之前，便把消息和盤托出。倘使我把這消息完全告訴你，那末，世界上再沒有一點力能阻止你們的進行，把我掉到九天之外。這樣的事，我是不願意牠發生的。」猶太人分辯道：「但我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密瑟司佛路羅勒！我們沒有半分鐘存心哄騙你。」佛路羅勒反駁道：「但是你不是安琪兒，勃立泊也不是，你們一個都不是。倘是你們誠心合作，你們應該在我面前做。並且我要等事情將次完畢的時候，親自檢點着，是否我得着的，是使我滿意。你們應該拿我的說話作標準。祕密在我的掌中，只有工作將完的時候，方才可以拿出來，否則兩頭不着。我到底爲着什麼好處，跑到這個深林裏，吃着說不出的苦，伴着你們去，好像我到了那裏得了黃金，沒有你們便運不出來的樣子。可是憑良心說，我並沒有什麼惡意，存心利用你們，或者消遣

你們。從來我對於你們的態度你們是很明白的，所以我覺得我很平安。現在我知道不是愛司塔賓，便是卜爾，定能保護我；並且我知道你們其餘的人，也要照顧我的。進行牠呢還是停止呢？」

「哼，約翰，你和狄克的意思怎樣？」勃立泊，對着那兩個無人過問的拳術專家問說：「卜爾，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佛路羅勒的意思，哼，怎麼樣？」霍樂克道：「好呀，我生平待人從沒有多心，除非萬不得已，但是現下看來，必須相信佛路羅勒了。」約翰披露蒲思道：「我的心也是一樣，倘使你要弄點頑意兒，佛路羅勒」說到這裏他急把他的指頭緊壓着他的喉嚨。佛路羅勒笑着說道：「我曉得了，約翰，並且我曉得趕着去做，化了二千金磅好比化了兩個金磅一般，然則你們都贊成，照我的計劃進行嗎？你也是嗎？卜爾？」這俄羅斯人把頭點點說道：「他們說的什麼，我沒有不贊成。」

於是他們大家盡他們的力量去討論那進行的方法，甚至一切最細微的眉目，凡屬他們達到佛路羅勒在地圖上繪着○的地方不可少的東西，都想到了。

## 第四回 荒林人迹

閻婆伽那金毛獅子長到兩歲的年紀，在灰石們的眼中看來，生得和牠們一類的一樣雄壯。以形體而論，牠的龐大，遠過於普通已經成年的雄獅；以態度而論，牠的軒昂的頭，和蒙茸烏潤的頸鬚，正像一隻血氣方剛的雄獅。至於論牠的智慧，牠的山林野蠻的弟兄，卻是望塵弗及。

閻婆伽是猿人的一個驕矜快活到永無止境的源頭，他這樣辛苦的教訓他，並且爲着要盡量發展牠蘊藏在內的才能的緣故，別出心裁的供養牠。這頭獅不再睡在牠主人的臥榻之下，獨自一個住在屋子後面太山製造的一個堅固的籠裏，因爲牠比牠的主人猿人更要明白着：一頭獅，不管牠在怎麼地方，不管牠怎樣長大，到底是一隻獅——一隻野蠻的食肉者。

當初的一年，牠隨意的在屋子週圍逛着，末後牠在外邊跑總是伴着太山。他們倆時常在平原上和深林裏蹀來蹀去，一起捕獵。有些地方，那獅與琴痕和劇克差不多一樣的親熱，他們倆也并不畏懼和懷疑牠，但牠對於猿之太山的感情，卻是特別的優厚。太山家裏的黑人，牠也馴良的對待，并且一切家禽牲口，牠沒有懷着半分的惡意，這是牠自小受過太山的教化，知道一經侵入獸圈或鷄場裏，隨後就有相當的處罰的。牠雖然餓到肚子裏火炙的時候，卻是不許發生野心。

人和獸的當中，彷彿含着神祕的默契。這獅能夠了解太山的說話，很是令人思疑，縱教牠能夠

如此，但是太山把自己的意思導入牠的心中的那種毫不費力的神情，換上冥頑不靈的獸，總是毫無效力。那服從之中，帶着嚴肅而又親慝的氣慨，自少涵養所以到了長大，已經成爲習慣。一聽着太山的命令，他會跑到很遠的距離，把花驢子或羚羊帶回來，將俘虜放在牠主人跟前，從沒有起意去嗜嗜那肉，甚至牠的俘虜是活着的，牠小心的避免損害牠。這樣就是那金毛獅的行徑，在那林木森羅之中跟着那菩薩似的主人東西徵逐。

約莫在這個時候，太山的耳鼓裏，開始吹到一種謠言，聽說他的田園的西南邊，來了一股暴徒；劫掠象牙呀，奴隸逃亡呀，紛紜擾亂呀，種種討厭的流傳，打破太山在荒林裏的沉寂。這類事情，自從攝克阿麻平吉多去後，並沒有聽過。太山聽了，兀自縐眉蹙額，胡思亂想。後來過了一個月，西面來的謠言，也就寂然無聞了。

這次戰爭，竟把灰石們的財源，減到很低微的入息。他們實際拿他們盡有的東西接濟聯盟國。現在他們贖下來的沒有多少，并且都消滅淨盡於恢復太山手下的非洲土人的產業之用。

一天晚上，他對他的妻說：『琴痕！我第二次陝巴旅行要打算了。』琴痕道：『我怕想到這事，並且我不願你去。你離去這座令人可怕的城兩次，每次幾乎喪了你的性命，第三次或者你沒有這般』

的幸運，我們滿足，約翰，許我們在安樂裏快活裏過活，爲什麼放棄了所有錢財買不着的安寧快活，偏要想去謀奪那個金窖呢？」太山道：「那並沒有危險，前一回華拔跟着我的腳蹤，並且我險些兒死在他的手裏，或是喪在地窖裏。但是這樣湊巧的機會，不會再來阻撓我了。」琴痕道：「你還是獨自一人去呢？還是同着劇克去呢？」太山道：「不，我不須他，他必需留在這裏伴着你，因爲我長久的離開你，所給你的危險，比之我自己的危險還多呢。我要帶五十華沙里人當作腳夫，搬運這黃金。所以我們應該多帶些糧草。方纔可以供給我們長久的日子。」琴痕道：「但是閣婆伽呢，你也帶牠一淘去麼？」太山道：「不，牠不如留在這裏倒好；劇克可以照料牠，有時可以攜牠出去一同行獵。我此行正想着輕裝急步，帶牠一起去，未免太苦了牠，獅是不慣在暴烈的太陽下面行走的。我們的旅行，大概總在日間，我恐怕閣婆伽不能支持長久。」

不多時候，猿之太山第二次的向那直到陝巴的渺渺長途出發了。在他的背後，跟着五十名高大的華沙里人，都是崇奉太山爲首的那一族能征慣戰的人當中挑選出來的。在這屋子的游廊上，立着琴痕和劇克，揮手相送。在這個當兒，由屋子後發出金毛獅閣婆伽嚎嚎的聲音，直傳到太山的耳朵裏。並且當他們踏着步，離開這裏的時候，奴邁的聲音，一直伴着他們到那莽莽平原之上，到了

最後那種聲音漸漸地在遠距離的地方消沉下去，直至完全沉寂爲止。

太山行程的速度，被那黑人當中行動最慢的阻止了，太山只得比較迅速的進行。陝巴離這裏田莊，單單在白日裏空身走着，也有正二十五日的路程，但回來的路程，倘若是擎着金苗的話，那麼，他們的行程就更遲滯了。因爲如此，太山打算費兩個月的時光，幹這樁事，他的僕從，盡是老於行旅的戰士，進行卻是很速。他們不需帶着乾糧，因爲俱係獵人，況且跑着飛禽野獸隨在皆是的地方——不必負擔着許多累贅笨重的輜重。

一砌圍笆和幾片的樹葉，給他們做晚上的庇蔭，還有弓矢和他們的偉大的白種首領的勢力，便可以保證他們的肚子不會空着的跑，太山領着經他挑選的人，希望在二十一天之內可以到陝巴，雖則是他獨自一人去，只消三分一的時光便彀了，因爲他想着要加足速度，他穿林過木，矯捷非常，不論日間和黑夜，他總是來往自如，實際上從沒有覺着疲乏。

出發後的第三個星期，那一天正當中午的時候，太山遠遠地放着黑人在後，尋那牲口，驀地裏發樣巴勒那隻鹿的尸身，一枝羽箭橫穿着牠的肚子。那是很明白的，巴勒在短距離的地方受着傷，然後死在這裏的。因爲那發矢的位置，可以證明並不是足以致命的。但是卻格外觸起太山的注意，



就是那枝箭的式樣。他立刻從死鹿身上，拔了出來，仔細觀察方纔知道牠的用處，但又十分懷疑，因為這枝箭，是和那些玩具店裏的箭一般，除了人家在花園裏或郊外學習射擊之用，恐怕沒有別的效用了。但是照這個死鹿看來，那枝箭居然有這意外奇效，實在是一樁可異的事情。

太山的好奇心被觸動了，因此林中格外小心警備。大凡一個人想要永久的在樹林裏過活，他必需十分熟識樹林的情形，倘是他要十分熟識這種情形，他一定不許無論是那一種事情或是那一種變故隨隨便便糊塗的過去。因為這個緣故，太山於是返身依着巴勒的足迹走，希望能覓得那射殺巴勒的人是怎樣一個情形。那血迹很易蹤跡，太山不住的疑惑，爲什麼那獵人不追着足迹將那射倒的鹿擊去？而且已經過好多天了。太陽將要西沉的時候，太山才尋到那獵人的蹤跡，這個蹤跡就是許多的脚印。這些脚印，猶如那枝箭一般，也是令他驚駭不止。他對於這些脚印，仔細研究而且彎着腰，甚至用他的靈敏的鼻子，湊向那脚印，頻頻的聞嗅。其中最可駭異的就是那個赤着的脚印，很像是白種人的脚印，而且推度起來，這條大漢，大概和太山自己一般的偉大。太山站在這怪誕的足迹的地方，把手指插入他濃厚而又墨黑的頭髮裏，現出一種奇特的姿勢，表示極點的懷疑。

甚麼人也不能相信，有一個赤着腳的白種人，敢在太山的樹林裏，拿着玩具的小箭，把太山所愛的糧食鹿創傷。但是太山迴想到數星期前所聽見的渺渺茫茫的謠言，心上不覺更加疑慮。他於是決意追求個水落石出。樹林中一種零亂雜沓的足迹，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經驗的獵人。但這時天色已晚，這個疑團，只得等待來日解決。他回到營幕時，天色已經漆黑了。

他知道他的華沙里人，在那裏盼望肉食，這時他雖然已經知道這裏不是只爲他一個獵牲口吃的人，但是太山決不願使他們失望。沒有多少遠，忽然聽見獅的咳嗽聲。不多時，那遠距離的地方，又來第二隻獅的沉重的吼聲。但是太山的心中，遇着旁的東西在這裏打獵，他這時候的感想是怎麼樣呢？這個并不是第一遭，他也曾運用他的智識，他的氣力，他的才幹抗拒在他的野蠻世界裏的獵人——人和獸都是受同一樣的待遇。

在迅速的時間裏，太山便施行他的手段，從一隻失望的暴怒的獅口裏，奪下來一頭肥胖的羚羊。那頭羚羊，這隻獅子本來很安心的預備享用了。他把那個死獸，搭在肩膀上，並且在獅子的面前，戲弄挑撥着。太山輕聳的一縱，跳到那下邊的一條小徑，向那發怔的貓兒似的獅子笑了笑，向那黑夜裏寂靜無聲的一溜煙去了。

不多一刻，他找到那營幕和他的捱着餓的華沙里人。他們對於他的信任心是很大，所以他們雖然挨着餓，對於太山卻沒有些須懷疑。只不過擔心着他回來能不能有肉帶回來。

第二天的清晨，太山依舊向陝巴出發，而且指引他們取那最簡捷的路徑，繼續進行，他自己卻撇離他們，獨自一人，去把樹林裏怪異的箭和腳印，加以深刻的觀察。他找到了昨天的原地方，仍舊尋着許多腳印，不久他更得着那個新來的，和不懷好意的人存在的證據——在那腳印之上，一隻大猿的身體，躺在他的跟前，是太山自少在牠們似人非人的一類當中長成的一個猿。在牠滿生着毛的肚腹上，又是一枝機械製成的文明的箭。太山見了，怒火直從他的眼睛裏勃發出來。這是甚麼人，這樣大膽敢侵入他神聖的寶藏，並且殺戮他的人民，這樣的慘酷呢？

後來太山明白了那件事是發生在二天之前，他匆忙的追蹤那個兇手。他的心中，只懷疑着那單調的殺害，因為他很熟悉猿猴的一舉一動，除非受了壓制，否則牠們沒有逗人攻擊的。

太山游行着似風一般，距他發現猿猴的尸骸，約莫半個時辰，他靈敏的鼻子，觸着了牠同類的氣息。他知道那樹林裏的羣衆，都是膽小如驢，所以很小心的前行，生怕他們覺着他走近，沒有分別清楚，便四散奔跑。因為他已有多時不親近牠們，但他知道牠們當中，一定還有不少認識他的。假使

碰到這些認識他的猿猴，便不妨事了。

那裏的草莽稠密不過，太山好容易在草中尋着小徑，便開始進行。從那樹葉繁茂的枝杈中間縱身越過，輕快而迅捷的，霎那間，跑到那高大猿猴的所在。那裏約莫有二十來個聚攏一起，在一小片天然開拓的地上，大家聚精會神的找尋那蛾蠋和甲蟲。這是猿猴們糧食中的一個重要的食品。一種微微地的笑，掠過太山的面上。這時他正歇息在一棵大樹上，隱身在團團簇簇的葉裏，窺探下面的一羣嘍囉。牠們的一舉一動，都活潑潑地，引起太山幼年時代的感想。在這個時候，受着那個母猿喀勒的慈母的愛護，得和牠們在樹林中一同生活。他看見那尼德和別的小朋友，依然雜在那頑皮的幼小的當中。等到成年的時候，他看見所有那碩大的兇蠻的野獸，年少時代見着可怕的這時都被他克服了。人們的舉止性情，或者有轉移，但猿的舉止性情，一輩子是一樣的，無論以前現在或是將來，總是不會變動。

他靜悄悄地看了牠們一回。假使牠們認識他，是應該怎樣快活的呢？因為猿之太山無遠無近，那一個不知道是牠們的朋友，牠們的保護人。起初牠們想要向他發作，並且恐嚇他，因為牠們對於太山完全沒有一些印象了。太山還沒有跑近那塊空場時，牠們便都張牙舞爪，把他重重圍在核心。

但轉眼間牠們的鼻子，覺着太山是牠們的同類，大家不覺目瞪口呆了。一個鳥卵的小事便可以轉移到別的地方從事牠們的工作，當中無論那一個也沒有掉轉頭來理睬的。但牠們還有些疑惑，便重向他嗅了嗅，或者把牠們生硬的手，拍他的肌膚。

當着這個時候，太山做出一種和氣的聲調，并且等牠們抬頭觀看的當兒，他從躲藏的地方，露出全身來。『我就是猿之太山』他說：『第一名好漢，你們的朋友。太山是好意來的，』說罷，他將身一縱，跳到那片空地的青草之上。

不料牠們一聽得太山的大名霎時間便渾亂起來。那般母猿，帶着那小猿飛似的向空地的對面跑，呼呼的叫喊，彷彿大禍將臨的景況。而且牠們個個舞手動腳的狺狺的叫着，彷彿對付大敵似的。『來，』太山喊道：『你認識我麼？我就是猿之太山，你們的朋友，喀勒的兒子，并且是百獸的王。』那般老猿當中的一隻嗥嗥的說道：『我們認識你，昨天我們看見你，正在殺死戈白。替我滾開罷，倘敢再留這裏，我們便把你殺死。』太山答道：『我沒有把戈白殺死，昨天我找着牠的尸體，我正跟着那殺牠的人的腳迹，不覺遇着你們。』那老猿又說道：『我們看見你的，滾開罷，否則便把你殺死。現在我們不認你是我們的朋友了。』

太山站着，繃了眉頭的想：這是不容易表白的事情，因為他們的確相信，親眼看見他把牠們的同類殺死這回事。這算是什麼呢？是否那個他跟着的白人的赤腳印比之他所懸擬的還要更進一層麼？太山滿腹疑團，他又睜着雙眼，重復對牠們陳說道：『戈白並不是我把牠殺死的。』他堅持的說：『你們有許多都是認識我的，你們知道，只有遇着正當的廝打，好比一隻牛鬪着一隻牛的時候，大家都是勢均力敵，那麼或者我把牠打死，也未可知。你知道的，所有樹林裏活着的東西，你們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而猿之太山是你們的最好朋友。那麼，爲什麼我會殺死我的百姓呢？』那老猿答道：『我們祇知道，我們看見你殺死戈白，我們親眼看見你殺死牠的，就此快的滾開罷，否則我們便殺你。猿之太山是個一等好漢，但是我們一齊合攏來，比你利害得多呢。我是這裏的王，你滾罷，不要等我們殺你才走。』

太山想盡法子，和牠們理論，但牠們總是掩耳不聞，硬指着他就是殺死牠們的同伴的人。末後，他不願鬧出亂子來，如其鬧出牠們定有幾條性命遭殃的，因此他滿懷愁懣走了。但是如今他要立下個主意定要把殺死戈白的兇手找出個底蘊，好知道是那一個人敢於侵入他的終身的領土。

太山跟着那腳印走，等到看見許多人類的腳印，亂七八糟的留在地上——大多數是赤腳黑

人的，但當中也攙着穿靴的白種人。偶然之間，還有那婦人或是小孩子的足跡，那是他不容易分辨的。那些痕迹，顯然是向那岩巉的山走着，那山便是作隕巴山谷的保障的。

他把本來的差事都忘掉了，心裏只懷着一種希望，要那無端闖入那林子裏的人問個明白，并要把那殺死戈白的罪名尋個分曉。太山只顧着往前走，跟着那般極堪注意的人的深而明顯的腳印，照他看來，他們在前是走不了半日的路程，約莫他們這個時候已經走到隕巴山谷的邊地，若是那裏是他們的目的地。除此以外，他們也沒有什麼痕迹留給太山懸揣的了。

太山時時刻刻不離那隕巴的地位。他一向知道除了琴痕和他們的兒子劇克外，再沒有一個白人認識那個無人過問的阿拉斯安人的城的遺址，況且隕巴的四下，都是土萊未闢，人蹤罕至，到底爲的什麼他們引着那大隊人來呢？

這個就是太山一路跟着那腳迹向着隕巴走時心中湧現出來的思想。墨黑的天色，沉沉遮蓋下來，但是那痕迹是這般鮮明，猿人使用鼻子嗅着，也可找着地上的遺蹤。正在這個當兒，他望見遠處篷帳高撐，燈光掩映。

## 第五回 致命傷

自從太山走了之後；他的家裏，無論在屋子裏或是在田莊上，依舊一樣的過着。劇克有時候步行着，有時候騎着馬，隨那些田莊裏的伙伴，和那些牧人一起行動。有時候也獨自一人；但多半是那白種監工喬裴士結伴，有時騎馬出遊，並且同着琴痕。

那頭金毛獅，劇克支配牠總不離一條皮鞭，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管束那獸的本領，倒底可靠不可靠。生怕牠因着主人一時不在，會竄入林子裏，回復牠的本性來。倘然任牠在林子裏東遊西蕩，便要變成人類生命的恐慌；因為牠在人們中長成，所有那些野獸怕人的性情是沒有的。照牠歷來的訓練，殺人只向喉嚨一咬，假使那隻金毛獅，毫無管束，放在林子的四週，任牠隨處覓食，實是危險萬分。

太山出發的那一個星期裏，有一個郵差從拿路貝跑來，帶着一封海電給灰石夫人，信裏說她的父親在倫敦病得很重。他們母子兩人斟酌一回，太山是必得在六個星期纔可回來，便是遣人去



追他，也要這些時候。倘然等他回來呢，又恐怕今生不能再見父親一面；便是即刻動身，能够和她父親一面的希望，也是很小小。於是他們決定立刻起程，劇克送她一直到拿路貝爲止，然後獨自回來，管理一切，等候他的父親回來。

從灰石們的田莊到拿路貝的路程是遠的很，大約在太山離開三個星期之後，這時劇克也沒有回來。那一天，有一個黑人，他的職位是服侍那頭獅的，當着沖洗那獅籠的時候，沒有留心，把獅籠的門開着，沒有關攏來。獅子當着黑人拿着掃帚在籠裏掃來掃去時，很馴服的前前後後的讓牠。牠們是老朋友，而且那華沙里人也不怕牠，有時他常常拿他的背壓住牠，牠也覺着沒有什麼難過。當那個黑人在籠角裏收拾時，牠忽然看見那扇門，半開半掩的，便悄悄地伸出爪來向那門孔插入，輕輕一推，那扇門便脫下來。這時那頭獅，立刻用着鼻尖向那門開處一挑，那扇門隨着倒下。這個唬得三魂不在，七魄齊飛的黑人，眼澄澄地瞧着牠輕身一縱，跳出牢籠之外。

『不准動！閣婆伽！不准動！』那個神魂唬出的黑人，隨後喊着。但是那頭金毛獅，彷彿沒有聽見，放開腳步，跳過籬笆，向着樹林飛似的跑去了。

那個黑人，手裏舞着掃帚追趕牠，口裏大聲的叫喊，那般在木屋裏的華沙里人聽見了，也出來

一齊追趕。他們隨着牠跑過那莽莽的平原，意在誘牠回來，但是牠飛也似的逃。這件事等於水中撈月，終是不行，無論什麼甘言引誘，什麼危詞威嚇，牠總是不理睬。這樣一來，他們只好白白裏看着牠跑歸那座荒林不見了，雖是他們沒命的搜尋牠，從白天裏搜尋到天黑，沒奈何只得由牠走了，大家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到田莊裏。可是那黑人卻愁得不得了，他是負着走失閻婆伽的罪名的，他問人家道：『大王怎樣對我說呢，他知道了我吃那頭金毛獅走了，當怎樣責罰我呢？』老慕維露老老實實的對他說：『你就要一輩子被趕出那屋子。還有不用問的，便是送到那東邊的草場上看羊。那裏有許多的獅和你做伴，雖是牠們沒有像閻婆伽的這般親熱。但是我們替你想，你或者得不到這樣優待，倘然碰到大王發怒的時候，像着別的白人們一般舉動。你恐怕要打個皮開肉綻，連站也站不住，或者竟打死你。』那黑人回答說：『我是個黑人，我是個勇士，並且是個華沙里人，無論怎樣，若是大王叫我受，我便受着凡是人所當受的。』

就是那一天晚上，太山向那般外來的一隊人的營幕裏的燈火走去。那般人們正是太山日夜跟蹤趕着的，他們沒有看見他，太山走上那營幕的正中垂下的一顆樹枒上，四下俱是濃葉遮蔽着。那個營幕，四周圍着籬笆，點着許多的火，照耀如同白晝，一般黑人，正在那裏把木條生火。靠近火光

的一個篷帳前，坐着四個白種人，其中有兩個，是身大頸粗面紅的漢子，一看便知是英國的下流腳色；第三個看來是肥胖矮小的日耳曼猶太人；那第四個身體高而瘦，豐神俊逸，棕黑的髮，經鬆細軟，體格端莊，他和那個日耳曼人都是中央阿非利加洲游獵的打扮，彷彿是摹仿那活動影戲中所扮的想入非非的模樣。那個少年，顯然不是個英國人，太山看了，便立時疑到他是個斯拉夫。太山到了之後，沒有多時，這人便站起來，走入靠近的那一個篷帳內，當時太山便聽見唧唧噥噥說話的聲音，從篷裏透出來。他沒有分辨清楚裏面說的是什麼話，但是其中的一個，明明白白的帶着女子的口音，其餘的三個人，在火前繼續說着閑話，正在這個當兒，從圍牆外咫尺的地方陡來了一隻獅的吼聲，打破林中的沉寂。

那個猶太人渾身抖顫，將腳一伸，不想用力太猛竟把自己滾了一尺多路，然後退後行着，東歪西扯似的支持不定，一足勾着營幕的柱，撲通一聲，翻身倒下來，背靠着地，手足向天的亂蹬他的一個同伴，牛鳴似的喊道：『我的上帝呵，柯道扶！如果你再是這樣，我不把你的頸子折做兩斷我便不是人。』旁一個嚕嚕嚕的說道：『呸，他看來還比獅子利害哩，』那個猶太人在地上用手爬着走。『我的上帝呵！』他喊道，聲音還是震懾地，『我當作真箇跑過籬笆來。我願捱打罷，倘使能殼避掉了』

這個，望他一輩子不要再來——不是爲着非洲的金，也不會來，也不會化了三個月的工夫。嗚！我一想，到，嗚！獅呵，豹呵，犀牛呵，海馬呵，嗚！他的同伴一齊笑起來。其中的一人說道：「狄克和我一起首便對你說，你不配跑入內地來。」那日耳曼人嚎啕大哭的說道：「但是爲着什麼我買這套衣服？我的上帝呵，這套衣服，化了我二十個堅尼，倘使我稍知道非洲的情形，我不如多化一個堅尼去買隻皮槓子罷——二十個堅尼買的衣服沒有一個人看見，只是給那黑奴和獅子鑒賞罷。」他的

一個朋友說道：「這樣還不算得什麼，你好像在地獄一般呢。」日爾曼人又說道：「你看，怎樣的骯髒，都破碎了。到底怎樣的我把牠弄壞了？我瞋攏着眼我還記起在披蓮士戲院裏，那個英雄怎樣的在非洲化了三個月的時光，獵獅子呵，殺野獸呵，演完之後跑出來，那袴子上也沒有一點油污——我怎樣知道非洲是這樣骯髒的，是這樣多的荆棘呢？」

正在這個時候。太山將身一縱，輕輕地便跳到那火光的圈子裏，站在他們的面前。那兩個英國人豎起腳跟，顯然是十分的害怕，那個日耳曼人背轉身提起腳步好像要逃的神氣，但是他的眼睛一瞧着太山，他就馬上停住。先前他的臉色一時變青，一時變白，分明是思疑太山是從天降下的；但是現在，他的臉上，又換了一副清醒的面容。那日耳曼人尖聲的叫喊道：「我的上帝呵，愛司搭賓，爲

什麼你回來忒早，并且恁地回來是何道理，你當我們是死的嗎？」

太山不覺怒火冲天，痛恨這些無故來侵犯的人，沒有得着他的應許，竟然敢於進到他的領土，不問問這裏的秩序和安寧，是他維持保守的。當着太山含怒的時候，他的額上的癍，便湧現出來；那癍是他少年時和那個大猩猩布堅尼拼命的打架，吃那大猩猩刺破額角，嗣後變成的，并且這是第一次知道他父親給他的獵刀的真正價值。那把刀給他的時候，他還沒十分強壯，可是他得了這把刀，林子裏的野獸，便敵他不過。

他灰色的眼閉着，用沉重的，冷悄的聲音對他們說道：「你是什麼人，未嘗得到林子大王的允許，怎敢大胆侵入華沙里的地方，太山的領土！」英國人之中的一個問道：「你從那裏得來的這些話頭，愛司搭賓！你在地獄裏幹的什麼事，獨自一人這樣的匆忙？你的挑夫在那裏，那些燦爛的黃金在什麼地方呀？」太山睜眼看着那說話的人，許久不做聲。一刻後，說道：「我便是猿之太山，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東西，我只知道要找那一個把戈白那頭大猿殺死的；那一個把巴勒那頭鹿弄壞的，沒有得我的允許。」那別一個英國人冲破喉嚨喊着道：「唉，地獄呵！不要開頑笑罷，愛司搭賓，只有你自己快活，我們卻不得什麼好笑。」

那個篷帳之內，就是太山躲在樹上窺見第四個人走進的那一個，一個婦人分明是嚇了一跳，張張皇皇的推着她的同伴的臂膀，指着那高的差不多一絲不掛的太山。這時他站在野火之前，全身畢露。『上帝呀，卞爾！』她向耳邊輕輕地說道，說時牙齦打慄，『你看。』她的同伴問道：『出了什麼毛病？佛路羅勒！我只有看見愛司搭賓啊。』那女子說道：『那厮不是愛司搭賓。那厮便是灰石爵士的本來面目，那厮便是猿之太山！』那人答道：『你發痴嗎，佛路羅勒？恁的是他？』她老老實實的說：『就是他呢。你料我不認得他嗎？我沒有在他城裏的屋子裏混過好幾年麼？我從前差不多沒有天天看見他麼？你料我不認識猿之太山麼？看他的紅癩，湧現在他的額角上。我聽見過那癩的歷史，并且我也看見過觸怒太山的時候，那癩像火燒的一般紅。現在牠紅了，猿之太山發怒了。』那人問道：『好呀，就算他是猿之太山，那麼怎樣呢？』女子答道：你『不知道他，你沒有料到他在這裏握着多麼大權，那人和獸的生殺予奪的權。如其他窺破我們在這裏幹的勾當，我們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殼希望活着到海岸哩。事實上他已經到這裏，以我料來他是定知我們的底蘊的，如其知道，上帝救助我們則個，我們只有……只有。』那人催道：『只有什麼？』那女子靜默的想了一回，她終於說道：『這裏只有一條路好走，我們不敢殺他。他的野蠻的黑人會探聽出來的，并且到其時世界上

再沒有力量能殼保存我們。雖是如此，這裏卻有一條路好走。如果我們立刻動手。」她回轉身向她的行李袋裏找了一回，即時拿出一個瓶來給那男子，那瓶裏貯着些流液。「走出去和他扳談。」她說道：「和他做朋友，對他說些大話，隨便什麼胡亂拿點來與他談談，隨便什麼都胡亂應許他，總之要弄到他和顏悅色，這樣你方纔能殼請他吸咖啡茶。他不要吸酒，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有酒精在內的，他便不吸。但我知道他頂喜歡咖啡茶。我常常深夜裏到他的房間，端上咖啡茶給他，等他從戲院或者跳舞會回來之後。先要請他吸咖啡，那末你方纔知道這個有什麼用處。」她說時，指着那個瓶。喀喇司托點一點頭道：「我明白了。」他說着便轉身跑出帳外，他剛纔走了一步，那女子提醒他：「不要叫他看見我。不要令他思疑我在這裏，或是你認識我。」那人點着頭走了。走近那蘊怒未發的人在火光的面前，他迎着太山，滿面掬着笑容，滿嘴道着些花言巧語。「歡迎，」他說：「我們頂喜歡的看見生客來光顧我們的營子。請坐。拿件傢伙來，約翰！」他對着披蒲露思說。

太山瞧着喀喇司托，即如他先前瞧着他們一樣。他的眼睛，並不覺得有什麼和氣的光采，回答那俄羅斯人的問候。一刻後，他猛烈的對那俄羅斯人說道：「我好久要找出你們一班人在這裏幹的什麼？但是他們兀自硬着嘴說我不是就是那個人。他們不是笨伯，便是匪徒。我想把他們尋個明

白，到底屬於那一類，我自然有相當的手段對付他們。」喀喇司托，臉上堆着笑容的說道：「那一定有點誤會，我老實知道的。且請你對我講，你到底是誰呀？」太山答道：「我是猿之太山，沒有得了我的允許，不許有獵人到阿非利加洲的這一塊地方。這樁事情是四下傳聞的，你們經過海岸，不見得是沒有人照這樣告訴你。我要一個答覆，立刻要的。」喀喇司托喊道：「呵，你就是猿之太山，我們真個僥倖得很，我們現在就此可以一直進行，我們一發可以免掉了進退兩難，想着令人生怕。我們走了路呀，先生，一言難盡，都爲着我們的鄉導的懵懂，或者他是心懷叵測，他掉下我們好幾個禮拜。我們自然認得你，有那一個不知道猿之太山的嗎？但不是我們一心要經過你的地方的邊界，我們正在向那南邊更要過去的地方搜尋動物的標本。這個東西，這裏我們的朋友，東人密司得柯道扶勃立泊正在化費了許多錢，搜集把來拿到美利加洲他本家的一處城市的博物院裏。現在我想你一定能夠告訴我們在什麼的方向，并望你指引指引。」

披蒲露思，霍萊克，和勃立泊個個都被喀喇司托妮妮動聽的搶白迷了，只有那個日耳曼猶太人最先會意。那些英國的蠢才的頭腦太厚了，不容易悟會那俄羅斯人是弄鬼。『是的哦，』那面上發油光的勃立泊拱手說道：「正是哩，我剛纔要對你說這翻說話。」太山猛轉過身向着他問道：「然



則所說愛司搭賓的又是什麼呢？不是那些人用着這個名來稱呼我？」勃立泊喊道：「啊！約翰偏有這個笑話，他是不熟悉阿非利加洲，他從沒有來過，他當你是土人，約翰對於所有的土人，都是叫他愛司搭賓，他自己便很快活的去開玩笑，因為他知道他們是不懂他說的什麼。噫！約翰，是不是，我說得對嗎？」但那個老滑的勃立泊沒有等約翰回答。「你看，」他繼續說道：「我們現在迷失着，你帶我們走出這個樹林，我們多多答謝你，你要什麼酬勞，你自己說罷。」

太山只是半信半疑，但分明是受了他們顯著的厚意，氣怒壓低了多少。他默忖他們對他說的，也許多半是真話，他們真是走失了路，跑到他的地方來。他又轉念只要向他們挑擔的土人問一問，總會找出個真話，只要叫他自己的華沙里人去問一問便了。但他被人誤看作愛司搭賓這一件事，他兀自疑惑着，并且他依舊急想知道究竟是甚麼人把戈白殺死的。喀喇司托卻不慌不忙，殷勤地勸道：「我們將要喝咖啡，我們蒙你不棄，心中實在非常愉快，我們來到此地真是不錯，并且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們是很快活地，很願意的，十足賠償你的損失。就是無論那一個，我們偶然無心的薄待，我們也當然一樣的抱歉。」

太山對於他們給他的椅子是不歡迎的，他卻只要坐在地上，把雙膝盤起，對着他們。那火光閃

燦的照耀着他紫銅色的皮膚，益顯出他威武的態度，像有萬夫莫當的勇氣。襯着那經過千鎚百練，強壯堅韌的肌肉，兀自一個半神的勇士。霍萊克，披蒲露思和勃立泊瞧着他，彷彿中了魔一般；那時喀喇司托正去預備那咖啡。那兩個英國人，還是迷迷糊糊的疑惑他們錯看那個生客，當做別人。披蒲露思不住的搔着頭，喃喃的自言自語，他一些不明白喀喇司托對那生客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並且說那人真是太山。勃立泊的肚子裏也七上八落在那裏奇異，他的心思比較靈敏，所以立刻就相信喀喇司托認識的是確實的，不比霍萊克和披蒲露思依然睡在夢中。但是，因為勃立泊沒有知道佛路羅勒的計劃，他好像個螞蟻走在熱鍋子一般，急得要死！想着一旦被太山發覺了他們的事情，卻怎樣是好哩。但他卻沒有像佛路羅勒一樣，覺得他們的生命有什麼危險，他卻只是念念不忘着那二千金鎊，到了這個傷心的絕境，只得眼巴巴的丟去了，因為他早已聞得猿人的威名，曉得他是不許人去拿黃金的，當喀喇司托端着咖啡出來的時候，勃立泊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從那篷帳的深處，佛路羅勒赫克思膽戰心驚的，暗望着眼前的景況。這時她簡直沒有自主的能力了，她生怕她的主人萬一碰見她；因為她以前曾經在灰石爵士家當過傭人，又會同他們一淘在非洲好久時候。所以她知道一遇着他，一定要吃他看破。

從前她在灰石家常常聽得許多關於陳巴地方寶貝窖藏的消息，因此她時時夢想到那筆虛無縹緲的橫財，無形中起了一種野心，想把那筆橫財，取爲己有。後來便漸漸的想出一條計策，想把那金窖的金苗，取得多少，好生受用，不再靠托別人。她的計劃打定後，首先說動喀喇司托，喀喇司托又依次請到那兩個英國人，和勃立泊來幫忙。四人并且要籌筆款子，以便進行時的需用。佛路羅勒的主張必須能夠尋得一個角色，能够假裝着太山的模樣，方纔可以到他的林子裏去。後來她找着愛司搭賓梅蘭達，他是個孔武有力的西班牙人，做伶人的職業。他的演劇的本領，加以化裝的神奇，素來很有名望。所以他們想着要他假扮的那個人物，他裝扮出來，真是情景畢真，形容逼肖，幾乎沒有半點破綻。

那西班牙人不但是活潑和有力，他的性格也很興奮，并且自從他把鬍子剃去，穿着一身太山的衣服之後，他無時無刻不盡情的模仿太山。那山林的技術，他自然是沒有，就是碰着那稍爲兇猛些的野獸，他也極力避免爭鬪。但他用那札槍和弓矢的小頑耍，并且將那草繩不停的頑弄，因爲那草繩也是他裝扮的一部分。

現在佛路羅勒眼見得她慎密的計策，一不小心，便將失敗。當她窺着那般人在火前的時候，渾

身顫動，因為她的畏懼太山，是由心發出的。她戰戰兢兢的瞧着喀喇司托，一手拿着咖啡壺，一手拿着杯，走到他們的面前，正不知是凶是吉。當喀喇司托舉着杯子，端上太山時，她暗自捏着一把冷汗。他會喝牠嗎？他會思疑嗎？倘使他真箇疑惑起來，他們便將遇着怎樣慘酷的刑罰呢？她看見喀喇司托取了一杯遞過披蒲露思，霍萊克，和勃立泊，然後自己拿着最後的一杯回到圈子裏。她睜眼看着俄羅斯人舉起杯子到面前，又恭恭敬敬的向太山鞠了一個躬，然後那五人舉杯齊飲。她看見之後，竟使她支持不住，回轉身來，便倒在吊牀之上，顛危危的躺着，雙臂掩住面龐。帳外的那一邊，猿之太山，已經拿着杯子，喝個精光。

## 第六回 生死關頭

在太山發覺那黨羽的營子的那一天的午後，陝巴廢城的搖搖欲墜的外牆上，有一個守城的壯丁，遠遠地望見一隊人從那圍繞着城的山巖絕頂處，向山谷走下來。講到外來的客人，只有太山琴痕，和他們的黑色華沙里人。其中年紀大些的，曾經在他們的山谷看見過。此外便只有在已往的

歷史裏，或者傳說的神話裏，可以找到曾經有過外人來探訪過陝巴的一回事。

陝巴人的種族，已經退化得多，因為古時，這裏經過一次大戰事，人類幾乎滅亡，後來與猩猩配合傳種，所以現在陝巴人，竟變成獸形的動物了。外城的牆垣之上那個孤另的守卒，便是陝巴人民的一個好模型，身材短小矮胖；鬚鬚都是編排的；頭髮亂草般的生得很低，覆在淺凹的額上；眇小的眼，蹙在一起；尤其是狗齒般的牙齒，便是他的祖上是猩猩的明證。其餘的短而拐開的腳，和長而有脅力，兼像猿形的手臂，盡生着疏散的毛；以及發育不全的身軀；都是給人相信他們祖上是猩猩的一個明證。

當他瞧見那隊人經過山谷向陝巴而來的時候，他立刻警覺起來，呼吸的速度也增強了，喉嚨裏並且發出幾聲怪異的聲調。但是那隊生客距離還很遠，所以認不清楚，只分別得出他們是人類，那人數估來也在二三十人左右。他發覺這件事情之後，即刻便由外牆落下來，穿進內牆，一直跑進那座莊嚴華麗的廟宇裏。

喀喳，是陝巴的高僧，盤着雙腳，坐在那顆大樹的陰裏。那顆大樹盤踞的地方，先前也曾一次造過那座古廟的園子，伴着那高僧的是十來個道行較低的僧徒，盡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們看見陝巴

族裏的小卒，忽然走進來，個個都吃了一驚。那廝氣喘喘的直撞到喀喳面前喊道：「喀喳外人走進隕巴來了，他們從西北方面走來，由那邊界的山巖，跑進山谷裏，至少有五十人，或者還有一半咧。我在城外牆頭哨望的時候，我看見他們，但我只知道他們是人，此外就不能分辨出什麼，因為他們還是離得很遠。自從前次大秦孟堅尼來過之後，隕巴的境內，從沒有外人到過啊。」喀喳說道：「自從那大秦孟堅尼自稱爲猿之太山的去了之後，至今幾個月了，他答應我們趁着沒有雨水的時候回來，問候拉姪，但他并不回來，拉姪硬說他已經死了。你有將你所見的事情，對別人講過沒有？」守卒答道：「沒有。」

「好」喀喳喊道：「來，我們就此一齊跑到外牆，看一看是那一個敢於跑進隕巴的禁城。」

其中忽然一個僧徒喃喃的說道：「這是我們應得向拉姪通過纔是。」喀喳聽了，把眉眼一瞪道：「我是隕巴的高僧，誰敢違背我。」那人說道：「但拉姪也是女高僧，她是隕巴的皇后。」喀喳道：「我不知其他，只知道高僧是有生殺之權要殺他便殺他。」

那高僧嗷嗷的說了，便引着路，從園子經過廟後的廊廡，向那隕巴的外牆走去。由這裏他們定睛看那隊行近的人，明明白白的正在山谷之外經過。那般眺望的人，從喉管裏發出低微的聲調，用

猩猩的言語來談話。其中有多少的字句和口音，分明是愛蘭德斯的古代語言的破碎不全的格調，經過不知多少的年代，從他們的宗祖傳來，他們原舊的城市和文明，已經深深地葬在那太平洋澎湃的波濤之下了。他們冒險的精神，在上古時趕着他們鑽進那阿非利加洲的中心，找尋黃金，並且就在那個地方，模仿他們故鄉的城市，建築那個雄壯威武的隕巴城。

當喀喳和他的從人，正在出神的看那隊外人在太陽下面，辛辛苦苦地行過那巖巉的荒蕪山谷的時候，一隻灰色的小猴子，在樹林中的一顆樹上的簇葉裏，偷眼看着他們。那些大樹的枝幹伸展得很遠，一直伸到在他們後面的那條大路旁邊。牠躲在樹葉中間，靜默默地，牠很畏懼隕巴人兇殘的手段，但牠又給好奇心打動了，後來牠在樹枝上聳了一聳，輕輕地跳到路旁，直向那內牆走，然後轉身上那外牆的裏面的一處地方，剛在他們的背後。他躲在那坍塌的城的一塊龐大的花岡石的後面，這裏比之先前穩當得多，可以不致被人看破，同時又可以偷聽那隕巴人的談話，所有他們那時用猩猩言語的談話，牠可以完全了解。

到傍晚時候，那隊緩緩而來的人們，越走越近，各人可以隨便看見。正在這個當兒，當中的一個僧徒，忽然發癩的叫喊道：「這個就是他，喀喳，他就是那大泰孟堅尼自稱爲猿之太山的，我很清楚

的看見他，其餘的都是黑人，他趕着他們走，他拿札槍督率他們，他們來得很怕的，並且很疲乏似的模樣，但他仍舊趕着他們進前。」喀噎問道：「的確的麼？他的確是猿之太山嗎？」僧徒答道：「的確的確的，」旁邊一個僧徒，也插嘴幫他的同伴說他所見的也是一樣。後來他們來得益發近了，喀噎本人也的確看見了猿之太山，正向隕巴走來。那高僧着了一肚皮的氣，猛然回身向着那般僧徒喊道：「他一定不許來，他一定不許進隕巴。馬上去帶一百個打手來，我們候他們進外牆的時候，把他們殺一個乾淨。」那一個先前在園子裏觸犯喀噎的人說道：「但是拉婭，我分明記起那個時候，好幾個月之前，拉婭把隕巴獻給猿之太山，並且記起太山曾經從兇猛的坦陀的獠牙上救出拉婭。」喀噎喝道：「不准多說，他一定不許進來，我們要把他們殺個乾淨，我們不必分辨他們是誰，遲恐不及了。你知道麼，無論那個，希圖阻止我的計畫，便送他的命。——你聽見我的話沒有了。」他說時伸出那個積滿泥垢的指頭，指着那戰戰兢兢的僧徒。

馬紐那隻猴子，聽了這翻話，幾乎把靈魂說出來。牠認識猿之太山猶如那在阿非利加洲四方八面寄迹的猴們，個個都認識太山一樣。他認識他是個朋友，並且是個保護人。隕巴的男人們，在馬紐的心目中，不當作是野獸，不當作是人，又不當作是朋友，牠知道他們是非常狠心狠毒的動物，時



常拿牠一類的肉爲食品，所以牠仇恨他們的心很大。牠探知他們的陰謀，聽說要把大泰孟堅尼性命結果，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牠把灰色的小頭顱搖了幾搖，把那尾巴兒擺了幾擺，把那肚子縮了幾縮；這般動作，是牠打算把牠所聽見的東西，放入肚皮裏融會一下，然後由牠的小腦袋想條計策，破壞那些僧徒，拯救猿之太山。

天色黑暗時，喀喳眼見一個灰色的小猴，在那外牆的牆頭上，忽然失了蹤。他在距離五十步之外，和他的侍從蹲着，等候那些打手。但是在陳巴的廢址週圍，那猴子是千萬成羣，所以喀喳的心中，覺得那小猴的忽然失蹤，是司空見慣，也不在意。在沉沉的暮色中，他又瞧不見那頭灰色的小猴，連蹤帶跳的經過那山谷，直向那班外來的生人隊裏走去。這時那隊來人彷彿正在離城一哩多路，孤立山谷中的石巖脚下歇腳。

小馬紐獨自在那滾滾的塵埃中，急急忙忙地亂竄，把尾巴兒豎起像背着個圈兒一樣。牠一路走着，一路把受驚的眼睛，左顧右盼。牠一跑到那山巖的當兒，便盡力的爬上那巖面。那個石巖，是一個高大的花岡石堆成的，四壁像刀削的那般平。但是因爲風霜侵蝕的原故，若要爬上去，卻只有小馬紐纔能夠。牠在那頂上歇了一回，便繞到一處，在這裏，牠可以瞰視那隊在下的人們。

這裏的確是大秦孟堅尼，并且伴着他有五十來個高孟堅尼。那些高孟堅尼正在那裏把許多的長竿，連接將來，放在地上，成爲兩條平行線；在這兩條平行線上，約莫每隔一尺左右的遠近，他們繫上小的樹枝，約莫有十八寸的長短，成功了一把粗笨而結實的梯子。那個用途，馬紐當然是不懂得，牠更不知道這個就是佛路羅赫克思聰明的腦子想出來，用作爬上那峭削的山巖的傢伙。石巖的頂上，便是立着那引進到隕巴的金窖的頭門，并且馬紐也不會知道那隊人沒有進隕巴的城的念頭。如此他們便不會有什麼危險，變做喀渣等的刀下鬼了。牠自己覺得很大的危險，快要臨到太山的頭上，當他喘息甫定，牠便立刻向牠的老朋友太山透漏消息。

『太山，』牠用着牠們彼此習熟的言語喊道：『我是馬紐呵，太山，』那白種人和這些黑人跟着牠的啁啾的聲音仰望那小猴子繼續的喊道：『我來報知你，不要到隕巴去，喀渣和他的兵卒，在外牆的裏面等候着殺你哩。』那些黑人，看見那打攪人的東西是個一頭灰色的小猴，便依舊回復他們的工作，而那白種人也是一樣的不理睬牠的警告。馬紐眼睜睜地看見那些黑人，絲毫沒有動彈，倒是沒有覺得什麼希奇，因是牠們不懂牠的說話；但太山的昏昧，真是令牠莫明其妙。一回又一回地牠叫着太山的名。一回又一回的牠向着猿人大聲的警告，但是總沒有得着什麼回答或怎樣

的舉動，能彀看出那大泰孟堅尼聽見或是理會牠。馬紐着了一肚子的疑惑，什麼東西使着猿之泰山這樣的漠視他的老朋友的關心呢？

末後，那小猴把這事放棄了，回頭向在隩巴城城裏那些樹木的一方啣啣的眺望。這個時候，天色很晚，他想着再要經過那山谷，便渾身抖顫；因為那些地方，牠知道有許多野獸是乘着黑夜出來覓食的。牠抓着頭，抱着膝，坐着這裏嗚咽咽的泣，確是一個孤獨的憂愁的小猴兒，但是牠坐在山頭，無論怎樣的不舒服，比較上牠是很平安，所以牠決意寧可在山頭捱過一夜，不要在黑夜裏冒險趕回。這一來牠便看見那梯子裝好，靠在那山巖的壁上，等到那月亮最後高升，夜色普照，牠看見猿之泰山趕着那些黑人爬上那梯，牠從來沒有看過太山是這般粗魯，這般殘忍看待那般伴着牠的黑人。馬紐知道那大泰孟堅尼對付一個敵人，無論是人是獸，是何等的厲害，但牠從沒有見過他給那些黑人這樣的待遇，況且牠們都是他的朋友哩。

那些黑人，捱着次序，一個個的爬上梯子，分明露出很不願意的樣子；背後那白種人鋒利的札槍，卻不住的逼着進前，一步比一步緊。當他們完全登上之後，太山方纔跟着，而且馬紐眼見他們顯明的鑽入那龐大的石巖的石窩裏。

末後隔了不多時，他們重復出現，而且那時他們每人負着兩件很重的東西。在馬紐看來，和那些較小的石塊，一向用來建築陳巴城內的房子的，沒有多麼的差別。牠看見他們拿這些石塊到石巖的邊際，一塊塊的向下擲到地面上，而且當那最末的一個黑人，拿了牠的負擔，向那山谷擲下時，那隊人便接一連二的從那梯子降到巖腳。但這一回，太山卻先行。於是他們把梯子拿下把牠拆下來堆在一旁，末後他們便把那由石巖當中提出來的石塊拿了，隨着太山，大家依着來時的腳迹，緣那山谷的邊去了。

若是馬紐是個人，牠當然覺着神妙莫測，但牠是個猴子，只看見眼前的光景如此這般，並沒有去研究研究一下子。牠覺得人們的行徑很特別，并且時常令人不可捉摸。比如拿那高孟堅尼做個譬喻，他在林子裏本沒有比那些久居林裏的獸的游行自在，他還要自尋煩惱，把自身的重量加重一層，帶着手鐲腳鐲，圍着頸珠腰帶，披着獸皮，這樣東西，只有阻礙進行，并且使生活上更加繁雜，比之那些毫無束縛的獸所享有的自由，相去是很遠哩。馬紐無論那時一想起這個問題，牠便得意揚揚地慶幸牠不是人，牠憐憫那是蠢的無理性的動物。

馬紐在這裏睡了一覺，牠自己卻只以為瞌睡一回，但當牠張開眼睛的時候，那玫瑰色的晨熹，

已經鋪滿那沉寂的山谷。在那東北的巖上，馬紐還能夠看見太山隊裏的最末後一個跨過那邊界，雲那間便不見了。末了牠便掉過頭瞧着隕巴，預備降下巖去竄回到隕巴城牆裏大樹上牠的安樂窩。但是首先牠要窺探一番——息陀，那豹子，或者兀自在外遊者，因此牠緣着那石巖的邊際，走到盡頭的地方，這裏牠可以把那自隕巴到牠面前的一片地完全收在眼底。正在那裏，牠不見還可，一見了便謊得魂飛魄散。原來那隕巴外牆的頽垣之內，蠕蠕動着地是一羣隕巴的令人害怕的人。若是馬紐懂得計算，牠可以知道是有一百多人。

他們像要向石巖來，當他們行近的時候，牠往下窺着他們，決意延遲牠回城的行程，等到一路上沒有了那可怕的隕巴人。牠的心中，覺得他們是來趕牠的，這是下等動物的龐然自大的性情是向來過分的。因為牠是個猴子，這個意思并不算得是完全無稽，因此牠躲在一塊突起的巖石後面，只睜出一隻黃豆那大的閃閃爍爍的眼睛窺探那敵人。牠看見他們來得愈近，牠愈加出神，雖則如此，牠還沒有多大的恐慌，因為牠知道他們一壁爬上那石巖，牠便一壁爬下去，等到牠跑了離隕巴一半的路，他們剛纔發覺牠哩。

行行又行行，但是他們總不停在那石巖之下，實際上他們並沒有走近，只有繼續的離着那石

巖前進。那末那件事的真正原因鑽進那猴子的小腦子裏，喀喳和他黨羽，正在那裏趕着猿之太山，來殺他。如其昨天晚上太山的不理睬牠，有開罪了牠，牠分明是忘掉了，因為現在牠想到那個阻礙太山的前途的危險，彷彿是昨天下午的一般，便刺激得很厲害。當初牠想着跑過他們的前面，再一次警告太山，但牠怕走離陝巴的樹這般遠，至於那需經過這些可怕的陝巴人面前的念頭，倒不能穀阻止牠施行牠的計策。牠坐着看了他們一回，等他們完全跑過，然後牠望得十分清楚，見那般人直向那個地方走着，那處便是太山的一隊人最末的離去山巖的所在。這時再沒有疑惑，他們不是追趕猿人的了。

一刻後馬紐再向山谷極目望去，卻一些影跡都沒有了。靈心一動，牠便決意回去。牠匆忙忙地下了壁立的山石，便拽開脚步，飛似的向那城垣跑去。這時牠擺佈那條計子要是到底實行的那就很難說。也許牠想出來當他已經有了一個計策，預備進行。當牠回到陝巴時坐在那石巖，望着喀喳和他的百姓跟蹤猿人的時候，也許當牠跑過那陝巴城外一片荒涼的地方那條計子便鑽入牠的腦袋裏。也說不定那條計子是從那萬里無雲的一片青天跑到牠的心窩裏，在牠回到那枝葉叢簇的在牠的樹上的逋逃藪的時候。但便算是這樣，那個事實還是離不了當拉姪正在和幾個女僧徒，

在那座廟裏的池子裏洗澡。陡然間她被一隻猴子的叫聲驚動，那猴子坐在池前的大樹上，擺着尾巴兒喊道：『拉姪拉姪！他們要去殺死太山了！他們要去殺死太山！』

拉姪一旦聽見那個名字的聲音，不覺一驚，她的胸脯沒在水裏，眼睜睜地仰望着那小猴子問道：『什麼一回事？馬紐自從太山到過隕巴之後，已經過了許多個月，他現在不在這裏，你說的什麼東西？』

馬紐喊道：『我看見他的，昨天晚上我看見他和許多的高孟堅尼。他跑到隕巴面前的山谷中的石巖上，他和一般人都爬到那裏去，跑進石窟裏，拿了許多石塊跑出來，都丟下山谷去。後來他們爬下去，又拾起那石塊，離去那山谷。』馬紐說時，用牠毛茸茸的手，指着東北方面的去處。

拉姪問道：『你怎知道他是猿之太山呢？』猴子道：『的確的，我的確認識他是猿之太山。』

拉姪縳着眉頭，疑惑地擬想一切，她的一片芳心，暗地裏滿藏着眷戀太山的情緒。自從她前次見過太山之後，她沒法的和喀喳結婚，那情緒已經消滅了。原來隕巴的法律當中，有一條寫道：『那焰神的女高僧，必須於奉教後，在某個年限，選擇一個伴侶。』有好久時候，拉姪想着太山做她的伴侶。但是太山沒有戀愛她，并且後來她尋出他是不能穀戀愛她的。末了，她只好屈服在那可怕的命

運之下，成爲喀喳掌中的物了。

一月一月的過去，太山卻沒有回到隩巴，因爲他是答應回來給拉姪請安問候的，因此她只得順承喀喳的主意說是太山已經死了。雖則她並沒有因此減低她嫌惡那討厭的喀喳的心理，她戀愛太山的情緒却不免逐漸淡下，成爲悲悼的陳迹了。現在探知他還活着，并且近在咫尺，彷彿是如夢初醒。起先她只知道太山是離着隩巴不遠，但那馬紐的叫喊，立時提醒她太山是正在遇着危難。怎麼樣的危難，她却沒有知道。

她想了一回忽然問道：『誰要殺猿之太山呀？』

『喀喳，喀喳。』馬紐喊道：『他已經和許多許多的人去了，正在追趕太山呢。』

拉姪立時從池裏跳出，從她的侍女們的手裏把她的腰帶和首飾奪過，連忙穿戴好，飛開脚步跑過園子，走進廟裏。

## 第七回 活祭



喀喳小心翼翼地和他的一百個面目可憎的打手，攜帶着刀棍，翻山越嶺的追蹤着，那般來而復去的外人們。他們雖然追趕却很從容鎮靜，因為他們在陝巴的外城牆上，已經窺見他們走得很慢。喀喳的意思，並不願白天裏趕着他的敵人，他的計畫是預備着黑夜的襲擊，那個突如其來的，并兼他們人衆勢大，大概傾覆一個睡着的營子，是易如反掌。

那足迹他們依着走，很是清楚可辨。他們緩緩地走着那坦蕩的斜坡，向着山谷的底面。到了將近着正午，他們忽然瞧前面一塊空地上，已經築好了一座用荆棘編成的營寨，他們於是即刻停止進行。那營寨中間，沖起一股餘燼的烟氣。這裏，他們就認爲猿人太山的營子不成。

喀喳的從人，躲藏在那路旁的草叢裏，又派出一個人前去偵探。不上幾分鐘後，那人便回來報告，那營寨是空的，於是喀喳和他的從人重復前進。到了那營寨裏，他們便考察一翻，意欲推測那伴着太山的一隊人的數目。當他們正在這樣出神，喀喳瞥見遠遠地在營寨的一角，有件東西，半身被亂草蓋着。他小心地走近前去，因爲這個模樣，不獨是觸起他的好奇心，并且喚起他的警備心；因爲那個東西，彷彿是像個人形，狼狽不堪的躺在地上。

十來個人手裏拿着木棍，走近曾經引起喀喳的好奇心的那個東西。當他們走到那東西的身

旁的時候，他們大家認識牠是猿之太山聲息毫無的身體。喀喳喊道：「焰神已經下降，報應他褻瀆神明的祭壇了。」他的眼睛，發着樂不可支的光芒。但旁一個僧徒，或者比較切實，或者至少比較的細心，跪在那猿人身體的一旁，又把他的耳朵伏在猿人的心上。一刻後他喃喃的說道：「他並沒有死，彷彿是睡覺的。」喀喳叫道：「那麼拿住他快一些，這時他完全沒有抵抗的力量了，」他連眼睛也沒有張開來。霎時間他的雙手，給他們緊緊地反縛在背後。喀喳叫道：「拖他出來，好讓焰神的眼注視他。」他們把太山拖到營寨的當中，完全在太陽光綫之下，喀喳即刻從他的獅皮的衣服裏，抽出他的刀，高高舉着，兩腳跨在太山的身體上。喀喳的從人，圍在四面，他們的心裏，彷彿也覺得這是一幕悲劇，時而瞧着太山，時而瞧着喀喳，又暗中偷看那天空中的太陽。但是他們却很膽小，無論怎樣難過，不敢多話。只有一個人還稍爲有些膽氣，這人就是在前一天，質問喀喳提議殺害猿人的那一個僧徒。「喀喳！」他這時說：「你是甚麼人，能向焰神獻上犧牲？這是拉婭獨有的權利，我們的女高僧又是我們的皇后，而且她知道你幹了這麼事，她一定要動氣。」喀喳叫道：「靜默，道思！我喀喳纔是隕巴的高僧，我喀喳纔是皇后拉婭的伴侶；我的說話，也是在隕巴裏的法律。若是你希望依舊做僧徒，依舊活着，便不許做聲。」道思怒憤憤的答道：「你的說話不是法律，并且如果你使拉婭動

氣，那女高僧，或是如果你使那焰神動氣，你便要 and 別人一般受罰。如果你獻這個犧牲，他倆定要發怒的。」喀喳喊道：「夠了，那焰神已經對我說過，又要求我拿這個褻瀆他廟宇的人來做犧牲。」

他在猿人的一旁跪下，又用他的尖銳的刀頭摸摸他胸膛的心上，末了，高高的舉起他的刀，預備那致命的擲入那顆活着的心。正在這個當兒，一片雲在太陽的面前經過，一個影子遮着他們。一片喃喃的聲音起自那團團圍着的僧徒們裏。道思喊道：「看呀，那焰神是發怒呢，他掩着面孔不要見隕巴的百姓。」喀喳猶豫着。他睜着一半輕蔑的，又一半驚嚇的眼光，仰望那遮着太陽的雲。末後他慢慢地起立，并伸開他的臂膀，向着那白天裏躲匿的焰神，好一回他靜默着，這個態度，分明是留意而服從。然後，剎時間，他轉身向着他的從人。喊道：「隕巴的僧徒們，哦！那焰神已經對他的高僧喀喳說，他不是發怒。他但願對我一人說話，他又吩咐你們跑入那林子裏，等他好出來并對喀喳說話，說完之後，我纔叫你們回來。去呀！」他們的一大部份人，彷彿是拿喀喳的說話當作法律的，惟有道思和別幾個，一定是被着某種的懷疑，躊躇不定。

「去吧！」喀喳喝道。他們的服從的習慣，是這般的堅強，所以那懷疑者終於掉轉身來雜在其餘的當中鑽入林子裏去。一種奸滑的笑，照着那高僧的兇惡的面孔。當着他們最後一人的影蹤消

滅時，他把他的精神，重復注到猿人的身上。但是深深地在他胸中的。潛伏着一種遺傳的對於神的懼怕，從他疑懼不決的，望着那老天的態度，便是一個明證。他已經決意把猿人殺死，當着道思和別人不在跟前之時，只有那畏懼神的念頭，總使他不敢下手，他希望神明的光再射出來時，再作道理。那遮蓋太陽的雲是很大，所以當喀喳待命的時候，他的神經擴大。他舉起他的刀預備結果的，一下，有六次之多，却是每一次他的迷信阻止他完成那件事。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的過了，那太陽却是依舊藏匿着。不過那時喀喳到底能殼看見已經靠近雲端，於是再一回他跪在猿人的身旁，拿着刀，等候那太陽光射到太山身上。他看着那太陽慢慢地掠過圍笆營寨，將到太山身上，喀喳堅決地，高舉着刀，預備下戮，正迫不容緩間，忽然飛來一聲怪嘯，這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喀喳！」一聽婦人的聲音喊着。喀喳一驚，立刻掉頭向那聲音的地方看去。在空地的盡頭處分明立着拉姪，那個女高僧，她的背後又立着道思和二十個資格較低的僧徒。拉姪問道：「這算什麼意思？喀喳！」她怒沖沖的樣子，急急地向着他跑過那空地。喀喳也怒憤憤地站起身來喊道：「焰神要這廝不信仰者的性命！」拉姪反駁道：「撒謊的東西，焰神祇有藉他的女高僧的脣舌和男人們傳意。你企圖違背你皇后的意旨的次數太多了。你，喀喳，須知你皇后掌握的生死的權，對於你也

是一般使得。自有陳巴以來，我們的掌故告訴我們在祭壇上用高僧來貢獻焰神的不止一人哩。給我即刻停止你的舉動，若敢道個不字，叫你立刻滅亡。」

喀喳於是收了刀，怒沖沖的回身便走，滿面帶着很毒的顏色，望着道思，他以為失敗的原因，全是道思一人的過失。他在皇后的面前，滿面慚羞。但是有許多喀喳的黨羽，知道喀喳除掉猿人的心，堅決不滅。只要機會一來，便可實行。還有些人，都疑惑拉婭是否敢違背了一部份人就是喀喳的黨羽的意志，竟把他們的高僧處死，或是放逐了。因為喀喳高僧的地位是遵守着歷古遺傳下來的法律和風俗，繼承統緒的。

一直下來，拉婭總是一時推這樣，一時推那樣的借端延宕和喀喳舉行婚典禮。但她也深知一心鍾情於太山，是要引起她的人民的反對。不過縱使，她後來受着壓迫，和喀喳結為夫婦，然而她對於喀喳的憎惡和厭煩却是永遠存在的。長此以往，畢竟到什麼時候纔可解決呢？這個問題，常常擾攪那些人的念頭。喀喳知道這種情形，對於他的皇后拉婭，久存着叛亂的思想。和他同謀不軌的是婀額，她是個女僧，她垂涎拉婭的威權和大寶，已非一日，如果能殺把拉婭攆去，那末，喀喳可以運用他的權力，立婀額為女高僧。他并且得了婀額的允許，和他結為夫婦，并且承認他做皇帝。但是直到

這時，他倆仍然受着那迷信的畏懼他們焰神的念頭的束縛，因此暫時沒有實行。但是只要星星的火頭，便能夠把她週圍蘊而未發的陰謀的火焰，一時爆發起來。

這個時候，她是很有權力禁止喀喳把太山做犧牲，但是她的命運，就是她的性命，却正靠在她對於太山的設施為轉移，如其她保護他，如其她無論怎樣顯出她往日幾於在衆人面前自承的熱烈的愛情向他，太約她的罪名便成立了。還有令人懷疑的，就是是不是她有這樣力量能殼保護他的性命，并釋放他的自由，一無危險哩。

當她走近太山那邊時，喀喳和其餘的人，靜默地看着她。她默然站在那裏一回，低頭向他望了望，問道：「他已經死了嗎？」道思自告奮勇的說道：「喀喳吩咐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並沒有死，倘使他現在是死了，那便是喀喳當我們不在的時候殺死的。」喀喳說道：「我沒有殺他，因為拉婭，我們的皇后，已經吩咐過，這個須要讓她處置。那焰神的眼睛垂下來望着你，你陳巴的女高僧，那口刀掛在你的腰間，那犧牲躺在你的面前。」拉婭不理睬那人，轉身向道思道：「如果他仍然活着，做一張苜牀抬他到陳巴去。」

這樣一來，太山便再到那阿蘭德人的古舊的殖民城裏了。那迷藥的力量，喀喇司托用來迷着

他好幾個鐘頭，兀自沒有消滅。他睜開眼時那天已晚了，他的四週黑闇而沉寂，使他迷惘一會。後來他用鼻子嗅着，知道自己躺在一疊皮草的上面，並且知道自己沒有損傷；因為他毫不覺着痛苦。慢慢地，那最後一刻，在知覺未曾失去之前的回憶，戳破他那麻木的腦子。他立時覺得中了他們的圈套。至於有多少時候他失了知覺，又這時他是在什麼地方，他却不能設推測。他慢慢地立穩了腳，覺得除了一點輕微的頭暈眼花之外，也沒有十分不舒服。他小心翼翼地在黑闇裏伸出一隻手，四週摸索；並且用腳細心的試探實地謹慎地走。剎那間一面石壁阻止他的進行，他便循着那壁四週走着，不久便覺得這是一間小室，只有兩個洞口，兩邊壁上各有一扇門。在這裏，只有他的觸覺和嗅覺是有價值的，他藉此知道他是監禁在地底的室中。等到那迷藥的藥力一消失，他的知覺，立時回復到以前銳利的原狀。他陡覺着一陣香氣，撲入他的嗅管，太山的腦子裏，忽然回憶到一件事情，彷彿以前曾經過同樣情形之下，並且以前也曾覺過這種香氣的。正在這個當兒，一聲怪響，由上頭穿過泥土，衝進室裏。只需那極輕微的聲浪，飛到太山精明的耳朵裏，已經足以使他的回憶，益發清楚。他終於洞悉那四週的香氣，並且知道自己在陝巴城下的一個黑闇的地窖裏。

拉姪女高僧，躺在牀上，輾轉反側地睡不著，她深知她百姓的性度，和那高僧喀喳的陰謀。她知

道那宗教上的威權曾經幾次激動冥頑不靈的百姓們的衆怒。她猜度若是她這一回把猿人貢獻  
焰神不成，喀喳必定會煽惑他們反對她。她左思右想，希望想個計策，跳出圈子之外。因此她無論如  
何合不攏眼睛，因為她的心中是不願意犧牲太山。

拉婭雖然是一個宗教勢力下的女高僧，並且是一種半人半獸的民族的后，然而她也是個  
和常人一樣的婦人，一個愛情專一的婦人。她一直把她的愛情，灌注在菩薩似的猿人身上，所以猿  
人能夠兩次逃過隕巴的祭刀，這次卻又來投在她的權力之下了。這一回，愛情到底戰勝了一切，拉  
婭決定不使她戀人的生命，發生一些危險，不論那愛戀是怎麼失敗。

到了晚上，她倒感覺一件難題，那件難題她覺得差不多非她的權力所能解決。她是又成爲喀  
喳的伴侶，生米已成熟飯了，她只好把她打算做太山的妻室的最後希望丟下了。然而她依然很堅  
決，定要救護太山，只要是可以辦到的。太山救過她的性命，也有兩次，一次是被一個發癩的僧徒所  
困，一次是遇着那使酒的坦陀。因此之故，她也曾說過，如遇着太山到隕巴來，定要好好的侍奉他，別  
要難爲他。但是喀喳的勢力是很偉大，而且她知道那勢力是不住的注在猿人的身上，當她瞧見他  
們放太山在苜牀，抬他到隕巴的當兒，從他們的態度看出來。在他們注射到她身上不懷好意的眼



光中，並且看得出不久他們便要排斥她。他們只要等待一些微細而新鮮的發端，便可實行。她知道，他們現在希望藉口的事情，就是她將要發表對於太山的態度，這時差不多已經是夜半，忽然走進來一個女僧，她是常常站在房門口守衛的。她進來低聲說道：「道思要和你說話呢。」

「那麼晚了，」拉姪答道：「而且男人們是不許進內室來的。他來是爲的什麼事呢？」那侍女答道：「他說他來是爲着拉姪的事，她是危險萬分了。」拉姪道：「那麼帶他來吧，但是你若是要保你性命，便不准對旁人說。」侍女道：「我一定捫着嘴不說，像那祭壇上的石頭兒一樣，」她說畢，便回身走出房間。

停了一會，她引着道思進來，道思遠遠的站在拉姪面前，唱了聲諾。拉姪向那帶他來的女子，使個手勢，叫她走開，然後忐忑不定的轉身向着那人喝道：「說吧，道思！」道思道：「我們都知道，拉姪疼愛那素不相識的猿人，這是不用我地位低微的僧徒干預，我們的女高僧的思想和行動，我只合來服侍。但有許多人，也許善於服侍的，現在他們卻正在圖謀不利於你哩。」拉姪驚訝道：「你是什麼意思，道思；那一個要謀害我呀？」

「就是現在，喀喳和炯額并幾個僧徒，正在設計破壞你。他們分派間諜偵察你，知道你必釋放

那猿人。現在就要有人來見你了，她來慫恿你放走猿人。這人是由喀喳打發來的，只要一等你放走猿人，他們便向百姓和那僧徒們，報告他們眼見你親自放走猿人的一會事情。但是，這於你實在有很大關係的，因為喀喳和炯額并其他的人們，暗中打發許多人在隕巴四處埋伏，專等猿人來到，把他殺死，在那焰神降落西邊樹林之前。只有一個法兒，或者你可以挽救你自己，隕巴的拉姬呵！」拉姬問道：「什麼法子呢？」道思道：「你必需用你的手，在我們廟裏的祭臺上，犧牲那猿人在焰神之前。」

## 第八回 詭計

第二天清早，拉姬用過早餐，并打發道思拿食物送給太山。這時忽然走進一個年輕的女僧，便是炯額的姊妹行。當那女子沒有說話之前，拉姬心裏早已明白她是喀喳派來的間諜，并且明白道思已前報告她的陰謀，已在進行中了。那女子犯着行坐不安的毛病，并且覺得非常懼怕，因為她的年紀還輕，并且她心目中的皇后看得天樣高，她深以為拉姬是萬能的，只要她有這意思，她能設置

她於死地。拉姪，也曾決定一條行止的計劃，這條計劃，她知道是極不利於喀喳和他的黨羽，她只緘默着候那女子說話，但是過了好一會，那女子方纔鼓着勇氣找出一些投機的話頭。不想她說了好一些話兒，還是沒頭沒腦，拉姪見她這樣神情，倒很樂意。便說道：「這不是常常的，姍額的姊妹，該到她皇后的房間，除非皇后有什麼吩咐。」那女子說道：「我來」她好像方纔牙牙學語的一般，「告訴你我偷聽得一件事，也許是有益於你，這件事，我一定相信你是喜歡聽的。」

拉姪道：「什麼？」說時睜起那一灣新月的眉毛。那女子繼續的說道：「我偷聽得喀喳和一般下屬的僧徒們說話，我很清楚的聽見他說道他是很快活，若是那猿人逃走了，因為這樣倒可以使你和喀喳，省却許多煩惱。我的意思以為拉姪皇后，定是喜歡知道這事，因為衆人都知道拉姪也會允許以友誼款待猿人，是以不願把他在焰神的祭壇上做犧牲。」拉姪答道：「我的名份你應該明白，」說時，帶着一種驕矜的口氣「并且我不要那一個侍婢代我解釋這一層。我也明白一位女高僧的特權，而犧牲的權力，便是特權之一。爲着這個道理，我阻止喀喳犧牲那個生客。除了我的手，此外再沒有別的可以把他的心血獻上焰神，到了第三天，他就要在祭壇之上死在我的刀下。」

這幾句話，在那女子身上所收的影響，一如拉姪所料的一般。她看見喀喳的使者的面上呈露

失望和不安之色。這個時候，那女子無言可答，因為她在受領使命時，沒有料到拉姬這樣的態度。當時那女子便借個題目退出去了。當她離開女高僧的時候，拉姬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她並沒有犧牲太山的意思，但是婀娜的姊妹，沒有知道，信以為真了。所以她回報喀喳的話，是把拉姬對她說的一字不易的念一回。喀喳頓時露出不豫之色，因為當時他們的計劃，是沒有多大的注意於毀滅太山，只想引誘拉姬去幹一樁能激怒陳巴的百姓和僧徒的事情。倘使是教唆得法，他們會拿她的性命作抵。婀娜當她的姊妹回來之時，也是在一起，咬着口唇，因為她的失望，非同小可，以前她從沒有恁地接近那許久希望的立為女高僧的可能性。她蹣跚了好一會，在那裏呆呆地想，末了，忽然間停在喀喳的面前。說道：「拉姬愛戀這猿人，任是她會把他犧牲，都只為懼怕她的百姓。她依舊愛他，她戀愛他比之從來戀愛的喀喳，格外用勁哩。那猿人知道，相信她，因為他知道那里有個方法。聽呀，喀喳，聽婀娜說話。我們可以派一個人到猿人的所在，并告訴他她是從拉姬那邊來的，并叫她引着他出了陳巴釋放了他。那人便引他到他們埋伏的所在，把他殺死，我們便一古腦兒去見拉姬，指摘她的詭秘。那個引導猿人出陳巴的人，必定要說是拉姬囑咐她去幹的，那末那百姓和僧徒們，一定大怒，這時你便可以索取拉姬的性命。這是十分容易的，我們可以把他們兩人除去了。」喀喳叫

道：「好啊！我們明天早晨，便可依計行事，并在炤神晚上回去休息之前，他行將看見一位新的女高僧在隕巴了。」

這天晚上，太山在睡夢裏，被着一聲響亮，在他監牢的一扇門上攪醒。他聽見那門門向後移動，隨後那扇門碰着那古式的門鉸軋軋的響亮，漸漸地開了。在那黑漆般的夜裏，他簡直分辨不出什麼，祇聽見窸窣窸窣的草鞋踏着石地的那種偷偷摸摸的行動，然後從黑闇裏，低聲叫着他的名字，帶着婦人的口音。

「我是在這裏，」太山答道：「你是甚麼人，你要猿之太山做什麼？」那婦人的聲音答道：「你的性命危險得很，來，隨着我。」太山問道：「誰遣你來呀？」一壁他敏銳的鼻子，不住的探索來人。但是當時的空氣，充塞着一種猛烈香料的氣味，好像那個婦人用來塗在身上一股，所以簡直摸不着頭腦，究竟是誰，或者是不是他前次在隕巴認識他們中的一個。

那婦人答道：「拉姪遣我來的，我來引導你由隕巴的地窖裏，到外面去恢復你的自由。」她在暗中摸索一回，終於找着他。「這裏是你的傢伙，」她說着，把火器遞給他。後來，拖着他的手，回身引他出了土牢，穿過一條一般黑闇的彎彎曲曲的長廊，經過一砌年代湮遠的石級，走過街街巷巷，又

推開又關上一扇扇的門，起了鏽的鉸子，窸窣窸窣的響着。他們走了多麼遠，向着什麼方向，太山簡直猜不着。當道思送給他食物之時，他已經向他盤問過，所以相信在拉婭那邊有一個朋友是合幫他的忙的，因為道思對他說，喀喳發覺他失了知覺，躺在那歐羅巴人棄下的營寨裏，他們是用迷藥迷了他的，因此她在喀喳那邊救他出來。所以現在那婦人說她是從拉婭那邊來的，太山便安心樂意的隨着她。他不能不想到琴痕預先說過的話兒說：「如其他硬要第三次到陝巴，那末，他一定遇着危險，」并且他奇怪他的妻子所說的，畢竟是否對不對呢？她說他再不能逃過那些焰神的狂妄的僧徒們的作踐。

他的嚮道，引着他穿過地下的隧道，約莫有一個多鐘點，等上了一砌石級，他們鑽進一座灌木林的當中，這裡那清黃的月色，僅僅可辨；但是那新鮮的空氣，彷彿對他們說：他們已經來到地面了。原來那婦人自從她引着他出了土牢之後，沒有說過半句話，到了如今，兀自不則聲，只跟着一條紆徐委曲的路線，有時彎向左，有時彎向右的繞着成爲一個無定形的方式，直穿過一座濃密的樹林。從那星和月的地位，又從那路線向上的趨勢，太山明白他是被引着到陝巴城後的山上。那個地方，他是一輩子沒有想着要遊逛的，因為那裡彷彿是莽莽蒼蒼絕少人迹，又不像是藏着太山特

地留心捕獵的那種牲口。他看見那植物的情狀，已是令他很驚訝，因為他知道那些山，完全是一片荒涼，除了一些發育未全的樹和瘠瘦的灌木之外。他們不住的走着，一處比一處的高，那個月兒升上天空，也比前更高，等她的柔和的光綫，在猿人銳利的眼前揭開那個他們走着的地方的山川形勢，給他看的比更要清楚。末了，他看看他們跑上一處狹窄的樹木交加的山峽，這會子他方纔明白那些植物在隩巴面前的平原看不出的原故。他本人是天生不好說話的，那婦人的悶不則聲，也沒有特異撩起太山的疑惑。

那東方的星斗，一看見天色將要明亮，便漸漸的躲藏了。這當兒，他們正爬上那峭拔的巖岸；那巖岸便是山峽的盡頭，又走上比前較平的地方。他們一直前行，那天色也冉冉的發光。正在這個當兒，那婦人停在坡兒的盡處，太山往下一瞧，只瞧見山的當中，有一個水窪，又從約莫二三哩遠近的樹木的中間，映出一座屋宇的輪廓，在晨曦的當中掩映不定。末了，他翻身瞧瞧他的同伴，面上立時露出驚駭震愕的顏色，因為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拉姪，隩巴的女高僧咧。

「你嗎？」他叫道：「如今，真的，喀喳有藉口了，像道思說的他要把您屏逐去哩。」拉姪答道：「他一輩子沒有機會屏逐我，因為我誓不再回隩巴了。」太山駭異道：「誓不再回隩巴？那麼，你到那裏

去呢？」拉姪道：「我和你一起去，我並不要求你愛戀我。我只要你帶我離開陳巴，并離去那些仇人，他們是要害死我的。這裏沒有第二樣辦法。馬紐，那猴子，偷聽得他們的密謀，牠又跑來逐一逐二的告訴我，他們要幹的事情。那怕我救了你或是犧牲你，他們總是一樣的對付我。他們立意把我除去，那麼額額可以做女高僧而喀喳可以作陳巴的皇帝，但是那怕處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也不肯把你太山做犧牲。現在我們須決定一個妥善的方法，怎樣拯救我們兩人？我們不能走向西，或是向北橫過陳巴平原，因為在那兒，喀喳埋伏了兵士等候你，雖然你是太山，又是一個善戰者，他們許多的人，卻會捉殺你。」太山問道：「那末，你領我到那裏去呢？」

「我擇那兩條危險的路，其中比較穩當的那一條；從這個方向，那邊有一個無名的國，給我們陳巴民衆心中許多兇猛的精怪和奇異的人民的神話。再沒有一個陳巴人膽敢到那裏，他也再沒有回來陳巴的一天。但是假使在全世界上活着一個動物，他能夠征服那個無名的地方，那麼，這個人就是猿之太山了。」太山道：「但是你一點沒有熟悉那國，或是那裏的居民，你怎樣能夠這般熟悉到那裏的路兒呢？」拉姪道：「我們很熟悉到那山頂的路兒，但是那裏便是我曾經走過的最遠的地方。所有的猩猩和獅兒，都是從這條路跑到陳巴。獅兒自然是不能告訴我們這條路通到那裏，



那猩猩又不曾對我們說，因為我們常常和他們廝鬪。從這條路，他們走到陝巴，竊取我們的百姓，我們又在這條路兒等着捉住他們。有好幾次，我們拿了一個猩猩獻上紈神，做犧牲用，不過這是個舊俗罷了。但是有許多時候，牠們很起勁的防備我們，那警鐘是放在那一邊，雖然我們沒有知道他們竊取我們的百姓是什麼用意，除掉了是要吃他們。他們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民族，比布堅尼那大猩猩更要高，而且狡滑得多。」太山道：「爲什麼，拉姪，我們一定要穿過這個山谷，方才能夠避開陝巴呢？這裏一定有別的路兒。」拉姪道：「這裏並沒有別的路，猿之太山，那些橫過山谷的大道，都是有喀喳的黨羽守着的。我們逃生的機會，只有這個方向，我並且已經領了你到這一條路，這裏可以通過那在保障陝巴南邊的巉巖，越過或是繞過這個陵谷，我們定須去想個法兒，找條通過那山走到外邊的路才好。」

猿人站着，眼睜睜的往下望那水窪，他的心，完全被當時的問題佔了。假使他是單身一人，他是不会跑這條路的，因為他恃着他的氣力，深信他能夠用不了多大的功夫，便可以穿過陝巴的山谷，比較安穩些，便是喀喳有什麼詭計，可以毋容顧慮。但是現在他不是獨自一人呢，他現在要替拉姪打算，他又想到她盡力迴護自己，自己對於她，應該要負一種道德上的義務，那是不能夠放棄的。

從水窪的涯岸走着，遠遠的避去那座可以望見的屋宇，這樣要算是最上策了。因為他的惟一的目的，是要找一條過山的路，離去這野蠻的境地。但是他眼睛瞧見那屋宇，一半兒被大樹的簇葉遮着，他覺得非常奇異，他并不相信那林子裏除了野獸之外，還有人類居住。他又斷定那座他見到的屋宇，是那已經滅絕，或是離隔的民族，所成的工作，不是和那些起陝巴城的人們同屬一個時代，或者便是原始的陝巴人自己們，但今兒被他們的後代擯絕的。他覺得那屋宇的影子，表現出這般宏壯，這般莊嚴，彷彿是一座皇宮。

猿人是不識懼怕的，雖則他稟有多少野獸的警備心，那是所有的野獸都有的。他本該不費躊躇的運用他的智力和勇氣，來抵抗那些下等的動物，那怕牠們怎樣狂暴，因為不像人一般，牠們是不會聯合一起來攻擊他。但是有人結成隊伍，來與他為難，他知道這方才是真正的危險，並且在他們智慧和氣力團結的上面，他自己的力量，也不中用的。但是無論怎樣，他揣度這裏是沒有人居住，他決定這是一座廢基，所會碰着的最可怕的敵人，便是那大猿和獅兒。兩類當中，他是沒有一類要怕的；和前一種也許成立友誼的關係，那是很近情理的懸想。他把向那山谷探險的計劃考慮了一番，決定之後，便向拉婭道：「來！」他說着，便向斜坡走下。那坡兒直達林子裏，正面對着那座屋宇。

拉姪詫異道：「我不走那條路呀？」太山道：「爲什麼不走呢？這是通過山谷最捷的路，這兒是我能够斷定的，我們越過那山的路徑，在這個方向比旁的好的多哩。」拉姪道：「但我害怕，只有那炤神知道那下面的山林叢裏，潛伏着什麼惡毒的危險。」太山道：「只有紐麻和孟堅尼吧，我們犯不着害怕。」拉姪道：「你沒有東西吃，你害怕的，但記着我只是個女流哩。」太山道：「我們只能夠死一趟，況且這一趟我們是逃不了的。常常的害怕，那末，也是不能夠挽回一死，而且弄到生活愁苦。我們走那條近路吧，末了，我們也許覺得冒這險是值得的哩。」

他們依着一條崎嶇非常的路，向那草叢裏走。當他們走進那林子，覺得那樹木增了兩倍的大。兩倍的多。這時風從背後吹來，猿人雖是走動如飛一般，却不住的提防戒備。路上却不見有什麼走獸來來往往的痕跡，但是獅兒的爪印到是隨處可見。有好幾次，太山停着步細聽，他常常舉起頭張大鼻子彷彿拿四週的空氣嗅一下，看看有什麼氣味的樣子。忽然說道：「我以爲那個山谷是有人，有許多時候我料定是有人窺伺我們。但是總有東西尾隨着我們的，那是不消說得，因爲我的鼻子嗅着的，只有那個模模糊糊的痕跡。」拉姪戰戰兢兢的四面瞧瞧，又走近他的身旁。「我一點沒有看見，」她低聲的說。太山道：「我也沒有看見，我也沒有能夠嗅出什麼清清楚楚的氣味，然而我

拿穩是有人尾隨我們。有的人或是有的東西嗅着我們的氣味，他并且很聰明的把他自己的氣味收起。這是一定的，不管他是什麼，他正在穿過那些樹木，高高的在上，好使他的氣味不致給我們嗅着。那風向又是不差，那怕他在風的當中，我們也不能夠嗅着他一點氣味。且在這兒等一等，我要探個明白。」說畢，他便輕輕的縱身上了在旁的一顆樹的樹枝上，彷彿馬紐那猴子那般的活潑爬着。不一會兒，他回來落在那女子的身旁。說道：「我是對的，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有的人或是別的東西。但到底是人呀或是孟堅尼呀，我却不能說；因爲那氣味我從未嗅過，我猜的也許不是，也許是，但我們可以做牠一吓來！」他并把那女子搭在肩膀上，不多時已經負了她到樹上。「他不是很近的窺伺我們，這是我疑惑的。」太山說：「我們的氣味，就要比他的頭頂高過，他要許多時候，方才再能夠嗅着，除非他有這般聰明跑到比我們更高的所在。」

拉姪看見猿人負着她自在在的一樹跑過一樹的那般氣力，穿過搖搖擺擺叢叢簇簇的枝桠，那般迅速，不禁呆了。他走了約莫有半個鐘點，太山忽然停止下來，挺着身，立在那搖搖不定的樹枝上。

「看呀！」太山說着，用指頭向前一指。那女子依着他所示的方向瞧去，在那菁密的樹葉的中

間，瞧見一座用木欄重重圍着的院子，那院子裏有幾處木屋子，隨後引起她的訝異的注意，就是猿人從那密葉中間，約略地見着的也引起他不少的好奇心。那些定是木屋子，但彷彿在空中移來移去，有的兩邊輕輕的波蕩着；還有的升上降落，像很用勁的樣子。太山跳到一顆傍近的樹裏，落在一枝堅韌的枝上，這裏他把拉姪從肩膊放下。隨着他偷偷摸摸地走前，拉姪也隨後跟着，因她和那些奧巴人一般是帶了一點樹棲性的。那時他們走到一處，那兒便可以清清楚楚的瞧見那個村落，那些彷彿跳舞着的神祕，立時得着了解了。

那些木屋子是蜂窠式的，在阿非利加許多民族裏却很爲普通，約莫有七尺的直徑，六七尺的高低；但不是靠在地上，每間屋子却是用錨纜似的大繩吊在柵欄裏的那些大樹中間的樹枝上。屋底的當中，拖着一條比較輕些的繩子。太山站着的地方，是在他們的上頭，他看見那些屋子的洞口，沒有一個能夠容許一個人的身體，雖然離地板約三尺的壁上鑿了許多四五寸直徑的洞。在柵欄裏的地上，有幾個那鄉村的居民，不知道那個小小的搖搖擺擺的屋子的團體，是不是夠得上那個「村」的大名。那些屋子，太山沒有看見過，可見那些人民，太山也是一樣的沒有看見過。他們分明是黑人，裸着身體，身上除了幾點東塗西抹的顏色，此外更沒有什麼旁的裝飾。他們看看彷彿是很

長大而有肌肉，但是他們的腳很短，而臂膀却又很長，配搭的十二分不勻稱。他們的面龐，差不多像個獸臉，他們的牙牀骨突起，眉凸額陷，那顆頭顱，往後抹着，像地平線一般平。

當太山站着瞧他們的時候，他看見另一個由那條在屋底搖搖擺擺的繩子揉到地上，他立時悟會那條繩子的用途和那屋子進出口的所在。他們都彎腰蹲着，正在取食，有的用着大牙，從骨頭上撕下生肉；有的吃着菓子和草根。那兒男男女女都有，也有各樣年紀的，由小孩子到成年也有，却没有像年紀老大的。他們實際上是沒有毛的，除了頭上一些兒捲曲的紅棕色的髮以外。他們說話不多，只有像獸的聲音。太山從瞧見他們到現在，沒有看見他們笑過一笑。總之，他們一古腦兒的舉動，和尋常的阿非利加人截然不同，太山很細心的觀察了一回，也沒有看見他們有什麼廚竈或是炊火的痕迹。離他們不遠的地方，放着他們的傢伙，短的像騎士用的矛，和一種金屬而犀利的戰斧。猿之太山很快活他走着這條路，因為使他能夠看見這樣的土人，是他一輩子所夢想不到的，一種恁地低下的和獸類相差只有一間之隔的人們。就是柏路塘的那些華士蕩和葛蕩比較，他們的進化却要高出百倍。但太山却也很奇怪他們能夠運用他們的智力，製造他們的兵器，那些東西雖是放着很遠，但可以看出得出手工精細，式樣玲瓏。他們的屋子，也建築得很巧妙；四週的木柵很高，牢固

而齊整，分明是用以保護他們，抵抗那常來覓食的獅兒的。

當太山和拉婭呆地看的時候，他們偶然覺得有些動物走過他們的右邊，後來他們看見一個和木柵裏一個模樣的人，在垂在木柵上的那顆樹，跳落柵欄裏。旁的人看見他來只有瞧他一眼。他跑上前，在他們的當中蹲下，像和他們說話一樣，雖然太山不能夠聽見他的說話，但從他的補助他言語不足的手勢和態度，却知道他正在把他剛走在林裏看見的一個怪物告訴他的同伴。同時太山也立時覺悟，這個就是他以為跟着他和拉婭的東西。那人說完之後，有些便立起身，彎着腿，跳上跳下，並且拿臂膀拍着身兒，他們面上的表現，却沒有十分的變動。過了一會，他們纔依舊蹲下。他們正在這樣出神的時候，林子裏忽然來了一陣叫喊的回聲，給猿人心中許多野蠻的往事，一一湧現出來。他即刻向拉婭說道：「布堅尼」拉婭道：「那是大猿中間的一個，」她說了打個顫兒。

在這個當兒，他們看見牠跳進林子裏，向着木柵的那條路。牠是一隻巨大的猩猩，但是這麼樣的一隻猩猩，是太山一輩子沒有看見過的。牠的身軀碩大無朋，像人一般的走着，差不多沒有把膝節掂在地上。牠的頭部和面部，和猩猩的是沒有多大的差異，可是仍然有一點不同之處，因為太山

當着他走近的時候，纔分別出來，牠是個布堅尼，有人們的腦子和靈魂。但是這却還不算奇異，最奇異的是牠那穿金戴銀的裝束，黃金和鑽石在牠的七穿八爛的衣服上閃爍着，臂膀上穿了許多臂鐲，腳踝上又帶了許多腳鐲，攔腰束着一條腰帶，帶的前後，綰着一條拖到地上狹長的縴子，像是完全用着鑲了小鑽石的金片連綴而成的。約翰格萊登，灰石爵士一輩子沒有見過這麼樣的一種野蠻的珠光寶氣的華裝，就是奧巴的寶貝當中，也沒有這許多無價的寶石。

剛才經過那奇怪的叫喊，打破那林子裏比較的沉寂之後，太山已經覺得牠所給與那木柵裏的居民的影響。他們立時站起身。那些婦人和小孩兒們連忙躲在樹身的背後，或是揉上繩兒，鑽到凌空飄蕩的籠兒裏。然而有些男子們，擠進那太山方纔看出是柵欄的門兒的所在。門外站着那猩猩，又破開嚙喉叫喊，但是這一回，是帶着說話的口氣，却沒有像前一次的怪誕的聲音。

## 第九回 死鏃

當那巨大的，人兒模樣的猩猩走進那柵欄的時候，那些戰士連忙把門開開，一齊退後。牠走到



那村的中間，站了一會，四面瞧瞧。很怒的模樣問道：「那些女人和小孩們在那裡，叫他們來！」

那些婦人和小孩們，當然聽見那道命令；但他們卻沒有從躲藏的地方跑出來。那些戰士，四圍走着，像跼蹐不安的樣子，若要違背牠時，又害怕；若要依他時，又不願意，兩種心事，像鹿兒一般，一上一下，好生焦急。不一會牠又憤憤的說道：「叫他們來，不來便去拿他們！」這時最後的一個戰士，鼓起勇氣，上前唱聲喏道：「這個鄉村，在這一個月內，已經進貢過一個婦人了，也該輪到別個村裏哩。」那猩猩帶着恐嚇的樣子走近他大喝道：「別多話，你是一個魯莽的高孟堅尼，敢來冲犯一個布堅尼的意志？我奉着皇帝紐麻的諭旨來說話：服從便罷，不然便死。」戰戰兢兢的那黑人，回轉身叫那些婦人和小孩，但那裡有一個人回答他，那布堅尼很不耐煩的樣子將身聳聳。吆喝道：「去拿他們來，」那唬做一團的黑人，只得憤憤的走過那柵欄，向着他們的婦人和小孩子們躲藏的地方。不消半分鐘，他們找着她們回來，有挽着臂膀的，也有扭着頭皮的。他們雖像不舍得放棄她們的樣子，但是卻沒有好好的對待她們，或是顯出些親愛的表示，他們對於她們的態度，太山一聽見那先前說話的戰士，後來開口說話的口氣，便恍然明白。他向那大猩猩說：「大布堅尼，若是紐麻時時刻刻打發人到這裡討人，一會子這裡的戰士便要感到女人的缺乏，因此小孩子就要少了，過了些時，便是

我們一個也沒有遺下了。」那猩猩咆哮的說道：「你說什麼？世界上的高孟堅尼已經是太多了，天生着你們是爲的什麼用處，除了供養皇帝紐麻和他的選民布堅尼之外。」他一面說，一面驗看那些婦人們和小孩們，捩捩她們的皮肉，拍拍她們的胸脯和脊背。末了他轉身到一個比較年輕的婦人，牠的脅下挾着一個小孩正在叉開兩足踉蹌着。

「這一個算了吧，」牠說着，把那小孩從他的母親的脇下探手一拖，粗粗魯魯的扯過那柵欄的一邊，那兒他面着那木柵躺在地上，可憐的叫痛，那可憐愚蠢的母親，顯是八分獸一分人的模樣，抖顫着呆了一回，像啞子的怒着，末了她衝身到她的孩子的所在。但那猩猩人一把揪住了她，并擲她在地上。正在這當兒，那沉靜的簇葉裏，在他們的頭頂上，忽來了一片兇猛的，和可怕的那存心作對的猿之叫聲。那些單調的黑人在驚慌裏，顫危危地偷眼往上瞧瞧，那猩猩人抬起牠的猙獰的面孔，怒悻悻的向着那作獸叫的主人翁。

在一枝隨風搖曳，簇葉叢菁的樹上，他們看見了一個他們一輩子沒有看過的動物，一個白人，一個泰孟堅尼。他的皮膚，像那蛇兒希士達許的一樣滑碌碌的沒有毛。正在他們出神觀看的時候，他們看見那外人的手勢向前一縱，一枝箭，和思想那般快，早已穿入那布堅尼的肚子裏。牠只叫

了一聲，憤怒而淒楚的聲，便跪在地上，像着了癱瘓的亂滾。未了，呆着不動的死了。

猿人對於那些高孟堅尼並沒有多大的疼愛，看得上牠們是一個民族，但他的英吉利式的心中，和腦子裏世代相傳下來一種公道的精神，這精神激動他，替那弱者主持公道。在其他一方面，布堅尼又是他的宿仇。他的第一遭爭鬪是和布堅尼，第一遭吃他殺的人也是布堅尼。

那些黑人兀自站着發怔，這會子，他從樹上跳到地下。立在中間。他們忙向後退，又同時豎起槍兒棒兒向着他，恐嚇他。太山說道：「我是個朋友，我是猿之太山。請你把這些槍棒放下。」末了，他便轉身向那布堅尼的屍身把那枝箭抽出。「這動物是什麼？牠會跑到你們的村裏殺死你們的小孩子，劫了你們的女人？牠是什麼？你們爲什麼不敢拿你們的槍棒擄牠？」一個戰士說道：「牠是那些大布堅尼當中的一個，牠是皇帝紐麻的選民當中的一個，若是紐麻一旦聽見牠在我們的村裏給人殺了，我們便都要活不得了。」太山問道：「誰是紐麻？這紐麻的意義，在他的心裏，就是獅兒。」那黑人答道：「紐麻是皇帝，牠和布堅尼住在鑽石宮裏。」

牠并不是完全依着上面的話，表示牠的意思，因爲那些大猿的殘缺不完的話語，任是受着那隕巴人略勝一籌的智識和進步的薰染，也是依舊極端的樸訥。實則牠說的話，照原來的口氣，彷彿

是：「紐麻，王中的王，他住在那王的閃礫的石的屋子裏。」這樣的話，把這件事實的真相，傳到猿人心裏。紐麻，顯然是布堅尼王所用的名詞，而「皇帝」的一個名稱，不過指牠在那許多首領的當中超越的地位而言罷了。

正在那布堅尼蹶下的當兒，那失去的母親，向前趨上，并將她的受傷的孩子，擁在她的臂膊的中間。這會子，她蹲在地上，把背靠着木柵，摟她近她的胸脯，又用着和藹的低聲，鎮定他的啼哭。太山在這聲音中，聽出多半是畏懼而非損傷的結果。便近前看個究竟。起先那母親因為太山行近前來，不覺吃了一驚，立刻躲開，并且嚴備以待。但是一剎那間，她的閉塞的腦子，彷彿又覺得來人也曾從布堅尼的手上救過她，也曾替她搶回她的孩子，諒來他是不會加害於她們倆的。太山後來知道牠單單是受了傷，便回身向着那些戰士，他們正在幾步之外，擠成一小隊，在那兒交頭接耳的說話，很激烈的樣子。他們看見他走近，便排成一個半圓形的圈子。站在他的面前，齊聲說道：「這一來，布堅尼就要叫我們去，都把來殺死了，一旦他們知道在我們的村裏，發生了這回事；除非我們能夠把那放箭的動物，帶到他們那兒。所以泰孟堅尼！你要和我們一齊到那鑽石宮去，我們把你交給布堅尼，或者紐麻也許饒恕我們哩。」太山不禁笑了一笑。那些簡單腦筋的黑人，以為這樣一個動物，也能

遵從他們的意志，讓他們輕易的交給，那布堅尼的皇帝，紐麻的手裏。雖然他是完全明白他走進那村的危險，可是他也知道他是猿之太山，他的能夠逃避的機會，是比他們能夠捉住他的機會強得多哩。他已前也會遇過野蠻的槍手，遇着厮打的行當。他老老實實的知道應該怎樣對付。但是無論如何，他喜歡和這種人民和平對待，因為他久已存心去找些法兒來問問他們，一經他發覺這個村深藏着在那野樹林中。

「且慢，」他於是說道：「你們要辜負一位，曾經在你們的村裏，幫忙你們抗拒敵人的朋友嗎？」他們說道：「我們並不殺你，泰孟堅尼！我們只替皇帝紐麻領你到布堅尼那兒去。」太山道：「恁地不是一樣嗎？因為你們十二分的明白皇帝紐麻是會把我殺死的。」他們說道：「耐耐我們沒有法子可想。若是我們能夠救護你。我們一定會，但是一經布堅尼發覺在我們的村裏出了這樁事，吃苦的就是我們，除非他們合意把你來作替。」太山道：「他們怎知道這布堅尼是被殺在你們的村裏呢？」他們說道：「他們不會看見他的尸體麼，下一回他們來的時候？」太山道：「那有這回事，你可以把他的尸體移過。」

那些黑人，個個撓耳抓腮的想着。他們恁地直腸直肚從沒有鑽進這樣的一個解決他們的問

題的念頭。那外人所說的法子是不錯的，除了他們和他，此外再沒有一個人知道布堅尼是死在他們的木柵裏的；把那尸骸移過，那末，便是把他們的嫌疑洗脫得干干淨淨了。但是他們拿這尸骸到那里去呢？他們拿這個問題請教太山。太山答道：「我可替你們想法子，但是我有問你們什麼，你們必須老老實實的回答我，我便答應你們，替你們把這尸首安置到別處去，便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和在那兒死的。」黑人問道：「你要問什麼事呢？」太山道：「我在你們的地方，是一個陌生的，現在我迷失了路，我要找一條出山谷的路，是在那個方向。」他說時向那東南的一面指指。那黑人搖了搖頭說道：「那裏也許有條走出山谷的路，但是外面生長的什麼，卻是沒有人知道；我也沒有曉得那兒是否有出路，或是有什麼東西。聽說山外一派，都是火焰，也沒有誰敢去探看過，說到我呢，可是老大沒有走過遠在村外的地方；至多也不過盡着一天的路程，替那布堅尼尋些牲口，採些菓子，芭蕉，和橡栗。這裏是否有出路，我們不得而知，也沒有人敢走過。」太山道：「竟沒有一個離過那山谷麼？」黑人說道：「我沒有知道旁的人幹過沒有，但是村裏的人，一輩子沒有丟離過那山谷的。」太山又指着陝巴問道：「那方面放着些什麼東西？」黑人答道：「我沒有曉得，但是有的時候，那布堅尼由那邊來，帶着許多奇奇怪怪的動物；短小的人，白皙的皮膚和毛茸茸的頭髮，彎曲

而短腳，和長的臂膀。有的時候白色的女人她們也不是完全像那奇特的小泰孟堅尼一樣。但他們在什麼地方得來的，我們并不知道；可是他們也從沒有對我們說過。這便是你所有要問的話嗎？」太山答應道：「是的，這就夠了。」太山眼見得他們簡單的腦筋，不能夠給他什麼消息。他認定是必需找條出路的，他又覺得獨自一個人做，要快當得多，他決意和那些黑人親密一下子，把他心裏的計畫說給他們聽。他於是問道：「若是我把那布堅尼移過，那末沒有人知道他是在你們的村裏殺死了，這樣你還當我是你的朋友麼？」黑人答道：「當的呀。」太山道：「那末，請你們替我在這兒保護我的同伴，她是一個女人，直到我回到你們的村裏，好嗎？若是一個布堅尼來時，你們可以把她藏在你們的木屋子當中，這樣便沒的人知道她是在你們的裏面。你以為怎樣？」那些黑人四面瞧瞧說道：「我們看不見她，她在那裏？」太山道：「若是你答應保護她，收藏她，我便同她來。」黑人說道：「我是不会傷害她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太山轉身向着其餘的人，他們正在擠做一團的聽着。太山道：「我就要去同我的同伴到你們的村裏，你們要把她收藏過，好生款待她，保護她直到我回來。我便把布堅尼的尸身移去，這樣你們便不會受人疑，到了我回來之後，我希望我的同伴，能夠平安沒事。」

他也曾打算過最妥當的辦法，是把拉姪當做他的同伴，這一來，他們可以明白她是受他保護的，並且他們若是不感激他，也要怕他；拉姪比較可以妥當些。他抬頭往樹上一瞧，這時她正在躲着，他吩咐她下來，不一會，她爬到低垂在柵欄裏面的一枝樹枝，縱身跳入太山兩臂的中間。太山向那攢頭攢腦的黑人們說道：「這就是她，好生保護她，收藏她，不要給那布堅尼看見。若是待我回來，我見她着了半點傷，我便要報知那布堅尼，說這就是你們做下的，」他并指指猩猩的尸骸。

拉姪苦苦的向他央求，眼睛裏充滿恐慌的樣子。問道：「你要掉下我在這兒了嗎？」太山道：「不過暫時的，這些可憐的東西，生怕是這個動物斃命的一回事，被人追究到這裏來，他們便要不得了，所以我答應把這個證據移到別處，好教他們疑惑別人。若是他們的進化程度，能夠感激我替他們除了這個動物，并且替他們洗脫干淨，那麼，他們應該保護你。另一方面我正利用他們所懷着那布堅尼的恐懼心，我想你在這里和伴着我是一樣的安全。因為我單身可以走快些，并且我去了，我打算要從這山谷找條出路，那末，我們便越發容易逃走了。」拉姪道：「你就回來的嗎？」她的口氣帶着恐懼，希望，懇求的音調。太山說道：「我就回來的，」他說着，轉身向那些黑人，囑咐道：「把這些小屋子的一所，替我的同伴收拾干淨，不許打攪她，要供給她食物和水。并須記着我的說話，你們的性



命都靠在她的安全之上。」

太山彎着腰，把那猩猩的尸體搭在肩膀上，那些單調的黑人，都詫訝着他的氣力。他們自己身上的氣力也是不弱的，可是竟沒有一個能夠在那布堅尼的壓力之下移動幾步，惟有那陌生的泰孟堅尼自在的在他的負載之下走着，等到他們把木柵上那扇門開了，他便大踏步在林子的路上走，彷彿沒有負着什麼東西。不一會，他一轉身便不見了，給那葱葱鬱鬱的林木完全遮蔽着。

拉姬轉身向那些黑人，說道：「快些收拾我的屋子，」因為她十分疲乏，希望休息休息。他們白着眼睛看看她，交頭接耳的論長論短。她明白了他們的中間鬧着意見，並且正在這個當兒，她從她聽來的談話的片斷中，探出他們有的主張坦白的服從太山的囑咐，有的極力反對，並且打算把她驅出村外，生怕她在這裏被布堅尼發覺，村裏的人到不干淨。

「這樣更好，」她聽見那些黑人當中的一個說道：「若是把她立刻送到布堅尼那邊，并對他們說我們看見她的同伴殺了紐麻的使者。我們又說本待把那泰孟堅尼捉來，回耐吃他逃走了，我們只能夠拿住他的同伴。這樣我們便會得着紐麻的嘉許，或者他再不要我們供給許多的婦人和小孩了。」其中的一個說道：「但是那泰孟堅尼是厲害，他比布堅尼還要來得厲害呢。他會變成功

一個可怕的仇人，并且這個料不到的事是這樣的：若是那布堅尼不相信我們，那麼，我們不獨怕牠們，還有那泰孟堅尼也要怕呢。」這時拉姪乘機說道：「你是不差，那泰孟堅尼是厲害，你們待他當朋友，比當仇人好得多哩。他空着手能够弄死紐麻，那獅子。你看見多麼容易的他舉起那布堅尼的尸體在他肩膀上。你看見他背了東西，大步走到林子裏，他穿過林子的樹木，遠離着地面，背了這尸骸也是一般的容易走動。世界上那里有一個比得上他，那里有一個像猿之太山。若是你們是聰明的高孟堅尼，你們應當和太山親密親密。」那些黑人聽着她說話，他們的古板板的面孔，沒有什麼東西在他們蠢鈍的腦子裏經過的表示。歇了一會，他們依舊的不則聲，那粗笨的無意識的黑人站在這一邊，那苗條的，如花似玉的婦人站在那一邊。後來拉姪又說：「去呀，」她很專橫的樣子叫道，「收拾我的屋子。」這是焰神的女高僧；拉姪，隴巴的皇后咐囑奴隸。她的御容，她的命令式的口氣，把村人的態度忽然變換，於是拉姪方才明白太山的懸擬，一點不差，說是他們只要受着恐嚇，才肯動手。現在他們匆匆忙忙的回轉身，像隻吃打的狗兒，走到近前的一所屋子，連收拾忙起來，拿了新鮮的草和葉鋪在地板上，又拿些菓子芭蕉橡栗給她當晚餐吃。

件件齊備了，拉姪爬上那根繩子，鑽入那半空懸掛的屋子地板上的洞子裏，她看見那所小屋，

到很舒服，而且空氣很充足，內中也還算得干淨，她隨手把繩曳上，又躺身在那他們替她預備好的柔軟的牀上，不多時，那懸空的屋子溫文地搖着，她頭上的樹葉颼颼價響，雀鳥的歌唱和昆蟲啾啾的叫聲，與她自己呼呼的鼻息，引誘她入於沉沉的深睡。

## 第十回 離奇變幻

奧巴山谷的西北，起了一縷的炊煙，由一個營子的火爨裏飛到空中，那營子裏面，約莫有幾百個黑人和六個白人，正在吃他們的晚飯。那些黑人，蹲着怒悻悻地低聲談論他們的工資微薄，那些白人，縲着眉頭顫崙崙的緊握着他們的火器。當中的一個女子，正在和她的夥計說話道：「我們要感激柯道扶的吝慳，和愛司塔賓的誇誕，使我們感受這種情形。」那肥胖的勃立泊聳了聳他的肩膀，長大的西班牙人縲起眉頭。柯道扶問道：「爲什麼，要埋怨我？」

「你太吝嗇了，不多雇幾個挑夫。那時候我對你說過，我們隊裏至少需要二百個黑人，但是你卻要省幾個錢，如今是怎樣的結果呢？五十個人，每人負着八十鎊的金子，其餘的挑夫，已經是擔當

不起那營子的設備品了，那剩下來的僅僅夠替我們做護從。我們必需趕着他們像獸一般，貪多走些路。又要守着他們別要把金子路上掉了，所以他們吃力了發作起來，他們不需別的，就在這裏可以把我們了卻。尤其重要的，便是他們捱着飢餓。若是我們能够使他們的肚子常常充實，我們大概可以令他們快活而合理的滿意，但是我很熟識土人的情形，若是他們肚子餓了，他們實着不大高興，尤其是要懶惰了。假使愛司塔賓沒有誇口得那樣厲害，說他是個捕獵專家，我們當然帶足糧食，預備支持久遠，卻是現在，雖然我們剛纔動身回頭，只有一小半的糧草留下咧。」那西班牙人接着嚕嚕哏哏說道：「我能够在沒有牲口的地方捕獵牲口哩。」那俄羅斯人喀喇司托說道：「我們卻天天看見許多牲口的影子。」那西班牙人怒冲冲地瞧着他說道：「若是有時，你自己去找吧。」喀喇司托答道：「我一輩子沒有自稱是個捕獵專家，但是我拿一個飛砵，一張豆弓，卻比你來得起勁。」那西班牙人暴跳將來，要動武的手勢，這會子那俄羅斯人卻拿了一管實彈的手槍在手。那女子尖聲喝道：「你們別要幹這麼一回事。」說時急忙插身在他們的中間，約翰披蒲露思卻嚷道：「讓他們打個你死我活吧，若是兩人中能够死掉一個，我們可以少一個分贓。」勃立泊道：「爲什麼我們要有這樣意見呢？這裏我們也够了，每人四十三千鎊還多着哩。到了你恨我的時候，你罵我是個骯

髒的猶太人，并說我慳吝，但我的上帝呵！你們的基督教徒還比我壞哩。你想到要多些錢，便會希望朋友死。哎！多謝上帝，我不是基督教徒。」霍克樂喝道：「別做聲，一個不是，我們又要多上四十三千鎊分肥了。」勃立泊覷着霍樂克，用着他模糊的聲調說道：「來，來，狄克你會不會爲着這些小事發癩，你會嗎，我是你的好朋友？」霍樂克道：「我很討厭這廝吵鬧着，我又沒有高頭凸額，我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鬼魔。但我卻是頭腦清楚，知道佛羅勒是燦爛花叢當中的一個人兒，她的腦子放在榴霰彈的旁邊，也不會震裂的。約翰，勃立泊，喀喇司托和我，我們在這裏，只因我們能夠籌款子實行佛羅勒的計畫。那地戈（西班牙人綽號）在這裏，」他說時指着愛司塔賓「只因他的面龐和身材中選。他的工作是用不着腦子的，況且我們的腦汁幾乎絞盡了。佛羅勒是這個調度的主腦，我們各人一經明白了，要服從她的命令，我們好快些走吧。她以前和灰石爵士到過阿非利加洲來，她對於那地方的情形多少熟悉，土人呀，動物呀，這裏我們是沒有誰熟悉的。」

喀喇司托趕着說道：「霍樂克說得不差，我們已經糾纏够了，我們缺少一個首領，恁地我們便舉佛羅勒做首領吧。因爲有權能夠把我們那一個攆出去的便是她。」

這個意見當時大家都表示贊成，披蒲露思首先說道：「喂！佛路羅勒！如今你是個老大，你說的

話便行，下次我們打算做什麼？」佛路羅勒說道：「很好呀，我們便在這兒搭下營子，給他們將息將息，明兒早上，我們卻要提起精神起行，並且替他們找些肉食。有了他們幫忙，我們不愁不行。等候他們歇過腳，飽食過，我們纔再往那海岸進行，慢慢兒走着，那末，不會教他們太吃苦。這是我的第一步計畫，但是完全靠我們找肉的本領。若是找不到的話，我便把金子埋在這裏，並且我們要盡力飛跑到海岸。那兒我們趕着添招些腳夫，比我們現下的要多二倍，又添置些糧草，足供我們一來一往的吃用。在我們回頭的當兒，我們卻要在每下搭營的地方，貯藏些東西，好給我們出去的使用。這一來，倒省却負着笨重的擔子，跑來跑去了。照這個法子，我們可以來去輕便，實際上我們有兩倍多的挑夫好用。使他們的工作，輪流替換，我們能彀快些走，並且他們也不會再有埋怨。這就是我的兩條計畫。我現在不是求你們發表對於這事的意見，因為我並不關心這個。你們既然舉我做首領，從今以後，你們以為我是對的，我便做去。」

披蒲露思說道：「我很贊成。」佛路羅勒於是向喀喇司托吩咐道：「給頭目說，我要見他，卞爾！不一會，那俄羅斯人領着一個呆頭呆腦的黑人回來。佛路羅勒說道：「奧華沙，」現在我們短少食料，更兼這些人，背着兩倍他們應當背的東西，對他們說：「我們就在這兒給他們歇歇腳，明兒我們

要出外捕些牲口。你要打發幾個小孩子，用三個當先，教他們打打草叢替我們趕起鳥獸。恁地我們卻能食得着許多的肉，一到他們休息過了，肚子也飽了，我們便慢慢兒走動。那里牲口多的，我們便在那里休息，在那里捕獵。對他們說若是他們這樣做，我們安穩達到海岸，卸下那我們所有的行裝貨色，我便加倍賞給他們。」

「哎喲喲！」勃立泊涎沫四射的說道：「加倍賞給他們！哼，佛路羅勒，爲什麼不給他們一成呢？這已算是好利錢了。」喀喇司托急喝道：「別嚷着，蠢才！」勃立泊便悶不則聲，兀自把身子扭扭捏捏，搖搖頭，像不贊成的樣子。

那黑人起初臉上堆着憤懣的顏色，挺胸立着，這會子便笑逐顏開了。他說便：「這樣我便對他們說。我想這一來，你不會再感困難了。」佛路羅勒道：「好，你如今去給他們曉得吧。」於是那黑人轉身走了。佛路羅勒接着道：「我相信我們終於能夠趕上光明的路了。」她說時帶着一種安慰的口氣。勃立泊卻嚕嚕哞哞的嚷道：「加倍賞給他們，哼！哼！」

第二天的清晨，他們動身出去捕獵，那些黑人喜的眉開眼笑，巴不得多得些肉吃。當他們拽開脚步向林子裏走進的時候，他們活潑地口裏唱着歌。佛路羅勒把他們分作三隊，每隊一個頭目，仔

細指點他們打草叢，趕牲口的當兒，怎生擺佈。旁的都跟着白人，背上鎗銃，還有一小部份留下守營。那些白人，除了愛司塔賓之外，個個提了來復鎗，他獨自一人像不大高興向佛路羅勒討個主意的模樣，執定要用矛箭行獵，好教和他所擔任的角色的打裝相配。雖則他是很有勁的捕獵好幾個星期，卻沒有殺過一頭半隻的鳥兒和獸兒，耐這個事實，兀自不能挫折他夜郎自大的心志。他做作得這般巧妙，連他自己也認真當是猿之太山，他打扮自己恁地妥貼週到。加上他本來是個化妝神手，又天生了一派好骨格，一副縹緞的面孔，和太山竟彷彿一個模子裏出來的。所以他哄自己和哄別人一般，效驗是無容疑惑的。原來挑夫的當中，也有認識大猿人的人們，現在他們也吃他的哄騙，雖然他們有點詫訝他的變態，因為在小事上頭，他沒有在意模仿太山，又在獵捕的事情上頭，他老是失敗的。

佛路羅勒赫克思的智慧，比那尋常人高過許多，深知阻撓她的同伴當無論那一個在不需要的當兒，是不大好看的，所以她便聽愛司塔賓這天早上用自己的法子捕獵，雖是有幾個旁的對於她的決斷有些不滿。佛路羅勒在那西班牙人獨自一個走了之後，問他們道：「有什麼分別呢？那機會是這樣：他使用來福鎗是不能好過他用矛箭。卜爾和狄克實實在在是我們當中惟一的好鎗



手，今兒我們捕獵的成功，卻是完全靠着他們倆哩。愛司塔賓的誇張已經拆穿，也說不定他會抖擻精神，今兒大殺一吓，讓我個祝他成功。」喀喇斯托說道：「我巴不得他斷了他的蠢牛的項頸，他已經替我們辦妥，若是攆出他，我們不更好嗎？」佛路羅勒搖搖她的頭表示反對的態度說道：「不，我們別要說或是想這樣一回事，我們爲着這件事團結一起，讓我們一輩子團結。若是你希望我們當中的一個死了，你怎見得旁的人不巴望你死呢？」喀喇司托答道：「我沒有什麼懷疑，單單除了愛司塔賓巴望我死之外，我晚上睡覺的時候，從沒有想不到那個滑賊，也許等不到天亮，給刀子我吃了。現在你替他辯護，益發使我憎惡他。起初你已經待他太軟了。」佛路羅勒說道：「我替他辯護，也不干你的事。」

他們於是着手他們的勾當，那俄羅斯人縐着眉，心窠裏藏着報復愛司塔賓的念頭，愛司塔賓呢，沒精打彩的在林子裏獵着，滿肚子也恨他的妒心。他的曖昧的心，每遇着一點感觸，便想到怎樣可以把旁的人都攆去，單單拿了那婦人和金子自己受用。他一古腦兒嫌惡他們；在每個人的身上，他總見得一個情敵和他競爭佛路羅勒的情愛，若是每一個死掉，他不但看見和他競爭那女子的情愛的人們少了一個，尤其是多了四十三千鎊的分肥，少卻一個人的叨光。他的心，完全給這樣的

思想迷戀着，那捕獵的工夫，也無心理睬了。這會子他走過一片野草縱橫的地方，剛纔踏進一塊空場閃閃作光的太陽裏，卻巧和一隊約莫五十個雄赳赳地像烏木一般顏色的戰士，面對面的撞個正着。這時愛司塔賓站着，顛崢嶸的像癱瘓一樣，一時忘掉他所表演的工夫，心中只想着他自己是個孤零零的白種人，在那野蠻的阿非利加的核心，對着一大股好勇鬪狠的土人，也許是食人者。就是這個非常沉默而停頓的時間，卻給與他一些意外的幸運，因為當他呆呆地站在他們面前出神的時候，那些華沙里人對於他靜穆而莊嚴的神態中，卻呈露他們愛戴灰石爵士平素的英姿。

『哎唷！巴文那，』其中的一個戰士走上前叫道：『真的是你，猿之太山，林子的王，我們當真你失掉了。我們，你的老實的華沙里人們，一氣找尋你，任是到如今我們那怕要犯着隕巴的危險，說不定你會冒險到那裡不攜着我們，說不定你給他們擒下了。』

那黑人，他也曾一次跟太山到過倫敦，做他的隨身使喚，會說幾句破碎不全的英語，一種的才藝，他素來自豪的。在這良好的機會中，他少不得在他的幸運較少的夥計的面前，賣弄賣弄。這個幸運給他做舌人的一回事，對於米蘭達倒覺得的確確的是一個僥倖的實情。雖則是很用勁地研究那西岸挑夫的土話，他卻是很不容易要拿來和隨便那一個談談話兒，尤其是華沙里的土話，他

是一些不懂得。佛路羅勒也曾把太山的智識灌輸他，所以他目下認他是站在一羣屬於猿人的華沙里人的面前。他一輩子沒有看見過恁地雄壯的黑人，骨格整齊，氣力強健，帶着伶俐的面孔，和培養得宜的姿勢，那進化程度，比旁的黑人高得多。幸而愛司塔賓情急智生，況且又是工夫老到的演劇家；若不然，他定要露出他的恐慌和懊惱。好一會兒，他沉默地站在他們的面前，運用他的心智，未了，他發言，認定他的生死關頭，全靠着他的裝腔做勢這一着。當他呆呆地想的時候，一道光明，鑽進那毫無顧慮的西班牙人乖巧的腦子裏。

「自從我見過你之後，」他說：「我發覺一股白人到過這個地方，希圖奪取陝巴的寶藏。我尾着他們直至找到他們的營子方休，末了我來找你們，因為他們人數很多，并且得着許多金子，因為他們已經到過陝巴了。跟着我，我們要趕走他們，拿了他們的金子來呀！」於是他回轉身望着那個剛纔離開的營子。

當他們一路望着林子的路上走着的時候，厄殊勒，那對他說夾七夾八的英語的華沙里人，靠近愛司塔賓的身邊走。在他倆的後頭，那西班牙人能够聽見其餘的戰士打着他們的土話說說談談，他簡直沒有一箇字兒懂得，而且他心裏暗想他的地位不是很危險嗎，若是有人拿華沙里的語

言和他扳談，那個太山當然一定是完全了解的。他正在聽着厄殊勒唧哩咕嚕地講。他的心像熱鍋上螞蟻一般急得要死，然而一剎那間，彷彿是神明默示一樣，他的腦子裏忽然鑽進那曾經佛路羅勒告訴過他的太山所遇着不測之事的回憶：在隕巴的金窖裏，他頭上曾吃了一棍子因而受傷，失了記憶力的那個故事。愛司塔賓怪訝他當先是否有沒有過分的出神，以致於表演上露出馬脚。那怕恁地壞，他也只好硬着頭皮哄他們一哄。他猛回頭向着厄殊勒問道：「你記起我在隕巴的金窖裏，遇到那不測的事，把我的記憶力消滅嗎？」那黑人果然答道：「是的呀，巴文拿，我很記得。」愛司塔賓說道：「我又碰着同一樣的禍事了，一顆大樹在我的路前倒下，倒的時候，一桿樹枝落在我的頭上。這卻沒有令我完全失去記憶力，但是自此以後我回想許多的往事很覺得吃力，還有旁的東西，我大約完全忘掉了，因為連你的名兒我也忘掉了。那些我的華沙里人談論我的話兒也不懂了。」厄殊勒瞧瞧他表示很憐惜的樣子。「喲，巴文拿，好不悲傷，厄殊勒的心肝呵！聞到你遇着這個禍事，無疑的這就過去了像那次一樣，并且目下，我，厄殊勒，替你做你的記性吧。」愛司塔賓道：「好呀，說給他們聽聽，好教他們明白則個，還要對他們說知我把許多旁的事情都記不起了。我現在沒有你便找不到回家的路兒，我旁的知覺也是一樣的模模糊糊亂烘烘地，但照你所講，厄殊勒，且喜

這不久便過去了，我就要回復舊時的我了。」厄殊勒道：「你的忠實的華沙里人，一定至誠無偽，希望這個時間降臨。」

當他們走近那營子的時候，米蘭達吩咐厄殊勒教他們好生在意，別要聲張，又立時停止他們在那空場的旁邊，這兒他可以探察那篷帳和圍笆的情形，守着那里的是半打黑人湊成的一小隊。

「他們一時看見我們許多人數，他們是不會反抗的，」愛司塔賓說：「讓我們把營子圍將來，恁地一得到我的命令，我們便一齊跑前，這會子你要對他們說太山帶着他的華沙里人來討還那被他們盜去的金子，但是他可以饒了他們。若是他們能夠作速離開這個地方，并且一輩子不許再來。」

若是成功時，已經算達到他的目的，那西班牙人也許很願意吩咐他的華沙里人，攻擊那些守衛營子的人們，把他殺個干淨，但是他的老奸巨猾的腦子，老早想下一條更妙的計策。他一壁廂要這些人目擊他伴着那華沙里人在一起，并要親口告訴別人說他們看見他，又把他要對其中的一個守衛所說的一番話轉告佛路羅勒和她的從人，一壁廂那華沙里人在營子裏卻可以把金子收拾一起。

當他分付厄殊勒把他的人衆分佈在營子四週的時候，愛司塔賓叫他通告他們，候他跑到那空地上，引起那些守衛的注意時，方纔可以露面。約莫有十五分鐘消耗在這樣佈置裏，末了，厄殊勒轉身走到愛司塔賓面前回話，說各事都齊備了。

「我舉手之後，你們便曉得他們認出我，那麼，你們作速前進，」愛司塔賓叮嚀了一番，便緩緩兒走進那片空場。守衛當中的一個看見他且認識他是愛司塔賓，那西班牙人再向籬笆走上幾步纔立住脚。說道：「我是猿之太山，你們的營子完全被我戰士把得水洩不通了。不許有反抗的舉動，我們方纔饒你們，」他把手一招，五十個雄壯的華沙里人從那四團綠葱葱的林子裏湧身而出。那些守衛瞧見了，免不了膽戰心驚，手忙脚亂的把鎗兒舉起。愛斯塔賓喝道：「別要發鎗，否則我們都把你們了卻。」他再搶前幾步，於是那些華沙里人合攏來，把圍籬圍箇鐵桶相似。愛司塔賓說道：「對他們說呀，厄殊勒，」那黑人便往前走上。厄殊勒說道：「我們是華沙里人。那個乃猿之太山，林子的王，我們的主人。我們是來討回那屬於太山的金子，是你們在隄巴的金窖偷去的。這一回我們姑且饒了你們，只要你們離去這個地方。并且一輩子不許再來，將這一番話對你們主人說，告訴他們太山現下看守着，并且他的華沙里人也幫同看守着。你們快把鎗兒放下。」

那些守衛巴不得恁地容易逃生，便依從厄殊勒的吩咐。過了一會，那些華沙里人，已經走進圍笆裏，受着愛司塔賓的指揮，把金子四下聚攏一垛兒。當他們呼呼喝喝的時候，愛司塔賓卻走近一個守衛的身旁，他知道那厮會說些不三不四的英語，說道：「對你的主人說，感謝太山的慈悲，爲着這次侵犯他的地方，盜取他的貨財，他只殺了一個。那個假扮太山的東西我已經殺了，我要把他的尸骸帶回給獅兒吃。對他們說太山饒恕他們希圖毒害他的罪，當他在他們的營子的時候，只要他們遵守他的條件，一輩子不許再到阿非利加洲來，不許把奧巴的祕密洩漏到外邊，太山看守着，他的華沙里人也看守着，并且沒有一個人能彀走進阿非利加，瞞得過太山。即使他們未離倫敦以前，我已經知道他們是要來的。告訴他們吧。」

不消幾分鐘的時候，那些華沙里人已經把金子堆做一垛兒，并且在那些守衛從發覺他們而生的詫訝裏未回復原狀之前，他們早向林子裏走了，隨後跟着太山，他們的主人，

午後過了許久，佛路羅勒和她的四個白人方纔行獵回來。那團團圍着張牙露齒，喜的眉開眼笑的黑人，挑的挑，負的負，一次收成十足的牲口回來。

「現今你坐着第一把椅子哩，佛路羅勒！」喀喇司托開口說道：「幸運真箇臨頭了。我們這裏

有充分的肉，可以穀上幾天食用，況且在他們的肚子裏，有了許多的肉，也應該好好的前進了。」勃立泊說道：「我方纔要說，凡事漸入佳境了。」霍樂克說道：「罪過呵，他們這樣，我要對你說，佛路羅勒是個妙人兒。」披蒲露思問道：「那些黑人鬧甚麼鬼呵？那些東西弄出什麼毛病來了呀？」他指着那現下已在眼前的圍笆，那些守衛剛從那里躡出沒頭沒腦的向着他們走來。

「猿之太山到過這裏了，」他們亂烘烘地嚷道，彷彿神魂出了竅的樣子。「他帶着他的華沙里人一千雄赳赳的戰士，雖然我們反抗，但吃他們不過，并且給他們拿金子去了。太山臨行的時候，對我們說了些尷尬的話兒。他說他已經把你們的一個膽敢自稱為猿之太山的殺了，我們不了解這話，他獨自一個走出捕獵，當你們早上出去的時候，不則一會，他帶了一千個戰士回來，并把那金子拿去，他又命令我們，和你們不准再跑到這個地方來。」勃立泊急忙問道：「什麼？什麼？」於是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把話來盤問，直待佛路羅勒壓住他們方止。她向那守衛的頭目說道：「來！且待我們回到裏面，你纔慢慢兒把那自從我們離去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她很留意聽着他口講手畫，末了又揀幾個要點反覆問了幾次，最後她遣去他，然後轉身向着她的黨羽說道：「我都明白了，太山從我們落下的迷藥的力裏醒轉過來。隨後他帶了他的華沙里人跟踪我們，拿獲愛司塔賓



把他殺死，找着這營子，將金子取去。我們了不得的幸運，若是能帶得性命逃出阿非利加洲。」

勃立泊失聲的嚷道：「啣！啣！那骯髒的東西！他拿我們的金子都偷了，我們還要自掉了二千金鎊在這宗買賣哩，啣！啣！」霍樂克罵道：「別混說，你那齷齪的猶太人，倘使沒有你和那「地戈」在這裏，也不會有這回事。他一天到晚誇張他自己捕獵的本領，卻是一些沒有做出來，你又一個人光滑滑的半辨士也要勒索，連累我們吃也沒有一點好吃，弄到我們這般地步。這裏太山找着，他把愛司塔賓攆出去，那是刮刮叫的功夫，我們打算要幹的。太壞了不把你也攆出去，我的心最要幹的，便是親手搥破你的喉嚨。」披蒲露思嚷道：「別要開玩笑罷，狄克，這個不是沒有人的錯處，照我所看到的。別要搶白罷，我們應該去做的，便是追趕太山，把燦爛的黃金奪將回來。」佛路羅勒赫克思笑着道：「我們再沒有這回巧事在世上了，我知道太山那厮，若是他孤零零的一個人，我們簡直不要和他做對手，而且現在他還帶了一股華沙里人，除了他們，此外更無旁的比他們更高強的戰士在阿非利加洲了；他們替他出力，至死方休。你姑且對奧華沙說，你要追趕太山和他的華沙里人，把金子奪回，看看能夠有多麼時候，我們有一個整個的黑奴陪伴我們。就是太山這個名字，在這些黑人剛纔出世一歲，便嵌在心坎裏，他們不久也許遇見那魔鬼。不密司得，我們迷失了，我們所有能夠做的，

便是作速離去這個地方，並且謝謝那幸運的星，若是我們想得法兒活逃出這裡。猿人會守着我們，我不應該大驚小怪，若是他在這當兒守着我們。」她的同伴四面瞧瞧，個個壞着鬼胎。戰兢兢地偷眼到林子裏。「并且他一輩子不會讓我們到曠巴去再取第二回，任是我們能夠說服我們的黑人回到那兒。」這時勃立泊已失望到極點，連哭帶嚷的道：「二千金鎊，二千金鎊！以及這套衣服，化了我二十個堅尼，我在英倫是不能再穿上的，除非要我到化裝跳舞會裏，可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到過。」

喀喇司托一向沒有做聲，只低着眉頭，瞧着地上，聽別人說話。這時他把頭一仰說道：「我們已經把金子失掉了，并且在我們未到英倫之前，那二千金鎊的餘數，我們好歹要花費的；換一句話，我們的工作是個完全失敗。你們一班人也許回去落魄，我卻不然。在阿非利加除了曠巴的金子外，還有旁的東西，而且當我們離去這個地方，那是沒有理由的，爲什麼不拿些東西能夠補償我們的時間和投資呢。」披蒲露思問道：「你是什麼意思？」喀喇司托道：「我費了許多時光和奧華沙扳談，想學學他們的土話，這一來，倒不料探得一樁不幸中的大幸的事情。簡單的說若是我們團結一起，大可以覓一大宗意外的錢財，走出阿非利加洲。在我個人，我仍然沒有放棄那曠巴的金子，我們失

掉的東西已經失掉了，但是從那兒來的地方，還有許多餘下來，並且總有一天待這事平靜之後，我要回去拿我的分頭。」佛路羅勒問道：「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喀喇司托說道：「這裡過去，有一小股阿拉伯人，劫取奴隸和象牙。奧華沙知道他們在那兒行事，而且大本營也在那兒。那兒他們人數不多，況且他們的黑人完全是奴隸，一會子便可以把他們引誘過來。現在我的意思是這樣：我們有充分的人數，可以壓制他們，並且把他們的象牙搶過來，若是我們能夠使他們的奴隸幫助我們，我們並不要那些奴隸。我們要了他們，也做不出一點事來，所以我們可以答應幫助他們恢復自由，并讓奧華沙和他的黨羽也得象牙的一份。」佛路羅勒問道：「你怎知的奧華沙會幫你的忙？」喀喇司托答道：「那意思是從他們自己表示出來的。」披蒲露思說道：「這是很中聽的，我不會怕撲個空的。」於是其餘的人，也輪流做着贊成他的計劃的手勢。

## 第十一回 異香

當太山負着那死的布堅尼離去高孟堅尼的村子時，他拽開脚步，向那從山谷邊際見過的屋

宇那方向走着，一種好奇心，征服了他的天然的懼怕野獸的心。他在空中如飛鳥的一般走過，那蕩漾着他的鼻子裏的氣味，告訴他將次走近那布堅尼的本土了。攪雜在那些猩猩人的氣味當中，乃高孟堅尼的氣味，和燒熟的肉的嗅味；還有一種彷彿是濃烈的香氣，猿人只想到是焚着的香煙，雖然這樣的一種濃香，不見得會從那布堅尼的住處噴出來，但是從那所大廈裏吹出來，也說不定。這座屋宇，一定是人類所手築的，而且其中也許有人兀自住着，雖然在那侵入他鼻子的複雜的氣味中間，他並沒有嗅着那白人氣味。

當他從那愈來愈厚的氣味之中，覺到他是漸行漸近那布堅尼的時候。太山背着重負，一跳跳到樹叢裏，這樣他可以較妥當的立着，不致給人看見，而且這會子，從前面的簇葉裏，他看見一派高牆，高牆之外，一垛怪異而神祕的建築物的外線，示人以另一世界的建築物的外線，恁的不着半點塵俗的氣概。那布堅尼的嗅氣，和那香煙的馥郁，雜了一些兒紐麻，那獅兒的氣味，便是在那高牆之外一陣陣的吹來。那林子拓去有五十步的空地，隔絕那圍繞屋宇的牆垣；所以牆頭沒有倒掛的樹枝。太山只得逼的很近，同時卻要被簇葉安安穩穩不致有礙的遮蔽叢。他擇了一處離地很高的地方，可以容他在牆頭望過去。

在圍牆內的屋宇是非常的宏壯，那不相同的部份，分明是在幾個時期建築的，各有各的形式，絕無一定的格局，簡直沒有兩處是相同的。那座屋宇，起在一面人工造成的約莫有十尺高低的石階上，四面一派凋零的花剛石牆繚繞着，一砌廣闊的石磴引到在下的平地。屋宇的週圍，長了許多的灌木和樹兒，有的樹像是很古的，還有一座宏壯的瞭望樓，差不多完全給常春藤覆着，那座屋宇，最令人注目的，是許多野蠻的裝飾。晶瑩的花剛石造成的屋宇，滿鑲了黃金和鑽石；閃閃爍爍的寶石，萬萬千千從那屋宇的正面，尖塔的頂上，放射牠的光芒。

圍牆之內，一大部份被那屋子佔着。屋宇所立的台階之上，分作小徑，花圃，短樹，和拿來當點綴品用的大樹；其餘在下的地方，爲太山眼綫所及的，彷彿是菜園。在園子裏和台街上有許多赤膊的黑人，彷彿和他放下拉煙的那個村裏的黑人們一個模樣兒。那裏男男女女都有，他們大約是擔負圍牆內種種的任務，中間有幾個猩猩模樣的動物，就是太山在村裏殺死的一樣，她們卻沒有工作，像專門監督那些黑人作工的樣子，他們待那黑人非常威武，並且十分殘酷。這些猩猩人，全身帶着濃密的裝飾，像那在猿人背後，靠在樹枝上的尸身所有的一般。

太山正興致地瞧着下面的時，兩個布堅尼，從那甬道跑出來，一座偉大的門口，約有三十尺的

開闊，十五尺的高。牠們扎着頭布，插了長而白的羽翎。他們走出，便在甬道的兩旁立着，并把手掌合做個杯兒一樣，套在唇上，發出一種連續的叫聲，與那喇叭的聲音很相似。一霎時，那些黑人丟下工作，急急忙忙地跑到那從台階上到園的石磴的脚下。這兒他們排成兩行，立在石磴的兩旁，那些布堅尼，也排成兩行立在從甬道到石磴的台階的兩邊，成功了一條活的禮拜堂道廊路。一會兒，由那座屋宇裏發出第二次的喇叭似的叫喊，不多時太山看見爲首的一排儀仗湧出。當先的四個布堅尼平排走着，每人頭上戴着一種華麗的羽毛，手裏拿了一根粗的木棍，挺直的舉在面前。他們的背後，跟着兩個喇叭手，喇叭手的背後，二十步的路一隻龐大的黑鬃的獅兒，被四個強壯的黑人牽着緩緩而行，每旁兩個拿了彷彿金練樣子的東西，一直連綴到那獸的頸子上光豔奪目的鑽石項圈上。獅兒的背後，更有二十個布堅尼，四個一排的踏着步的走，這些人拿了札槍，牠們用着保護那獅兒，免受人民的攻擊，或是保護那些人民，免吃那獅兒咬，太山卻沒有明白這用意。

那些排列在大門到石磴的路上，兩旁的布堅尼的態度，表示極端的恭敬，因爲他們彎着腰鞠了深深的鞠躬，在那紐麻經過他們兩行當中的當兒。等到那獸到了那石磴的頂級，那隊人收住脚步，霎時間那排列在下的，高孟堅尼個個仆在地上，額角承在地面，紐麻，分明是一頭老獅，用王公的

姿勢立着端詳了一番，那些俯伏在他跟前的人類。他的惡毒的眼睛，灼灼地發光，同時他做出一種野蠻的嘴臉，露出他的獠牙，而且他的深廣的肺部，發作一種凶多吉少的聲音，那些高孟堅尼聽到這種聲音，便抖顫在至誠無偽的恐慌之中。猿人縐着眉頭的想，他一輩子沒有眼見過這樣顯著的。一種人類卑屈在野獸之前的景況。過了一會兒，那隊人繼續他們的進行，從石磴落下，并轉向右面的一條穿過園子的路兒。走完之後，那些高孟堅尼和布尼堅方纔站起身，回復他們被間斷的工作。太山仍舊在暗裏窺伺他們，希望找出那樣希奇怪誕的情形的某種見解。那獅兒和牠的侍從，已經轉過宮殿遠處的牆角，倏然不見了。牠是什麼呢？對於那些民衆，對於那些怪物他代表的什麼呢？怎麼種類的階級，顛倒錯亂到這般田地呢？這些人類，排在半獸之下，總而言之，從那加於牠身上的恭敬之中，立着一隻粹純的野獸，一隻野獸，食人的野獸。

他被他的思想和觀察佔據了約十五分鐘的光景，隨着紐麻在宮殿東頭盡處轉灣不見了之後，這當兒他的注意，被那別的尖銳的喇叭叫喊的聲音移轉到那座建築物對方的尾閭。他把眼睛依着那方向一轉，又見那隊人向那石磴走着，那石磴就是他們頭裏經過到園子的。當時那尖銳的叫喊的聲音響到他們的耳鼓裏，那些高孟堅尼和布尼堅立時回復他們先前的地位，由石磴的脚

下，直到宮殿的大門，於是又一次的敬禮那紐麻，在牠大模大樣的走進宮殿的當兒。

猿之太山抓抓他的亂七八糟的捲髮，但是他終於搖了搖頭，表示失敗的態度，他不能覓找出他所眼見着的無論怎樣的一種見解。但是他的好奇心，益發興奮，所以他決意更進一步，考察那宮殿和其四週的地方，然後繼續他的功夫，找尋一條出山谷的路兒。

放下那布堅尼的尸身，在他原來藏匿牠的所在，他着手慢慢兒繞着那座屋宇，這一來，他可以從那團圍着的樹林的簇葉的中間，四方八面的考查一切。他見那建築物面面都是軒昂壯嚴，那園子四週，完全把屋宇圍過，只有在宮殿西南的一邊，用作畜牧的場所，裏面養了許多的山羊和一大羣的雞。在這一面，也有好幾百個搖擺着的蜂巢式的木屋子，像他在那高孟堅尼的本村裏看見的一個樣子。這些屋子，他揣度是那些黑人居住的地方，他們是幹那和宮殿有關係而下賤的工作的。

那巍峨的花剛石的牆壁，拱衛着那裏面的一切，只有一扇孤單的門通出入，那扇門是在宮殿東面的盡頭對過開着的。這門很大，而工程也很繁瑣，像是建築來抵禦那衆多而武裝齊備的軍隊的攻擊。牠的形勢，非常堅固，所以猿人不由的涉想那扇門定是造着保護內部，抵抗那備有重大的



轟城用的霹靂車的軍隊，這樣的兵力，在過去的時候存在這裏四週的地方，像是不會有的事。於是太山猜度那派牆和那扇門是在懸想不到的古時，一定無疑的在那阿蘭斯人的已經爲人所遺忘的時代開始有的，或者也許是建築來保護那造鑽石宮的人們，抗拒那來自阿蘭德司從事於奧巴金鑛與開拓中央阿非利加的帶有精良器械的兵力。

這會子那牆壁，那門兒，和宮殿的本身，處處表示差不多入於無可徵信的年代，可是處處修理得非常整潔，所以分明是仍舊住着有理性而智慧的動物；況且在向南的一面，太山看見一座簇新的瞭望樓，正在建築中。這兒一羣黑人，都在布堅尼指揮之下，正在修削花剛石的石塊，并堆疊起來。

太山一向站在靠近東邊那扇門的一顆樹上，窺伺那在古舊的門拱之下的宮殿的地方，來來往往的人物，正在出神時，一長隊的強壯的高孟堅尼從林子裏走出，鑽入那圍地之內。他們每四個人擡着一塊未經彫琢的花剛石；兩個或是三個布堅尼，押着一長排的挑夫；他們的前後，各有一小队黑色的戰士，攜帶了戰斧和槍矛的武裝。那些黑色的挑夫的面貌和態度，以及那些布堅尼，照猿人眼裏看去，彷彿是一隊騾兒，在騾夫的驅策之下走着牠們半死半活的路兒。若是一個落後，牠便吃那槍矛的尖兒的滋味。全世界上尋常待遇負重的獸類，也沒有比那樣更殘酷的；可是那些黑人

的面貌，表示出來反對和抵抗的樣子，也不能比較一長隊負重的騾兒面上的樣子，多深刻一些；實際上，他們是啞的，受人作踐的畜牲。

過了一會，又一隊從林子裏鑽出，向宮殿走去。這一隊，足有五十個武裝的布堅尼，和兩倍黑色的戰士，帶了札槍和戰斧。這些武裝的動物，團團圍着四個膂力過人的挑夫，挑着一張昇牀，牀上牢縛着一個鏤花的箱子，大約二尺闊，四尺長；那高度約莫有二尺左右。箱子的本身，是一種久經風雨侵蝕黑暗的木材，外面用了像處女金的縵帶和棱角籠罩着，金帶上嵌了許多的鑽石。箱子裏面載的什麼東西，太山自然看不出，但也一望而知是非常貴重的，只要看牠們小心翼翼的四週保護着，便可想像而得了。那箱子一直昇到那宮殿東北的一角高大宏偉，被常春藤蓋着的望樓裏。

當這不致被人發覺的機會，太山縱身跳到那林子裏，繼續由樹下走着，一直到他先前把布堅尼的尸身放下的地方，把尸身舉起放在肩膀上，走到一處貼近東門的路經的地方，觀個空兒，把那尸身丟在那靠近大門的所在。太山想道：「如今叫他們猜猜，是誰殺死他們的同伴，若是他們能夠。」

太山於是向着東南那一邊走着。不久，行近一座大山，那座山的位置，在鑽石宮的山谷背後。他

走時時常抄着小路，避過那些土人的鄉村，還要提防給那一簇簇在林子裏走動着的布堅尼看見。將近天黑的時候，他走過山外，又看見對面一座嶒峻的花剛石山，那峭拔的峯巒聳立在一片樹林之上。正在他的面前，有一條痕跡宛然的路徑，直通到一個山峽，再彎彎曲曲的直上那山頂。他四面瞧瞧，覺得沒有妨礙，便從樹上跳下，借着路旁那些灌木做掩身，悄悄的向着那山走去。有許多的路，他繞道在濃密的林子穿過，因為那路上時刻有那些高孟堅尼和布堅尼踪跡，他們有的一隊隊的空着手，有的卻挑着花剛石。當他走進那山較深的時候，那叢林盡處，卻盡是些矮短的樹木；在這兒行走，比較來得便當；但是被人發覺的危險，也比較的更大。不過無論怎樣，那稟賦於太山樹林裏的技術，足以使他隱避自如；若是換上旁人，少不得要給敵人看破了。在山上的半中，經過一處狹窄的山崖，不到二十尺的寬度，乃由結實的花剛石裂成的。這兒什麼迴避的地方也沒有，猿人心裏想，若是走進，定要給人看見的。他四面瞧了瞧，知道若是輕輕轉一個灣兒，他便能夠走到山崖的絕處，那裏在雜亂的花剛石塊，和發育不全的小樹中，他知道是可以隱匿的，并且也許得到那面的路，一個較為清晰的狀況。

他的計算很不錯，因為當他走了不久時候，便瞧見一處露空的山凹，上面有許多洞口，這些洞

口，照太山的推測，除了是隧道的洞口外，便想不到是旁的東西了。許多簡陋的木梯有些靠在洞口之外，有些靠近岩底的洞口，垂着打了疙瘩的繩子，直拖到地面。從這些洞裏，時常鑽出負着小包泥土的人們，他們把那些泥土都放在一堆裏，在那流過那山峽的小溪的旁邊。這裏還有別的黑人，受着布堅尼的監督，正在淘洗渣滓。但是他們所希望的，和他們找尋的，太山卻絕不知道。

在小溪旁邊，許多黑人，正在山上從事採掘花剛石。那山已經經過同樣的操削，成了一列列的岩壁，從水窪的地面，一直伸至山頂。這裏赤着膊的黑人，在那野蠻的布堅尼監督之下，用着粗笨的傢伙工作着。他們的工作，顯然是很勤勞，但是他們在洞口裏拿出來些什麼東西，太山卻不能斷定，雖然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是金子。

幾分鐘的觀察，使太山發覺他從林子裏來的路，便是在這個小小的絕路告終了。他於是打算找一條直上的路，希望達到一處經過那派連山的所在。那天餘下的時候，和第二天差不多全天的功夫，他專心向這一個方向進行，結果卻沒有尋到一條出路。他又在水窪的東邊和南邊，進行他的觀察，但是得到同樣令人心灰的結果。末了，他只得迴身向着那林子走，希望和拉姪找出一條穿過奧巴那山谷的出路，在夜色已經降落之後。

那太陽剛剛升上，太山走到拉姪留下的土人的村裏，他的眼睛瞧一瞧那村，他立時覺到有了亂子了，因為不特那扇門是大大的張開，而且木柵的裏面，並不見一些活動的氣象，尤其是那些懸空的屋子，也沒有動彈，若是分明是沒人住在裏面了。太山暗中提防着埋伏，仔細打量了一下，方纔降落村裏。他的詳詳細細的觀察一過，這是很明白的，那村已經至少荒廢二十四個小時了。他即刻走到那拉姪藏身的屋子，急忙爬上繩子，把內部看了一番，內中卻已空空洞洞，沒有女高僧的影子了。他於是跳到地下，重行澈底的調查，希望尋出一些兒關於那居民和拉姪的命運的線索。他曾經察視過好幾處屋子的內部，在這當兒，他的銳利的眼睛，覺得一間距離頗遠的懸空的屋子，微微地搖動。他急忙跑過那中間的空地，當他走近那屋子的時候，他看見那門口沒有繩子吊下。他在下面立着，抬起他的面孔向着那洞子，從這兒只有那屋頂是可以望見的，餘外沒有東西可以瞧見了。他於是叫喊道：『高孟堅尼，這是我，猿之太山。且到這洞口告訴我，你們和我的同伴出了什麼？這個人是我置在你們的戰士保護之下的。』但是那裏沒有回答，太山又叫了一回，因為他確定屋子裏是有人藏着的。後來他喊道：『下來呀，否則我走上來拿你了。』裏面兀自沒有回答。一種猶笑掠過猿人的嘴唇，當他從刀鞘掣出那口刀放在牙齒中間的時候。隨後他用一個貓兒跌撲的姿勢，向那洞

口一跳，握着那邊緣，鑽入那屋子的裏面。起先他卻預料必有抵抗，這時並沒遇見。在這個慘暗的屋子裏，他辨出一束的樹葉和草堆，靠在屋子的壁上。他跑到這兒，把草葉丟在一邊，即時露出一個麤頭散髮，抖顫的婦人。他揪住她的胳膊，擠她坐地。問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呀？村人在那兒？我的同伴在那兒？」她顫着說道：「別要殺我！別要殺我！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罪。」太山道：「我不殺你，只要你告訴我實在，你便沒事。」那婦人道：「那布堅尼已經把他們帶走了，在你到這兒的一天，當那太陽沉下的時候，他們跑來，並且十二分的憤怒，因為他們發見他們同伴的尸骸在鑽石宮的門外。他們知道他是來過這村裏的，並且自從他離去那宮殿之後，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是活着。末了他們跑來恫嚇和纏繞我們，直到那戰士終於把這件事的真相和盤托出。我匿着，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找不着我。但是後來他們去了，把其餘的人也一古腦兒帶去；並且帶了你的同伴。他們是一輩子不會回來的。」太山道：「你的意思，那些布堅尼會殺他們麼？」她答道：「是的呀，他們要盡殺卻他們的。」

現在是孤單了，並且免除了拉婭的束縛了，太山大可以優游的在黑夜裏走他的路，穿過隴巴的山谷，走到那界外安全的地方了。但是，這樣思想，從沒有鑽進他的腦子裏。感恩和忠義，是猿人顯

著的特質。拉婭曾經從她的民衆的狂妄與奸險之中救過他。而且爲着維護他而放棄她最寶貴的一切，權力和地位，和平與安全。她曾經爲着他而置身於危險，而成爲她自己國家的被棄者。所以太山自己覺得絕不容放棄自己一種應負的責任，他定要知道她是否存在，若是她存在，他定用種種的力量恢復她的自由，使他逃出這個山谷的危險之外。

太山在宮殿外的地方，化了一天的功夫在那兒盤算，等候一個能夠走到而不爲覺察的機會，但是這個他看來是不會成功的，既然那兒沒有一會兒是不見有高孟堅尼和布堅尼在外面的園子裏。但是到了天色將次要黑的時候，那東邊的大門開了，那屋子裏和宮殿裏的人都跑到圍牆之內，外面也沒有留下一個更夫，這麼樣的一回事，分明是表示那些布堅尼不會打算到提防有襲擊的。那些高孟堅尼的屈服，也很明顯的了。

當世界已經黑闇的時候，太山走近那扇門，把他的一根草繩的端兒，掛在那門柱頂上的一只雕刻的獅身上，急急的猱上牆頭，又從牆頭輕輕的一跳，便跳到下面的園子裏。須預備一條快當的路，若是碰着拉婭的話；他把那重笨的門兒開了鎖，大大的打開。末了他偷偷摸摸的向那東邊滿覆着常春藤的望樓躡過去，那個地方，便是他化了一天的調查，方才擇定算是最容易走到宮殿裏的

路。他的計劃的成功，大多數靠着那古老的常春藤，那些藤差不多長到那樓頂，使他十二分的安慰。他覺得牠很容易支持他的重量。

在離地很高，接近那望樓頂的地方，他從那圍繞宮殿的樹林裏，看見一處洞開着的窗子，這個窗子，和在宮殿裏這一面其餘的窗子不同，是沒有鐵欄的。暗淡的光綫，從望樓上幾個窗子射上，彷彿和宮殿別處的窗子一樣。太山仔細的爬上上面沒有鐵欄的窗子，當他爬到那窗子，小心翼翼地把眼睛抬到那窗檻之上的時候，他很快活的看見窗子是開在一間沒有火光的房屋間。但是房間的裏面，被黑闇籠罩了，所以他不能夠看見裏面的些甚麼東西。他悄悄地移身到那窗門檻上，輕輕的爬入那個房間。在黑闇裏摸索，他仔細在房間裏走了幾回，覺得那室裏放着一張雕刻的特別式的牀，一張桌子，一對長櫈，那張牀上，鋪着織組材料的東西，覆在那柔軟的製煉過的羊皮和豹皮上。

他走進的窗子的對面，是一扇閉着的門，他把這扇門悄悄的推動，在一列狹窄的門縫裏，他望見外面一派光綫，暗澹的走廊，或是一條圓形的甬道，這地的中央，有個洞口，大約有四尺長的直徑，這洞的當中，插着一條筆挺挺的木桿，一直到那上面的天花板的同一樣的洞口裏。那根木桿，每距



離一尺的地方，縛着一根橫木，表示得非常的顯明是一張原始時的梯子，用以聯絡那望樓上下層的交通的。另外有三條直立的柱，排列在地板上的洞口，支持上面的天花板。在那圓形孔道之外的四週，還有旁的門兒，彷彿和在他站在的房間的洞口是一個式樣。

除了自身之外，也沒有聽見旁的聲響，也沒有看見旁的形迹，太山把那扇門慢慢兒推開，走進游廊。他的鼻子這時忽然嗅到前幾天在宮殿邊聞到的濃烈的香氣。但是在望樓的內部，這香氣更要厲害的多，實際上把其餘的氣味遮蓋了，致使猿人找尋拉姬時，感遇一種幾乎要絕望的阻力。

猿人的自信力是不會達到誇張的程度的。他知道他的能力有限，知道他不能覈有些少，或竟沒有機會抵抗，假使給幾個布堅尼如其他在宮殿裏給他們發見。這個地方，他們是什麼都熟悉，他是什麼都陌生的。在他的背後，是那開着的窗子，沉沉的林子的黑夜和自由。在他之前呢，危險，預約的失敗；而且很接近的是死。他取那一樣呢？好一會兒，他站着默想了一回，末了，抬起他的頭，聳了聳他的肩膀，他把他的黑漆的蜷髮，很大意的樣子搖了幾搖，大着膽子踏進那最近的一個門口。一個個的房間他已經搜查過，等到他走完那圈子，拉姬的影踪，依然沒有一些線索。他看見奇奇怪怪的傢私，地毯和幕幔之類，鑽石與黃金的裝飾品，又在一間光影朦朧的室裏，他遇着一個睡覺的布堅

尼。但是猿人的行動，是這般的沉定，所以那睡覺的人，兀自繼續做他的夢，甚至太山完全繞過他的臥牀，又在距離不遠的所在，觀看一間帷幙深垂的密室，他依舊沒有覺着。

這一層的週圍已經看過了，太山決意先從上層做起，末後再回轉來，查察那在下一層。按照他這個計劃，於是他走上那古怪的梯子。他走過三處梯頂方纔到那望樓最上的一層。每層有一排門圍繞着，所有的門，都是關閉着的，而每層都燃着昏昏欲睡的燈火，淺的底的金子打成的碗兒，盛着像是油脂的東西，當中浮起一根像麻的燈心。

在上的一層，只有三扇門，而且都是閉着的。這遊廊的天花板，便是那望樓穹形的屋頂，這兒的當中，還有一個圓的洞口，那梯子一直穿過那洞口，而入於那在上的昏昧的中間。

當太山推開那距離他最近的門兒的時候，那門鉸鏈軋軋的，發出直到如今由於他的偵察的結果，而生的第一次的聲響。在他面前的房間的內部，是沒有燈光的，當太山在那門鉸鏈軋軋價響後，站在進出的地方，像偶像的在沉默之中的時候，他霎時間感覺到動彈，屬於一種聲音的最薄弱的影子，在他的背後。猛然的回頭，他看見一個人兒模樣，站在那梯頂對面的一個開着的門口裏。

## 第十二回 金磚

愛司塔賓米蘭達表演猿之太山的人物，以那華沙里人爲他的戰士，沒有到二十四個小時，他覺悟到即使借着他假裝着受傷的腦子所給與他的伎倆，若是一直繼續哄騙，倒是一個十二分困難的事情。第一個原因，厄殊勒對於那個僅僅從一般敵人手裏取了金子，遮遮掩掩地避着他們的意思，似乎不十二分快活。他的同伴的戰士，對於這個計劃，也與厄殊勒同一的不滿意。就事實論，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打擊，能夠變了他們的猿之太山成爲一個怕死鬼。但是避開那些西岸的黑人，和一般毫無經驗的白人，看來是除了怕死之外，並沒有旁的了。

爲着種種緣故，那天的下午，便發作了一樁事情，終於拆穿那西班牙人是自騙而並且騙人的僑裝着什麼角色。

這個時候，他們正走着一處空蕩的林子。那些矮樹並不特別的濃密，那些大樹間的距離頗遠。正在這當兒，突如其來的，一隻犀牛襲擊他們。那些華沙里人少不得謾了一跳，看見猿之太山抽身

走到那最近的一顆樹，當他一眼瞧着那張牙舞爪的婆塔的時候。在他手忙腳亂的中間，愛司塔賓東歪西倒，他跑到那樹跟前，並不爽快地逃上那較低的樹枝，他卻屈着雙腳抱着那樹身，彷彿像一個學生爬那電報桿一樣，只有不住的滑溜，跌反在地上。

在這個當兒，婆塔開始牠的襲擊，不是靠着那嗅覺，或是聽覺，只靠那眼力，可是牠的眼力是極端薄弱的，所以給其中的一個華沙里人，誘向別的方向去了。牠一覺失去了目的物，便又躡到別處去了。

當愛司塔賓最後爬起身，看見那犀牛已經遠去的時候，他看見一個排成半圓形圈子的雄壯的黑人圍着他；他們的面上，露出憐惜而愁懣的容貌，中間未免攪了一些鄙屑的色彩。那西班牙人見得他謊到實際上入於不可挽回的謊謬，他只得很頹喪地提起他能夠掩飾的惟一的假話道：「我可憐的頭呵」他說着，用雙掌揪住他的額角。厄殊勒說道：「那打擊是落在你「頭上」的呀，巴文拿！然而你的忠實的華沙里人，以為他們的主人的心，是不知有懼怕的。」

愛司塔賓沒有回答，而在沉默之中，重趕着他們的路。他們繼續的在沉默裏直到在天黑已前，你們在一處瀑布下的一條河的岸旁，豎起他們的營帳。在這天的下午，愛司塔賓想出一條計策，擺

脫那個難題，在他們立營未久，他便吩咐那華沙里人把金子掩埋。他說道：「我們就在這裏放下牠吧，明兒我們須起程趕那些偷兒，因為我決意懲戒他們。使他們永遠不敢再走到太山的林子裏。只爲着我的頭受了傷，所以阻止我殺死他們。」

這樣的態度，令他們好過一些，他們開始看見一綫的希望。再一回的猿之太山變作泰山了。這一來他們大家都歡天喜地，興高彩烈。第二天的早上，出發追尋那些英吉利人的營子，而且依着厄殊勒的乖覺的主意，他們抄出林子，兜截那英吉利人，必須經過的路線，那末，到了晚上，他們恰巧扎營的時候，就可以趕着。在未有趕到他們以前許多時，他們已經嗅着那炊火的煙氣，并聽見那些西岸挑夫的唱歌和喧嚷的聲音了。

末了，愛司塔賓聚攏那些華沙里人，團團圍着他。「我的孩兒們呵！」他打着英語向厄殊勒說：「那些外人跑到這裏污蔑太山。在太山的身上，生了一個仇恨。走開罷，讓我獨自一人用我自己的法子，責罰我的仇人罷。回家去罷，金子便留在這裏，因為許久我才用得着牠咧。」

那些華沙里人，垂頭喪氣，像冷水澆背一般，因為這個新法兒并不完全迎合他們的意思，他們的意思，打算把西岸的黑人殺個快活。但是凡是他們的大巴文拿，太山跟前，他們從沒有缺乏顯

著的服從。在愛司塔賓宣布他的意思之後，一會兒，他們靜默地站着，心裏搖搖不定地。末了，他們終於打着華沙里的話兒開始交頭接耳的說話。他們說的什麼，那西班牙人沒有知道，但顯然是作躑着厄殊勒，在這個當兒，厄殊勒回轉身對着他。「唉，巴文拿！我們怎樣能夠回家到琴痕夫人面前，對她說我們掉下你受着傷，獨自一人抵擋那白人和他們的衛隊的來福鎗呢？倘使你是從前的你，我們也用不着替你擔憂，但是自從那損傷到你的頭上來，你是不像從前了，我們怕讓你獨自一個在林子裏。讓你的忠實的華沙里人，懲戒那些人，事完之後，我們把你平安地送到家裏，這里你可以祛除你所染的病了。」

那西班牙人笑了一笑。「我通好了，」他說：「我獨自一人比我帶着你們不會有多麼危險」這個他知道，比他們更要知道，不過是一種事實的和平陳述。「你們要服從我的意旨，」他很嚴肅地繼續說。作速從你們來時的路回去。你們至少須走了二哩的路之後，方才可以扎營過夜，一到早上，再起行回家，別做聲，我別要他們知道我是在這里，別打攪我，我是沒有錯的，大概我會趕過你們的頭去罷！」

愁默默地那些華沙里人，掉轉身來，依着原路，不一會兒，便無聲無嗅的完全去了，

愛司塔賓安慰地嘆了一聲，轉向他自己黨羽的營帳。生怕突然驚覺他們，是會引起那些衛隊一排的鎗彈，他嘴裏嚙嚙地做着聲，然後等到走近的時候，高聲的叫着道：「這是太山，」那個首先看見的黑人喊道：「現在我們真個都要死了。」愛司塔賓看見在那挑夫和守衛的中間，那勃發的混亂，他看見那守衛忙取了他們的來復鎗，并且縮縮瑟瑟地正想撥動那鎗機。他急忙高叫道：「這是我，愛司塔賓米蘭達，佛路羅勒，佛路羅勒，教那些蠢才來復鎗放在一邊。」

那些白人，也是站着瞧着他。聽見他的聽音，佛路羅勒向着那些黑人道：「這是不差，這不是太山，放下你們的鎗罷。」

愛司塔賓走進那帳子，笑着說道：「我在這里。」喀喇司托道：「我們當着你死了，那些人有的說太山已經殺了你了。」愛司塔賓說道：「他拿着我，但是你可以明白他并不殺我。我以為他要，但他並沒有，并且後來他放我在林子裏。他也許想到我是不能夠活着，又以為不必拿我的血，也能夠一樣穩當的達到他的目的。」披蒲露思說道：「我們一定認識你，你已經死了，不錯，若是你孤零地留在林子裏，這許久你餓也餓死了。」

愛司塔賓沒有回答那妙話，并且掉轉身向着佛路羅勒問道：「你不喜歡看見我嗎，佛路羅

勒？」那女人聳着她的肩膀答道：「有什麼分別？我們這次遠行的失敗，他們以為大概是要埋怨你的。」她向着旁的白人的方面點點頭。

那西班牙人縐着眉頭，他們沒有一個十分理睬他，他並不顧及旁的人，但他希望佛路羅勒會表示多少的同情，對於他的回來。若是她已經知道他心中的意思，她定許見着他快活多多，并且特要表示一種的親熱，但她那里知道，她那里知道愛司塔賓米蘭達曾經把金子收藏在那里，他可以明兒去起牠。他本來的心思，是想叫她擺脫他們，那末，他倆可以回轉來提回那些寶貝。怎奈現下他是受了戟刺和觸怒了，沒有一個會得着一個先令。他要等待他們離了阿非利加洲之後，他方才回來，一古腦兒一個人拿了。只有惟一可慮的，便是那些華沙里人，知道金子掩藏的所在。尤其是遲早，他們終需與太山回頭拿去。這個他的打算的弱點，是必需加以補救的；而補救的話，便是必需求人幫忙，這個就是邀旁人分肥的意義，但是和那個分肥呢？

表面上看他的同伴金睛大眼，他只裝聾作啞假意看不見，捱身走入他們的中間。他知道他們分明是不喜歡他，但是爲着什麼他是沒有知道，因爲他沒有聽過喀喇司托和阿華沙同謀劫取那象牙賊的贓物的計劃，所以他們反對他的出場的主要原因，就是恐怕他們要逼着分贓與他。這是



喀喇司托首先說出，除了愛司塔賓之外，大家心中默契的話。

「米蘭達，」他說，這是我們大家的公意，說你和勃立泊是大大的負着我們的勾當的失敗的責任。我們不是和你尋仇，我不過說出這倒是個事實。但是自從你走了之後，我們想着一個法子，在阿非到加洲拿點東西，倒可以補償補償我們損失金子的一部分。我們已經仔細思量過，并擺佈好我們的計劃。我們不要你相幫，但也並不反對你和我們一起走，若是你要的話。但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白，我們得着的東西，你不得沾潤。那西班牙人笑了一笑，故意做着個不管閒事的樣子說道：「這是十二分的妥當，我并不希望向你們索取一些兒。」他的眼睛裏微笑着，當他想及那多過四分之一百萬磅的金子，這是他總有一天搬離阿非利加洲去獨自一個受用。對於愛司塔賓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默許的態度，他們大大的安慰，并且立時間那緊張的空氣和緩下來了。披蒲露思說道：「你是個好漢，愛司塔賓！我一向的說話是不錯的，說你是要幹那些正當的事的，并且我要說我是非常的快活，看見你回來，平安康健。」勃立泊說道：「是的呀，約翰他覺得很不好，他睡覺也是哭着，不是呀，約翰？」披蒲露思喧嚷道：「可別要混說，勃立泊。」說時眼睜睜地釘着那猶太人。勃立泊說道：「我不是瞎說，」他看見那長大的英吉利人動了怒，連忙的回答說：「我們大家當然是不快

活聽見愛司塔賓遭了人的毒手，但是看見他回來，大家就安心了。」霍萊克也插嘴道：「況且那賊兒他一點也不要咧，」愛司塔賓說道：「別要愁，若是我能够回倫敦去，那就快活夠了。我飽嘗過那阿非利加洲的滋味了，這一生也夠算了。」

這天晚上，在他能夠入睡之前，那西班牙人眼澄澄地約有一二個鐘點，打算一個法子，好把那金子絕對的屬於自己，也不怕那華沙里人後來會移去牠。他知道他能夠很容易地找出那藏着金子的地方，把那些金子移到左近旁的去處，只須他能夠立刻跟着那天厄殊勒帶引他的路兒，并且他要能夠獨自一個去，以防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人認識那金子埋掩的新地方。但是他也是一樣的知道他是再不能由海岸回來找出那些金子，他藏在什麼地方。這句話就是他必須給別人同享他的意思，一個熟悉那地方情形，能夠在任何時間，在任何方向，再找出那地方的人，但是這里那一個是他可以信任的呢？他的心裏，仔細打量他們那般守衛的人，於是他的心，不住的轉到單一個人身上。阿華沙，他沒有相信那老奸巨滑的老實。但是除了他，此外實難其選，所以最後他不得已的決定他必須與那黑人享受他的祕密，他見得有利可圖，那怕他不仔細，若是拿面子壓他是不行的。他可以十二分的酬勞那厮，使他富厚，過於他的最狂妄的夢想，況且錢財還未到手，他卻不妨做個人

情。這一來，他便夢着那金子，價值在四分之一一百萬金磅之間，可以在世界上繁華都市裏混混咧。

第二天早上，在他們吃早餐的時候，愛司塔賓特地的說他前日曾經走過一大羣的羚羊在他們營子不遠的地方，說他要帶四五個人捕獵些少的東西，晚上回來和他們在營子裏相斃。沒有一個人提起任何的反對，這個理由，大概是他們假定他狩獵愈多，離開那些守衛愈遠，他的被殺的機會也愈大，這個意外，他們沒有一個會埋怨的，因為他們的心中沒有喜歡他，也沒有相信他。末後他說：『我就選奧華沙去罷，他是其中的最伶俐的獵人，并任他挑選五六個人。』但是等到他邀請奧華沙，奧華沙對於狩獵卻加以反對。他說道：『我們有許多的肉，足夠兩天的食用，讓我們前進，能夠怎樣快便怎樣快，離去那華沙里和太山的地方。我可以尋覓許多牲口在這里與海岸之間。過了兩天，才和你一起狩獵。』愛司塔賓輕輕地說道：『聽呀，我能夠獵的比羚羊卻要多。我不能在這里對你說，但是我們離去別的人，我才說給你明白。你和我去給你勝於所有的象牙。』奧華沙聳着耳朵出神的聽着，并搔着他羊毛似的頭，說道：『這是捕獵的好日子，巴文拿！我就來和你去，并帶五個小孩兒們。』

在奧華沙預備那總隊出發，和擺佈那天晚上扎營的地方之後，那捕獵隊依着那前天厄殊勒

由那窰跟從而來的路兒走。他們沒有走了多少路，便見那華沙里人新鮮的腳迹。他於是對愛司塔賓說道：『許多人經過這裡了，昨兒晚後。』說着，眼睛輕率地睨着那西班牙人。在後的人答道：『我一點看不出，他們一定走這路在我經過之後。』奧華沙說過：『他們差不多走到我們的營子，末了他們掉轉頭來又走去了。聽呀，巴文拿，我提起一桿來復鎗，而你須在前走。若是這些腳迹是你的人留下的，你又誘我到埋伏裏，你當先死。』愛司塔賓說道：『聽呀，奧華沙，我們現下距離營子多麼遠了，所以我可以盡情告訴你。這些腳迹是猿之太山的華沙里人留下的，他們替我埋下那金子，離這里有一日的路程。我已經叫他們回家，我希望你和我回去把金子搬到別處掩藏。過後旁的人得了象牙回轉英倫，你和我方才回來拿那金子，那末，真的，你將得着重大的酬勞了。』奧華沙說道：『你是誰，呀，然則時常的？我已經思疑你是否是猿之太山，我們離去陝巴城外的營子的那一天，我們的人們之一，對我說你已經被你的人用毒藥迷害了，掉下在營子裏。他說他親眼看見的，你的身體，躺在灌木叢的背後，可是那天你仍舊和我們一起行，我以爲他向我撒謊，但是我覺到當他看見你的時候，他的面上呈露害怕的顏色，所以我常常的想着，這裡是否有兩個猿之太山。』愛斯塔賓道：『我不是猿之太山，猿之太山在我們的營子裏，被人毒迷着。他們只給他一點東西吃，能夠教他睡着很

久，在他未醒覺之前，有被野獸殺死的希望。他是否依然存在，我們不得而知。所以你在我一方面，用不着怕那華沙里人或是太山，奧華沙，因為我要避開他們，還比你來得着急咧。」那黑人點頭說道：「或者你說的是真話。」但是他仍然在後走，手裏拿着來福鎗兒。

他們縮縮瑟瑟地走，因為恐怕趕過那華沙里人。但是經過他們扎過營子的地方沒有多少遠，他們看看他們已經取了別的路兒，因此這裏現下沒有與他們接觸的危險了。

當他們走到在掩藏金子的地方的一哩之內的一個地點的時候，愛司塔賓吩咐奧華沙叫餘人停在這里，他們繼續前行，轉運那金磚。他對黑人說道：「知道這事的人愈少，我們愈覺安全。」那詭計多端的黑人說道：「巴文拿說聰明的話兒。」

愛司塔賓沒有多廢的工夫，便在靠近瀑布的去處，找出那埋金子的地方。等到他問過奧華沙之後，知道他完全熟悉這個地方，就是從海岸重復回來，也沒有多廢的難處。他們把金子移過沒有多少遠，藏在那條河的盡頭處一叢濃密的灌木裏，知道這是好比搬到一百哩遠的地方一樣的安全，因為那些奧華沙人或是任何人，他們知道那個原來藏處的，總不會想到無論何人會不怕費事的搬那金子只到一百碼這麼遠的地方。他們完工之後，奧華沙抬頭瞧瞧太陽，說道：「我們今兒晚

上，斷不會趕到營裏，就是想要明兒趕到，他們還要走快些咧。」愛司塔賓答道：「我不見得，但是我不能對你講。若是我們一輩子再見不到他們，我方纔滿意。」奧華沙露齒笑着，在他狡獪的心裏，打定一個主意。他想到：「爲什麼，拼死去和那些阿刺伯偷象牙賊掙扎，打算得幾根象牙，只要等所有的金子運到海岸的時候，便是我們的了。」

## 第十三回 怪異的平台

太山一轉身看見那人在他的背後，站在鑽石宮東邊望樓的平頂上。他的刀子，掂着他的迅捷的手，卽刻從刀鞘裏躍出。但是差不多同一個時候，他的手垂到腰際，他站着揣度對方，面上現出懷疑的樣子，那生客的臉上，也反映上同一樣的面容。因爲太山所見的，并不是布堅尼，又不是高孟堅尼，是一個赤膊的，老邁而起了縐紋的白人。他掛着長白的鬚髯，身上除了野蠻的金片鑽石的裝飾之外，便是赤條條的。

「上帝！那妖異的怪物喊道。太山眼睜睜地釘着他。那單調的英吉利字，啓發這樣廣大的臆

度的可能性：所以太山的心裏，七上八落地盤旋着。那怪老人繼續問道：「你是什麼東西？你是誰？」這一回，他說的並不是英吉利話。太山說道：「方才你打着一個英吉利的字兒，你能說那話嗎？」太山自己打着英吉利說話。那老人叫道：「啊，親愛的上帝！我今生竟能再聽見那甜的話兒。」他於是也打着英語，生硬的英語，彷彿是一個許久沒有說過那話的人說着的樣子。太山問道：「你是什麼人？你又在此幹的什麼？」那老人答道：「這是一樣的說話，我要拿來問問你，別要怕回答我。你分明是個英吉利人，你無須見我害怕。」太山答道：「我到這裡找尋被布堅尼擄去的一個婦人。」老人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明白。她是在這裡。」太山問道：「她沒事嗎？」老人答道：「她還沒有受苦，她是安全着等到明兒或是後兒。但你是誰呀？你怎樣由外邊的世界找到這裡來？」太山答道：「我是猿之太山，我跑到這裡來想找一條出隩巴山谷的路，因為在那兒，我的同伴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但是你呢？」老人答道：「我是個老年的人，并且自從做童子的時候，我已經在這裡。在斯丹萊湖設站之後，我潛伏在那載斯丹萊到阿非利加的船上，後來我和他走到內地。有一天，我獨自一人出營捕獵，我走失了路，末了被那無情的土人擄去。他們攜我到更深入的他們的村裏，這兒我終於逃出，但是不可開交的迷惘失魂，所以找取一條路到海岸應該取那一個方向，我是茫無頭緒。這樣一

來，我遊蕩了好幾個月，等到後來，碰着晦氣的一天，我找着一條入這個山谷的路。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不把我立時處死，但是他們并不，末了他們發覺我的智識，可以變成他們的利益。自此以後，我一直幫他們採石開鑛，和打磨鑽石，我給他們鋒利的鐵鑽，和鑽石頭的錐兒。現下實際上我是他們的一體，但是常常的在我的心裏，希望我總有一天逃出那山谷；一個無希望的希望，我可以老實的對你說。」太山問道：「這里沒有出路麼？」老人道：「這里有一條路，但是時常把守着的。」太山問道：「這條路在那里？」老人道：「這是艸洞之一，一氣打成的路兒，通到山谷的外面。那兒被這種人的祖宗，開掘了不知多少時候，那座山便做下無數坑洞，變作蜂窠似的。那藏着金屑的石英石的背後，積聚了許多的變形的橄欖石，這種橄欖石，包含着金剛鑽。要尋覓這樣東西，是必須鑿穿那些艸洞，通到山的那一邊，大概是通風的用意。這條路和那個洞，直通到隩巴的，便是走出那山谷的惟一的出路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他們一直把這洞守着。我的猜想，以爲是用以阻止那些奴隸的逃亡，過於抵拒那敵人的侵犯，因爲他們對於後一事，沒有懷着危懼。那到隩巴的路，他們不加守衛，因爲他們不再怕那隩巴的人，并且十二分的知道他們的奴隸，沒有一個敢走進那拜太陽者的山谷去。因此那些奴隸，不能逃走。我們，也是，必須一輩子在這里做囚犯。」太山問道：「那艸洞怎樣守衛



的？」老人答道：「兩個布堅尼和一打或是多過一打的高孟堅尼戰士，時時刻刻的在那里站崗。」

太山道：「那些高孟堅尼願意逃走嗎？」老人道：「聽說他們從前嘗試過好幾次，但自我來之後，却從沒有發生過，他們時常的被人捉住吃苦，他們全族的人須受懲罰，并須做更苦的工作，因為有少數人打算逃走。」太山道：「這裏有許多人想逃嗎？高孟堅尼有許多呢？」老人答道：「這里大約有五千人。」太山道：「布堅尼又有多少呢？」老人道：「在一千左右。」太山喃喃地說道：「五與一之比，畢竟他們仍然怕打算逃走。」老人又道：「但你必須記憶，那布堅尼是優越而聰穎的民族，旁的是僅僅比那林子的畜牲較聰明一些罷了。」太山道：「他們究是些人啊。」老人答道：「只在體格上罷了，他們不能聯合一起像人們一樣，他們仍然沒有達到進化中社會的地步。他們知道把許多家族，住在一個村裏，以及他們有武器，還是布堅尼給他們這樣佈置，好使他們不至盡被那獅兒豹兒吃完了。從前他們的情形，是每一個高孟堅尼，到了年紀太大，不能夠自己去捕獵，便築一所小屋，和其餘的人隔絕，過他的孤獨的生活。後來布堅尼教他們怎樣起造木柵的鄉村，強逼那男人們和婦人們住在裏面養育兒女，到了長大之後，那些兒女必須住在村裏。所以現在有些村落，可以號稱有四十或五十個人民之多。但是他們當中，那死亡率是很高，他們又不能夠像住在尋常和平與安

全情形之下的人民一樣蕃殖。那布堅尼的殘酷，不知斷送了他們多少生命。」太山說道：「五與一之比，他們仍舊做着奴隸！他們直不知是怎樣懦弱的東西？」老人道：「在別一方面，他們卻并不十分懦弱，他們遇見一個獅兒，非常的勇敢。但是歷代以來，他們屈服在布堅尼志願之下，現在已變成一種積習在他們的中間，好像我們的心裏，遺留畏懼上帝的念頭。」太山說道：「這倒有趣。現在且告訴我所來找尋的婦女在那里？」老人問道：「她是你的同伴麼？」太山答道：「不，但是我對那高孟堅尼說她是，恁地他們可以保護她。他是拉婭，隕巴的皇后，焰神的女高僧。」老人覺得這事很奇怪，疑惑了半響，纔說道：「那有此事？怎的隕巴的皇后，輕身到她世敵的故鄉來？」太山道：「她是逼不得已到此，她的生命，被她的一部分的人民恫嚇，因為她拒絕把我做他們的神的犧牲。」老人道：「若是那些布堅尼知道這事，不知多麼快活了。」太山道：「且告訴我，她在那里？她從她的人民裏救了我，我定要救護她，不管那布堅尼怎樣想法兒害她。」老人道：「這是沒有希望的，我儘可告訴你她在那里，但是你不能夠救她。」太山道：「我且試一下子，」老人道：「但是你要失敗而死。」太山道：「若是你告訴我是對的，這裏是絕對沒有逃出這山谷的希望，但是我決不相信除了死之外，便沒有別法可想。」那老人搖了搖身說道：「你不知道那布堅尼哩。」太山道：「且告訴我那婦

人在那里。」老人道：「看呀，」說時拉着太山到他的屋裏，走近一扇向西的窗兒，指着一座怪異的平台，那台巍峨的聳立在近着宮殿西面的屋背上。接着說道：「她大概在那樓裏面的某處，但是以你的地位而論，她大可以說是北極哩。」

太山站着靜默了好一回，他的銳利的眼睛，收入眼前的光景，無微不至。他看見那奇怪的平頂的望樓，像是從那宮殿可以達到的。他也看見老樹的枝幹，覆蓋在屋頂上面，又除了有些宮殿的窗門，射出稀微的光綫，此外他沒有看見一點活潑的氣象。他忽然轉向着老人說道：「我不認識你，但是我不妨信託你，因為畢竟血統的團結是強固的，況且我們是這里山谷中我們的種族的兩個人。你賣了我，也許得着些少好處，但是我不能相信你會恁地。」老人道：「別耍害怕，我恨他們，若是我能够幫你的忙，我一定幫忙。但是我知道無論你心中有什麼計劃，總是沒有成功的希望，那婦人一輩子不能相救了；你一輩子不能離去這鑽石宮的山谷了，你一輩子不能離去這鑽石宮之外，除非那布堅尼有這主意。」太山輕藐的笑了一笑道：「你在這裏太久了，所以你開始懷抱那足以使高孟堅尼一輩子沉淪於奴隸的心志。若是你要逃走，和我來。我們也許不能成功，但若是你試試，至少勝於一輩子困在這個望樓。」老人搖搖他的頭說道：「不，這是無望的。若是逃亡是能够的，我老早

不在這裏了。」太山道：「然則再會罷，」說着，縱身跳出窗子，爬到那在下的屋背上，緣着那堅韌的  
老年的長春籐。

老人看了他一會，等到他看見他仔細地在屋背上，向着那平台走他的路，那里他希望找到拉  
姬釋救她。末了，老人轉身忽忙忙地走落那張粗笨的樓梯，像一把梯子一般直豎在望樓的中央。  
太山走着那參差不齊的屋背，較高的便爬上去，較底的又跳下來，因爲在那東邊的望樓，與那  
揣測拉姬被困的所在的特別式樣的平頂的建築物之間，他走了不少的路。他的進行遲緩，因爲他  
像一隻食肉獸的小心翼翼地走着，時常的停在稠密的影子下仔細探聽。

當他達到那望樓的時候，他看見許多的洞口，開在屋背上，那些洞口是用織繡的東西的帷幕  
遮閉着，這織繡的東西是他在樓裏見過的。他把中央一個洞口輕輕地用手推在一邊。向一裏望，只  
見一間大室，全沒有傢私，室中有一圓形的洞，一張樓梯的頂穿出洞外，那樓梯和在東邊的望台他  
走着的一樣。室裏沒有一個人兒可見，太山便迅速跳上那樓梯。他仔細偷看那洞，看見那樓梯很長，  
經過許多樓面。到底有多麼長短，他不能夠猜度，除了像是穿入宮殿的地下室裏一般。生活的聲響  
從洞裏傳到他的耳鼓，更有些氣味，大概被那薰籠全殿的香烟攪混了分別不出。

這就是證明太山失敗的香氣，因為不是這樣，他銳利的鼻子，定能夠嗅着一個左近的高孟堅尼的氣味。那廝躺在台壁上一個洞口的帷幙的背後。他一直躺在這個地位，所以他看見太山走進室裏，又當猿人立着向下看那樓梯的柱子的時候，他正偷眼觀着他。那黑人的眼睛，當先張着像燈籠那麼大，戰戰兢兢的瞧着那個靈怪，這個形像，他是從沒有見過的。倘若這個動物有迷信的智識，他一定會思想太山是個降自天上的神。但是因為種族過於底賤，沒有無論怎樣的懸想力，他只知道他看見一個怪物，他又斷定所有怪異的動物，都是他的仇敵，他的責任，是把宮裏的這件事通報他的主人。但是他不敢走動，等到那怪物已經達到充分的距離，可以保證那高孟堅尼的舉動不會被那侵犯者驚覺，他自己也是懶懶慢慢地，因為他也曾覺到愈不和那布堅尼會面，那受苦的機會也愈少。那生客往下向那樓梯的柱子瞧了許久，那高孟堅尼也靜寂地躺着瞧了他許久。但是後來那猿人落下那樓梯，走出那守夫的視線之外，他便立刻爬起身，望着那在西邊高聳的望樓一路，竄過宮殿的屋背。

當太山從那梯子降下的時候，那香的烟氣愈討厭。這里他本來可以作速用嗅覺偵察一下子，現在他只得用耳朵細聽，並且有許多次，跑進去偵查那中央的走廊四面的房間。遇着房門鎖閉的。

他伏近在門縫左右側耳細聽。有好幾次，他冒險叫那拉姪的名兒，但是沒有一次他曾接到怎樣的回答。

他已經偵查過四層樓板，并要降落到第五層。正在這當兒，他看見立在這一層的一處門口之內，一個分明是受了非常戟刺而又大概顫抖的黑人。那廝體格高大，全身沒有武裝，他站起睜大那眼瞧着猿人，當他從樓梯上輕身一蹤，跳到樓板上站在他的跟前。

「你要什麼？」那黑人終於開口問道：「你是否找尋那白的她麼，你的同伴，那布堅尼取去的？」太山答道：「是的呀，你知道她怎樣呢？」那黑人答道：「我知道她監禁在那里，并且若是你肯隨着我，我便引你到她那里。」太山道：「你爲什麼這樣殷勤奉答我爲什麼你不作速走到你的主人前，告訴他們我在這里，那末他們可以叫人來拿我？」那黑人答道：「我不知道是甚麼道理，他們打發我這樣回你，那布堅尼打發我的，我并不願意來因爲我害怕。」太山道：「他們對你說引到那里？」黑人答道：「我是來引導你到一間屋子，那屋子的門會立時關閉我們，那末你便變成一個囚犯了。」太山問道：「你便怎樣呢？」黑人道：「我也是和你一起做囚犯，那布堅尼不管我會怎樣，或者你也許殺死我，但是他們卻不管帳。」太山道：「若是你引我上了他們的當，我要把你殺死，但是

倘若你引導我到那婦人那里，或者我們也許一起逃走。你喜歡逃走嗎？你不喜歡嗎？」黑人道：「我當然喜歡逃走，但是我不能。」太山道：「你也曾嘗試過麼？」黑人道：「不，我沒有，爲什麼我要嘗試那做不到的事呢？」太山道：「若是你哄我上他們的當，我一定要殺死你；若是你引我到那婦人那里，你至少得着一個求生的機會。你願意幹那一樣？」那黑人撓耳抓腮地想着，那個主意，慢慢地寒入他愚鈍的腦子。他終於開口道：「你很聰明，我且帶你到婦人那邊去。」太山道：「那末，快走呀，我使跟你去。」

那黑人降落往下一層，開了一扇門，走進一條長而直的走廊。當太山跟着黑人走的時候，他得着空閒去涉想那布堅尼探出他在宮殿裏的方法。他推想的結果，只有歸到那老人的身上，因爲直到這時候太山知道只有那個老人是知道猿人在這皇宮裏。黑人引着他經過一處走廊，這裏十分的黑闇，所覺得的是別方面點着燈火的走廊一些微薄而不充足的光綫，因爲通到那走廊的那扇門，在他們背後是大開着。忽然間那黑人止了步，在一扇閉着的門前說道：「那婦人在這裏。」說時指着那扇門。太山問道：「她獨自一人嗎？」黑人答道：「不，看呀。」他又開了那扇門，發見一張重幕，他把來輕輕地撥開，把那邊的室裏的光景，現在太山的眼前。

太山握着黑人的臂膊，好叫他不能逃走。太山搶上幾步，從縫裏張張，一座巨大的屋子，那室的一端，起上一座高台，台基是一種黑色，雕刻精緻的木。這個台的中央的人物，是一隻偉大的黑鬚的獅子，和太山看見護衛着穿過那皇宮的園子的獅子一樣。牠的黃金鍊兒，現在牢縛在地板上的。一個圈兒裏，四個黑人，很肅穆地站着，一旁兩個人。獅子背後的金座上，坐着三個裝束華麗的布堅尼，在通到樓上的梯級的腳下，站着拉姪，在兩個高孟堅尼的守衛的中間。當中一條甬道的兩旁，排列些板凳，面着那高臺，前面的幾排，坐着大約五十個布堅尼。在他們的當中，太山一望便瞧見那在望樓裏遇見的老人，這時太山對於他先前所猜想的，一發相信無疑了。

那室裏點了幾百盞的油燈，燒着一種東西，發出光亮和那些濃厚的香烟，自從他開始走進那布堅尼的領土的時候，已經戟刺太山的鼻管。那長形的禮拜堂式的窗子在室的一壁大大開着，吸收那夏季晚上林子的柔和的空氣。從這里，太山可以看見那皇宮的台階，並且可以看出這間屋子是和那座皇宮一樣的立在那台階之上。窗子的外邊，是一派空曠的路，直到林子裏。只有在他與那窗子的中間，隔着五十個武裝的猩猩人罷了。或者機謀是一件較上算的武器，比之用武力去發展和拉姪逃到自由的路。畢竟他的心裏，分明是預存一種成見，相信或者到底他要靠着武力，不能靠



着機謀。他轉身向着那在旁的黑人問道：「那些守衛着那獅子的高孟堅尼願意逃走嗎？」那黑人答道：「那些高孟堅尼卻要走了，若是他們能夠。」太山對黑人說道：「若是我必需走進那房間，那末，你願意伴着我，并對旁的高孟堅尼說，若是他們助我廝打，我便帶他們到山谷之外哩。」那黑人答道：「我且對他們說，但是他們不會相信。」太山道：「對他們說，若是他們不幫我的忙，那末，他們都要死。」黑人道：「我且對他們說。」

當太山再留心看那面前的屋子，他看見那坐在中央金座上的布堅尼正在說話。

「紐麻的貴族呀，野獸的王呀，天生萬物的主宰呀，」他用着深沈而喧嚷的聲音說：「紐麻已經聽見這個她所說的話兒，并且這是紐麻的意旨教她死，那大皇帝的肚子餓了他，自己就要在他的親貴和三個御前的法官面前吞噬她。」

一片贊成的喧嚷聲，從那像獸的聽衆裏發出，這個時候，那隻大獅張牙舞爪的吼着，直至那座皇宮也顫動起來。牠的狠毒的，青黃的眼睛，淘淘地釘着牠面前的婦人，證明牠是習慣於收受這典禮。

那說話的人繼續說道：「後天這個動物的同伴，這會子他是安穩地在皇帝望樓裏也要帶來

紐麻面前受審。奴隸們呵！」他忽然用着高聲喊道，站起身來瞧着那握着拉婭的守衛，「拖那個婦人到你們皇帝的面前。」

霎那間，那獅子發了狂，搖着牠的尾巴兒，扭着那結實的金鍊，吼着喊着，豎起前蹄要向拉婭撲過來。這會子，她正在受着強逼引上那高臺的梯級上，向着那很不耐煩等候着她的滿身珠寶的食人者。

她沒有驚惶的喧嚷，但她只是掙扎着要脫離那些孔武有力的高孟堅尼的羈押人的手，但是無論怎樣那里容她作主。

他們已經達到最後的梯級，並且將要把拉婭推到那獅子的爪牙裏。正在這個當兒，他們被從室子的一邊來的一聲高叫嚇住。這一聲叫嚷，把那些高孟堅尼收了腳步，又驚起那些團聚的布堅尼，一齊站起身，又怪又恨的樣子。因為他們的眼睛，瞧見的影子是很驚動他們的布堅尼的資格。那個差不多一絲不掛的白人，他們也曾聽見過的，但是兀自未曾看見過的，舉起札槍一跳跳到室子裏。並且他是恁地迅速，所以就在他跳入的時候，尤其是在他們能够站起身之前，他的札槍已經突然飛到。

## 第十四回 恐怖之室

一隻黑鬃的獅子，在黑夜的林子裏走着。牠帶着儀態萬方，目空一切的氣概，高視闊步的穿過那森羅的叢林。牠不是在那里捕獵，因為牠沒有偷偷摸摸張頭張腦的樣子。但是，在其他一方面，牠也沒有做任何的聲響。牠走的很快，雖然有的時候收住腳步，抬起鼻頭嗅那空氣，并側着耳朵的聽。牠一路這樣走着，到了最後，牠走到一派高牆，沿着牆壁的面上一路的嗅着。等到到了一處那牆壁被一座一半兒開着的門口截斷了，牠便從這里鑽進那圍牆的裏面。

在牠的面前，朦朧裏湧現一座大大的屋宇，恰當牠站着觀看并諦聽的時候，裏面迸出一頭怒獅天崩海坼似的吼聲。

有黑鬃的牠昂着頭在一邊仔細向前行。

正在拉婭將次給人推上紐麻的掌握的當兒，猿之太山一聲叫喊，跳到室裏把那些賊害她的高孟堅尼，暫時的詭縮了，在這個猿人意料中，定必跟着他的干預而來的千鈞一髮之際，那枝札槍

已經擲過去。那些布堅尼怒冲冲地望着那槍鑽入他們的皇帝的心窩，那偉大而黑鬃的獅子。

在太山的身旁，站着被他恐嚇而服務的高孟堅尼。又當太山向拉婭衝去的時候，那黑人對他的同種人喊說：「若是他們能够幫這個異人的忙，他們定能够自由，且一輩子脫離那些布堅尼。」

「你們已經任那大皇帝受害了，」他對那擁護紐麻的可憐的高孟堅尼喊着。「恁地時那布堅尼定會把你們處死。幫助這個陌生的泰孟堅尼和他的同伴，你們至少得着一個生存與自由的機會。你呢，」他接着向那助看守拉婭的兩人說，「他們也要你們負責，你們的單一的希望，就在加入我們。」

太山已經跑到拉婭的那一邊，并拖她向高臺的階級走上。這里他希望做一個暫時的靠腳抵擋那從座上盪擁而來的五十個布堅尼。太山又向那些高孟堅尼喊道，「殺那三個坐在高臺正中的。」這個時候，他們分明是驚惶失措，不知到底投那一邊好。「殺他們呀，若是你們想要自由！殺他們呀，若是你們想要性命！」

那他的挾有雷霆萬鈞之力的聲音，他的人格允孚衆望的要求，他的天生的權威，懾服他們在這個危機一髮的時候，倒戈驅逐那坐在高臺上代表淫威的三個布堅尼。又當他們把槍矛擲入主

人毛茸茸的身體的時候，他們這當兒，而且一輩子變做猿之太山的臣屬了，因為在布堅尼的土地中，他們不會再有將來復辟的希望了。

猿人一手抱着拉婭的腰，跳到高臺的頂上，他找到那枝札槍，從那獅子的屍身上，轉身又向着那衝來的布堅尼他把一隻腳踏在死在他手下的尸身上，用着伽赤克的猿們震駭的戰勝叫喊發出他的聲音。這時在他面前的那些布堅尼停逗着，在他背後的那些高孟堅尼，垂頭喪氣的在那里抖顫，太山舉手向着那些布堅尼說。

「聽呀！我是猿之太山，我不是要和你們打架，我只要在你們的國裏找條歸路，讓我平安地和我的同伴經過，帶着這些高孟堅尼。」

布堅尼的當中，起了一陣獷獷的喧嚷的回聲，當他們再次開始向高臺衝去的時候。在他們的隊裏，忽然跳出那個東邊望樓的老人疾走到太山裏，太山喊道：「啐奸細！你要首先嘗試泰山的刑罰麼？」他打着英語，那老人也打英語回答。「奸細呵！」他驚怪他叫道。太山道：「是的呀，奸細，你沒有跑到這里告訴布堅尼說我是在皇宮裏，好給他們教那高孟堅尼引我入彀嗎？」老人道，「我並沒有幹這回事，我到這里佔身靠近那個白婦人，打算我可以護她或是替你服務，若是要用我的

話兒。』太山道『那末來呀并且證明你的忠心。現在死了是比一輩子在奴隸裏活着好的多呢。』那六個高孟堅尼，已經排列成行，每三個在太山和拉婭的一邊，而那第七個也曾徒手和太山一齊走進室子裏的，正從那高臺上被人殺死的三個布堅尼當中的一個的尸體上，取了一件軍器在手。

在那對於他們很新穎的勢力的陣列之後，那些布堅尼停在引上高臺的梯級的腳底。但是他們只歇了一會兒，因為這裏只有九個人抵擋五十個人，既而他們擁上那梯級，太山和他的高孟堅尼用戟斧，刺槍，和木棍迎拒他們。方可擠退他們一會，但是壓逼來的數目太大，於是再一回的一陣波濤衝過來，差不多把他們覆沒，正在這當兒，一陣令人毛戢的吼聲，撼到那些正在混戰的兵士的耳朵裏。這個聲響，差不多起自他們的身旁，把那場惡戰暫時停頓了。

他們把眼睛向那聲起處的地方一瞧，見一隻黃色鬚毛的獅子，站在屋子的地板上，剛在窗子的裏面。他站了一會兒，彷彿一個黃金色的銅像一般，動也不動。

猿之太山站在他們之上，在高臺上往下瞧着那碩大無朋的野獸，忽然意氣揚揚地對那些布堅尼喊道『殺！殺！』

這個說話，僅僅傳到那偉大的怪物裏，實際上皮包着的魔鬼已經撲在那些蒙茸的猩猩人裏。

并且同一個時候，猿人的心裏，想到一個大膽的拯救自己和那些依靠他的人們的計劃。他對那些高孟堅尼說：

「作速呀，攻打那些布堅尼。這到底是個真的紐麻，獸中之王，萬物的主宰。他殺戮他的敵人，但是他會保護猿之太山，和那高孟堅尼，他們是他的朋友。」

看見他們的可怕的主人，在那獅子來勢洶洶的橫衝直撞之前倒退，那些高孟堅尼拿了斧兒棍兒打過來，同時太山把他的標槍丟在一邊，掣出刀子混在他們一起，并且捱近閻婆伽，引那獅子去殺那些布堅尼，生怕牠錯殺那些高孟堅尼，或是那陌生的老的白人，或是尤其是拉婭她自己哩。二十個布堅尼，躺在地板上死了，其餘的正想得法子逃出那屋子時，太山轉身向着閻婆伽叫牠站定。他又回頭向那些高孟堅尼說道：「拖去那臺上冒充的紐麻，把他丟出室外，因為那真皇帝已經來，要求他的寶座了。」老人和拉婭很希奇地瞧着太山和那獅子。那首先一個黑人也問道：「你是誰，能夠用這樣的魔力加上一隻林子的野獸身上？你是誰人，你想要幹的什麼？」太山猶笑的說道：「且慢，你看我意思以為我們將要就此大家平安了，并且那些高孟堅尼從此以後可以安安樂樂地過活了。」

當那些黑人已經在高臺上把那獅子的尸身移去，由室裏的一個窗子丟出的時候，太山教閣婆伽坐在先前那獅子紐麻，佔着的高臺的地方。他說着，轉向那些高孟堅尼，「這裏你們看看這個真皇帝，他不用鎖起在他的寶座上。你們的三個，去皇宮後面你們衆人的屋子裏，宣召他們到這個寶座的室子，好給他們也可以看看怎樣威嚴的皇帝。作速呀，讓我們可以得着多幾個戰士在這里，在那些布堅尼與兵回來之前。」

充滿了一種戟刺，彷彿搖動他們的昏暗的心，變成伶俐的模樣，三個高孟堅尼忽忽忙忙地實行太山的囑咐。同時其餘的站着，眼巴巴的瞧着太山這個肅穆的神情，或者只有看見天神才發生的。拉姪末了，走近站在太山的一旁，擡着頭看上他的面孔，那副眼睛反映出一種的敬畏像那些黑人的一樣深切。她說道：「我還沒有謝謝你，猿之太山，那個你冒着險替我幹的事情。我知道你一定會跑到這裏來找我，救我出於這些動物之中，並且我知道這不是愛情驅策你幹這件英雄的差不多沒有希望的事。然你已經成功到這個地步，也不算得不靈異了，但是我在那稱揚那些布堅尼的本領的故事中，知道這裏我們大家不會有最後逃出的希望，所以我懇求你立刻去獨自一人好端端的逃出去，若是可能的，因為我們之中，只有你獨自一人有逃走的机会。」



「我不能同意於你，說我們沒有逃走的机会。拉姪！」猿人答道。「照我的意思，目下我們不特有各種理由可以相信我們是可以逃走，並且我們可以同時保證那些可憐的高孟堅尼的自由，脫離布堅尼的奴隸和暴虐。但是這個卻不算完結，就是這樣而是不能滿意。不但這些沒有禮貌對待生客的民衆一定要受懲罰，並且你自己的叛逆的僧徒們，也要受懲戒哩。對於以後的這個目的，我意欲走出這個鑽石宮的山谷，到陝巴的寶座上。不能少過這樣，可以滿意我；不能少過這樣，使我完全在離去之前。」老人道：「你是一個勇士，並且你已經成功在我以為不可能之外。但拉姪是不差，你不知道那些布堅尼的兇暴和力量，或是他們操縱那些高孟堅尼的權力。若是你能夠從那些黑人的蠢鈍的心裏，揭起那牢不可拔的恐懼的積壓，你才可以收服一個足夠的數目，好好的逃出這個山谷。但是這個，我恐怕，是尤其是在你之外。我們惟一的希望，是逃出這個皇宮，當他們現下暫時瓦解的時候，並要靠著快捷和運氣帶我們走出這個山谷範圍之外，在我們被人感覺之前。」

「看呀，」拉姪指着說道：「就是現在也太遲了，他們回頭哩。」

太山依着她指的方向望過去，看見從那個室裏遠處盡頭的一個門口，有一大隊的猩猩人行來。他的眼睛，骨碌碌地轉過別一邊牆壁的窗子。「但是等一等，」他說：「看看方程式的別二個分

子！

其餘的向着那開在高阜的窗子望去，他們看見遠處好像是一隊幾百個黑人，向窗子飛似的跑來。那在高臺上的黑人興奮地喊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我們就可以自由了，並且那些布堅尼不再能夠令我們工作，直到我們疲乏而死了；或是鞭撻我們，或是作踐我們，或是把我們餉紐麻了。」

當着第一個布堅尼走到進入室裏的門口的時候，那些高孟堅尼開始從對過牆上的幾處窗子擁入來。他們跟着那在先遣發去帶他們的三個人，並且他傳遞這個消息得到的效果，恁地佳妙，故此那些黑人差不多像個新民族一般，受了突如其來的自由的思想，他們便這樣的改革了。那個布堅尼的首領，看見他們便大聲的叫他們捉拿那個在高臺上的侵犯者，但是他的回答是一管刺鎗，從那個最貼近的黑人擲過去，於是當即向前衝上，死了，那戰事就此開場。

那些在皇宮裏的布堅尼，數目超過那些黑人。但是他們守着寶座內部的形勢，也足夠阻止許多的布堅尼同時沖入。太山熟識那些黑人的脾氣，便叫閹婆伽跟着他，走下那高臺，指揮那些高孟堅尼。在每個洞口，他派人把守着，在室子的中央，他領着餘下的做準備。末了，他和那老人商議道：

「那東邊牆上的門是開着的，可以叫三二十個黑人，安穩地達到麼？并要，走進林子裏，送信與那村人，告訴他們皇宮裏發作的事情，要求他們打發所有的戰士來作速完成我們已經開始的解放的工作。」老人答道：「這是一個最好的計畫，那些布堅尼，沒有守在皇宮的這一邊，我們差去的人們，他們的話兒，對那些皇宮外的村人必須帶些斤兩的才行。」

太山叫道：「好啊！趕快挑選他們；告訴他們我們的需要，并催促他們趕緊去做。」

老人選了三十個戰士，他們的責任，他仔細地對每個解釋。他們都喜歡這個計劃，并應許太山在半個鐘點以內，那第一次的援兵一定可以來到。太山說道：「當你們離去這裏面，毀壞那鎖，若是你們能夠。這一來，那些布堅尼可以不能再把門關上，并阻止我的救兵。對他們說，那第一個走到的須要站在牆外，等到人數到齊，才可以走進皇宮。」

那些黑人，表示他們的了解。歇了一會，從一處的窗子走出室外，沒入那在外的夜色沉沉的當中。

黑人雖了沒有多少時，那些布堅尼發起一個堅決的攻擊，衝撞那些把守走進寶座室的甬道的高孟堅尼。結果二十個猩猩人，成功了沖進房間裏。在這個轉勢的第一次的朕兆，那些黑人表示

躊躇，那畏懼布堅尼的心理，根深蒂固在他們的中心，在他們遲疑不決的態度，和在那像不願意去努力反抗裏表現出來。當太山跳到前面，幫助阻止那些布堅尼衝入那寶座室的時候，他叫喚闍婆伽，那隻大獅，即刻從高臺上一跳，猿人用手指着那最接近的布堅尼喊道：「殺；殺！」闍婆伽直撲到那最接近者的喉嚨處。那巨大的顎牙，只在那唳到面無人色的猩猩人的憎猶的面孔上一噙。末了，得到他主人的命令，那金毛獅把那尸體搖了一搖丟下了，又撲上別一人去。這樣的三個連接的死了，這個時候，其餘的布堅尼眼見勢頭不好，轉身逃出這個恐怖的室子。但是那些高孟堅尼，跟着這個勇悍的聯盟，毫不費事地把那些壓制者殺死的殺死，驚走的驚走，回復他們的信任心，插身在布堅尼與門口的中間，阻止他們退走。

「拿住他們！拿住他們！」太山喊道：「別要殺他們！」末了對着那布堅尼：「降服呵你們便不會遭殃的！」

闍婆伽緊靠着他的主人的身旁，眼睜睜地向那些布堅尼咆哮，又間中向着猿人顯出一種懇求的面色，那個面色比講話還要清楚：「打發我加入他們罷。」

那些走進室裏的布堅尼有十五個生存着。好一會他們躊躇不決，末了其中的一人把他的軍

器丟在地板上。剎那間其餘的也把武裝卸了。

太山轉身向着闍婆伽，「退後！」他說，指着那高臺，既而那獅子向着高臺處輾轉的走去了，太山再回身向着那些布堅尼說道：「且讓你們中的一個出去，并對你的民衆宣佈，我要求他們立時的降服。」那些布堅尼交頭接耳地彼此說了一會，終於其中的一個宣稱他願意去見其餘的，在他離去那屋子之後，那老人走近太山。他說道：「他們一輩子不會投降，且提防暗算。」太山道：「這倒是不錯，我正在這樣預料。現在我們最需要的，若是這裏左近有地方可以任我把這些關閉在一起，我當覺得較為妥當，因為這是會減低他們的反動，那怕這個小數。」老人道：「這裏有一個房間，說時，指着在寶座室的一處門口，「這裏你可以監禁他們，許多這樣的房間在那皇帝們的望樓裏。太山道：「好，」歇了一會，依着他的計畫，把那些布堅尼穩穩當當地鎖在與寶座室相連的一間房子裏。在走廊之外，他們可以聽見那猩猩人的總隊，紛紛地議論。這個分明是討論太山遞來與他們的信息。十五分鐘過了，直三十分，卻沒有說話從那些布堅尼傳來，也沒有戰鬥的回復。後來在寶座室的甬道，走進那個太山教他傳遞要求他們投降的消息的人。太山問道：「喂！他們怎樣回答？」那布堅尼答道：「他們不肯投降，但是他們許你離去這個山谷，只要你把那些擄獲的布堅尼釋放了，并

不許殘害旁的。」太山搖着他的頭說道：「不行，我握着毀滅那鑽石谷的布堅尼的權。你看！」於是他指着閻婆伽，「這裏是個真的紐麻。你們放在寶座上的那個動物，不過是隻野獸，但這個是紐麻，獸中之王，萬物的主宰。你看他，他一定要鎖上寶座像個囚犯和奴隸的樣子嗎？不！他的確是個皇帝。但是這裏有一個仍然比他大，這一個他聽他的命令的。那個就是我，猿之太山。觸怒我，你不特嘗試紐麻的嚴刑，并且也要一樣的嘗試太山的嚴刑。那高孟堅尼是我的百姓，布堅尼就要做我的奴隸。去對你的人衆這麼說，若是他們是要性命的，最妙走來求我的慈悲，去呀！」

當這個差人再次的離去之後，太山瞧着那老人，他正在眼巴巴地望着他，這個神情，不是表示畏懼便是尊敬，若是不然，那眼角裏怎麼會骨碌碌地閃爍不定的樣子。猿人深深地伸了一口慰藉的氣。「這樣至少可以給我們第二次的半個點鐘。」老人答道：

「我們需要的，并且還要多些哩，不過這樣，你已經成就多於我以為可能的，因為至少你已經蠱惑那些布堅尼的心，他們從前永沒有疑問他們自己的權力的機會。」

霎時間，在走廊的外邊，那些布堅尼的當中那辨論的聲音，讓步於那動員的聲音。一隊，大約有五十個猩猩人，佔着寶座室的甬道的外面。這被他們靜默地站着，他們的武器預備着，彷彿是守候

那室子裏面的人們，圖謀逃走的样子。在他們的背後，可以看見那餘下的猩猩人四處走動，沒入那些走進皇宮甬道的走廊和門口不見了。那些高孟堅尼和拉婭和那老人，焦急地盼望黑人的救兵來，同時太山坐在高臺的一端，一半兒的彎着腰，一手抱着闍婆伽的額子。老人說道：「他們別有所圖，我們定要仔細地把守，以防不測。若是那些黑人只要現下來，我們當能容易地抵抗他們，最少的機會，也可以逃出這皇宮。」太山道：「你一輩子居留在這裏，使你充滿了那些高孟堅尼所懷抱畏懼布堅尼的無意識的心理。其實他們不過是野獸，我的朋友呵，若是我們忠於其事，我們就要摧倒他們了。」老人答道：「野獸也許是他們，但是他們是野獸而具人的腦子，他們的狡黠，他們的殘暴，都是登峯造極的。」

接着一派長久的沉寂，只有被那高孟堅尼的神經錯亂的牙齒抖顫的聲音打攪着。他們的精神，分明是在那強迫等候，而感覺神經錯亂之下，和希望他們的林子裏的民衆，急於趨援的失敗，而慢慢兒渙散起來。除了以外，還受着那揣測那些布堅尼正不知作什麼怪，也說不定他們計畫些什麼，也說不定他們已經實行他們某種的計畫的不道德的影響。彷彿這布堅尼的沉寂，比較那實行攻擊的聲響還來得可怕，拉婭是白人當中的第一個，打破那沉寂的人。她問道：「若是三十個高孟

堅尼離去這皇宮恁地容易，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也離去呢？」太山答道：「這裏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如其我們同時離去那些布堅尼，他們的數目，實實在在的超過我們許多，會攔阻我們，拘留我們，好一會的時候，好叫他們差的人，比我們先到那村人裏，結果不消多少時候，我們當要被幾千個仇敵的戰士圍困了。那第二個理由，便是我意欲懲戒這種動物，好教將來一個外人在這個鑽石宮的山谷，可以平平安安。」他停了一會。「并且現下我要給你第三個理由爲什麼我們不在這個時候想法子逃走呢。」他指着那面着高坵的窗兒。「看呀，」他說，「那高阜和園子佈滿了布堅尼。無論他們的計畫怎樣，我的意思，這個成功，是有待於我們正圖從窗子逃出這個室裏。因爲，除非我是弄錯，在宮塔的布堅尼，和在園子的是正在設法避開我們呢。」

那老人走到室子的一頭，這裏他可以從寶座間的臨塔面園的窗子，看見大部分的宮塔和園子。一會後，他走近猿人身旁說道：「你是不錯，那些布堅尼都擠壓着這些窗子，除了把守甬道的不是這樣，或者也許還有其他的人們在寶座室旁的地方的門口裏。這個，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決定，」他急步的跨過室子的對面，揭開掛在一個洞口上的垂幕，發現在外邊一小隊布堅尼。他們站在那兒，動也不動，沒有想捉拿他，或是傷害他的意思。他們一個一個的走過那些洞口，室裏面看得很清



楚。他四圍走過那屋子，跨過那個在三個寶座後的高臺，末了他回復到太山和拉姪道：「這是不出我所料，我們完全被圍着。若是沒有來救不一會我們便要敗滅了。」太山道：「但是他們的兵力分散哩。」又說道：「或者你說的話是對的，但至少我們應當拚個死活。」拉姪忽然喊道：「這是什麼！同時那寶座室的人們，被這一聲吸引着，齊舉目向頭上天花板一瞧，只見十來個的洞口，都設下了機關，露出幾張猙獰的猩猩人臉。太山叫道：「他們目下做甚麼鬼！」既而像回答這話一樣，那在上的布堅尼開始把添透油料的燃着的破布，用羊皮紮緊的一捆捆的推下來，到寶座室裏。霎時間，滿室充塞着一種濃厚而窒息的煙，和那隨後發生的燃着的羊皮和頭髮的臭氣。

## 第十五回 血圖

當愛司塔賓和阿華沙藏過金子之後，他們回轉到那五個小孩留下的地方，走到河岸那處，紮起營幕住夜。這裏他們討論他們的計畫，決議丟離其餘同隊的夥伴，用最善的方法走到海岸，然後在海岸找個別的地方可以雇多數的挑夫，搬運那金子。愛司塔賓問道：「要回到海岸那裏覓些挑

夫，我們何不就在最近的村裏找呢？」阿華沙答道：「這種人不肯和我們走到海岸去，他們不是挑夫，最多他們也不過能夠挑到隔鄰的村裏。」愛斯塔賓問道：「爲什麼不這樣呢？在鄉村裏我們可以雇些挑夫，搬那金子繼續地走，等到我們能夠雇別的用別的接續替我們走。」阿華沙搖他的頭道：「這是一個好法子，巴文拿！但是我們不能做的，因爲我們沒有什麼東西開消我們的挑夫。」愛斯塔賓抓他的頭說道：「你是不差，但是這可以省卻我們往返的路程，走到海岸去，又復回來。」他們靜默地坐了一回，想着。「我得着了！」愛斯塔賓終於叫喊道：「縱然若是我們現下找到挑夫，我們不能直接跑到海岸，因爲生怕遇着佛羅勒赫思克那班人，我們必須讓他們走出阿非利加洲，然後我們拿那金子到海岸。等候兩個月，一點也不算長久，因爲他們要許多的時候和那些糾葛不清的挑夫方得到海濱。當我們伺候的時候，那末，讓我拿一塊金塊到最近的去處把來換些貨物，那末我們可以回來雇些挑夫挑那金子一村至了又一村。」阿華沙說道：「那巴文拿說聰明的話兒，走到最近的貿易的地方，是沒有和回到海濱的那麼遠。這一來，我們不特可以節省時間，並且可以節省許多長久的辛苦的脚步哩。」愛斯塔賓道：「明天早上，那末，我們走回掘起一塊金子，但是我們一定要仔細，不許一個旁人陪着我們。因爲沒有一個人知道。除非等到絕對需要的時候，那金子埋在

什麼地方。當我們回來提起的時候，那末，旁的人一定也知道，但是既然我們常常和那金子在一塊兒，以後也不會有多大的危險被人奪去了。」

於是第二天的早上，愛斯塔賓和阿華沙回到那寶窟的所在，掘上了一整塊的金。

在他離去那個地方之前，愛斯塔賓拿他穿掛在肩膀上的那張豹皮的裏面，繪上一個詳密的藏金地位的圖。那張圖是用了一枝削銳的士的克，蘸着一隻他爲了這個用意而殺死的野耗子的血，繪畫而成。他從阿華沙得到那條河的土稱，和那在藏金的地方上種種著眼的地誌，更添上無限清楚的從海濱到這個地方的路由。這種報告，他都拿來寫在圖下，並且當他寫完的時候，他覺得很慰藉，便是阿華沙倘若有什麼不測，也不怕一輩子找不到那金子。

當琴痕到了海濱取道赴倫敦的時候，她得到一封伺候她的電信，據說她的父親，已經完全痊癒，並說她無需前來。她於是歇息了幾天，回頭到家裏，於是開始蹤尋她剛才走完的那炎熱的而疲倦的路程。當最後她走到家裏的時候，她嚇了一跳。因爲太山自從出發到陝巴探索金窟，還沒有回來。她看見劇克顯然是很憂慮，但是不願意對於他的父親照顧自身的本領提出疑問。她很嘆惜的探知那金毛獅逃走了，因爲她知道太山是很眷戀着那軒昂的野獸。

這是她回來之後的第二天，那些伴着太山的華沙里人丟了他獨自回來。她得到他們的報告當然心中充滿了替她的爵士和丈夫擔憂的危懼。她仔細盤問那些人，既而她探悉太山又遇着第二回的險，撞傷他的記憶力，她立刻發表明兒即要起程找他的意思，并吩咐那些剛才回來的華沙里人同她一起去。

劇克要阻止她，但那裏阻止得來，恁地也要一同去。琴痕道：「我們斷不能一時都離開家裏，留在這裏吧，我的兒子呵！若是失敗，我便回來讓你去。」劇克苦苦央告道：「我不能讓你單身去呀，媽媽！」琴痕哭道：「既然有那些華沙里人伴着我，怎樣是單身哩？并且你十二分的知道，我的兒子呵！和他們在到非利加洲的核心的任何地方，我是即如在牧場一樣安全。」劇克道：「是的，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我希望我能夠去，或是媽媽留在這裏。」琴痕道：「是呵，我也想你的媽留在這裏，但是你別愁着，你知道我的林子的技術，雖是與太山或劇克比不來，卻是並沒有十分壞，況且有那些華沙里人作伴，我覺得很安全。」劇克答道：「我想你是對的，但是我不願意你丟下我去。」

但是琴痕沒有聽他的勸阻；第二天的早上，帶着五十個華沙里人，動身找她的丈夫去了。

當愛司塔賓和阿華沙沒有按他們答應下來的鐘點回到營裏的時候，那隊人當中，有幾個難

免發作起來。後來却變了關心的樣子，不是關心那西班牙人的安全，卻是關心着生怕阿華沙鬧出亂子，便不能回來領他們安穩地到海岸，因為所有那些黑人的當中，只有他像是適宜於管束這一班尋事生風的挑夫們。那些黑人都說阿華沙失了蹤，有的竟說他和愛司塔賓串同故意丟下他們。魯唯那，是阿華沙出差後代理的頭目，這時他說道：「阿華沙與巴文拿私下跑去尾隨那偷象牙的賊兒。他們用些詭計，即如我們用武力一樣的可以成功，這麼，分贓的人只有他兩人。」佛路羅勒懷疑的態度問道：「但兩個人怎能壓制一班強徒呢？」魯唯那答道：「你沒有曉得阿華沙這個人呢，若是他能夠打動他們的奴隸，他很容易的把他們誘過來爲他用，并且那阿刺伯人看見陪着阿華沙的與混在那作反的奴隸裏打著頭旗的是猿之太山，他們自然就走了。」喀喇司托沈吟地說道：「我相信他說的話是很有道理，這到有點像那西班牙人的口氣。」末了他忽而向着魯唯那。」「你能夠領我們到那強徒的營子去嗎？」他問道。黑人答道：「行的，」喀喇司托叫道：「好！那麼佛路羅勒，你想這意思怎樣待我們派一個急足到那強徒裏，教他們好生提防阿華沙與那西班牙人則個，又告訴他們這個不是猿之太山，不過是個冒沖的。我們可以叫他們拿住他倆待我們來，於是我們到了之後，我們如以相機行事。我們大可以進行當初的計畫，在我們經過以友誼的資格走

進營子之後。」佛羅路勒答道：「是呵，說得有理，可說盡風詭雲譎的能事了，恰像你自己。」那俄羅斯人兩頰飛紅。「一窠蜂罷……」他引俗話答道。

那女人不大在意的搖她的胳膊，但是勃立泊，這個人一向與披蒲露思和霍樂克靜聽着，到此吆喝起來道：「你說一窠蜂是什麼意思呀？誰是棍徒？我對你說，密司得卜爾喀喇司托，我是個老實人，這倒是一宗賣買，沒有人講及柯道扶勃立泊，說他是個棍徒的。」喀喇司托搶白道：「別要吵鬧，若是這裏有什麼事是走不了你的，但要這事沒有危險。這些人自己偷象牙，也許大概殺死許多人才行。他們還要搶些奴隸，若是在我們，那是要釋放的。」勃立泊說道：「喲，好呀，只要這是公平而雙方有利，但你要牢記。密司得喀喇司托，我是個老實人。」霍樂克嚷道：「罪過呵，我們個個都是老實；我一生沒有看見過狡獪的牧師的。」約翰披蒲露思叫道：「我們當然是老實，并那一個說我們的不是，我們定把他的頭斫下來，」佛羅路勒很厭倦地笑着。「你可以時常告訴老實的人們，他們四下的跑着，對世界說他們怎樣的老實，但可不要管他；現下的問題就是要不要依從喀喇司托的計畫，在我們實行之前，還有的事情要明明白白的商量一吓子。這裏我們有五個人，讓我們投票取決罷，我們幹呢還是不幹呢？」喀喇司托轉身向着魯唯那問道：「這些人陪着我們去麼？」黑人答道。

「若是他們也許得着一份的象牙，他們願意去的，」佛路羅勒問道：「有那幾個贊成卡爾的計畫麼？」

他們衆口一詞的贊成這個計畫。這一來，他們便決定實行去冒險幹一下。於是半個鐘點以後，一個急足拿了一封給與那強徒頭目的信，依着路徑跑去賊營裏。歇了一會，這隊人收拾起營幕，也依着同一的方向，展開脚步走了。

一個星期以後，在他們走到賊營的當兒，他們看見那急足已經安穩地到了，并且正盼望他們來。愛司塔賓和阿華沙呢，卻沒有出現過，也沒有聽見在四下裏。結果那些阿刺伯人動了疑心，不禁冒火，恐怕那個送信的人借意勾引這一大股的白人和武裝的黑人來雀巢鳩佔了。

琴痕和她的華沙里人飛鳥般的走着，在那華沙里人看見愛司塔賓的營子的一塊地方，找着佛路羅勒赫克思的隨人的腳迹。這個時候，他們兀自當他是猿之太山。跟着那足蹤宛然的路兒，走得比赫克思的從人還要快些。琴痕和那些華沙里人在那強徒所在一里之內，張起營帳，比赫克思的人走到的時候，相差只有一個星期。這當兒，他們兀自停留着，一心等候阿華沙和愛司塔賓來，一心覷着個空兒好行他們喧賓奪主的詭計。正在這個時候，魯唯那和幾個別的黑人，已經成功了私

下傳播那叛變的消息，在那阿刺伯的奴隸們的當中。雖然他每日把他進行的情形報告佛路羅勒，他卻沒有報告他自己心頭上緩緩而來的一條小小的祕密的計畫，那條毒計便是圖謀除了鼓勵那些奴隸作反和殺死那阿刺伯人之外，還要把營裏的白人盡行殺卻，只饒了佛路羅勒赫克思這個人，魯唯那打算留着自己受用，或是賣給與北邊的黑色蘇爾丹。這就是魯唯那的詭計，先去借着一白人的力了卻阿刺伯人，再後出其不意攻擊那白人，把他們殺了。在他們的近侍偷去他們的武器之後。

那魯唯那能夠毫不費力成功他的計畫是不容疑感的，若是沒有一個服侍佛路羅勒赫克思的黑種的小僮效忠致愛於她，那就行了。

這個年輕的白種婦人，雖則是她跑着這許多路，以求滿足她的慾意，卻是一個一片婆心，遇事優容的女主人，她從前施與這個無知的黑種小僮的善意。出於黑僮希望之外。

某天的下午，魯唯那跑到她的跟前，說明各事已經預備好了，這天晚上，一到上燈的當兒，那奴隸的叛變和阿刺伯人的殺卻就雙管齊下了。那白人貪婪的念頭，早已吃那強徒手裏的象牙堆打動了，結果就是他們個個眼巴巴的很着急盼望那陰謀最後的一步，這筆大財便可以落在手裏。



湊巧在吃晚飯之前，那個黑種的小僮爬入佛路羅勒赫克思的帳子裏，他的兩眼像雞子一般大小，露出十二分驚慌的神情。佛路羅勒喝道：「幹什麼？」黑僮偷偷地說道：「喂……喂！別要給他們聽見你對我說話，你但遞過耳朵來，待我把魯唯那正在計畫的勾當講給你聽。」佛路羅勒低着頭，靠近那黑僮的嘴唇。「你一向待我不差，」他咕咕唧唧的說道：「現下，魯唯那要害你，我特來報你知道。」佛路羅勒低聲問道：「你是甚麼意思？」黑僮道：「我的意思，就是魯唯那，在了卻阿刺伯人之後，要向那些黑人也發出一道命令，教盡殺那白人，然後把你監禁起，他不是把你留着自己消受，便要把你帶到北邊賣掉了，卻得一筆大財。」佛路羅勒問道：「但你怎的知道這種種呢？」黑僮答道：「所有營子裏的黑人，那一個不知道這件事，我還要把你的來福鎗和手鎗偷去，旁的小僮也要把他的白種主人的武器偷去。」佛路羅勒跳將起來。「我要給這黑奴一個教訓，」她說道，拿了手鎗，向着營帳的垂幕正待要走，這小僮抱着她的腳，牢牢地拖住她。「不！不！」他叫道：「別要幹則個，別要聲張則個，這只有叫他們早殺你們一點，兀自一樣監禁你，營子裏那一個黑人不是和你反對的。魯唯那已經答應把那象牙攤派與他們，他們如今已經準備着，并且若是你要恐嚇魯唯那，或是他們打從別處探悉你知道這個陰謀，他們定要立時發動。」佛路羅勒恐慌道：「那末你教我怎

生是好呢？」黑僮道：「這裏只有一個希望，就是逃走。你和那些白人一定要逃到林子裏，就是我也不能夠隨着你。」佛路羅勒站着靜默地瞧了那小僮一回，末了她說道：「很好，我就照你這樣說做去。你救了我的性命，或者也許我一輩子不能夠酬謝你，或者也許我能夠去罷，如今，別要疑惑到你的身上。」

那黑人退出幕外，在幕壁背後爬着，生怕他的那一個夥計看見他。這會子，他們正在營子的當中，帳幕的前面，是明白地看見的。他一走了之後，佛路羅勒十二分提神的走出空地，轉入喀喇司托的帳子裏，這裏那俄羅斯人和勃立泊同住。她看見這兩個人，便低聲細氣的把剛才那個黑人告訴她的一番話說給他們聽。喀喇司托末了叫到披蒲露思和霍樂克叫他們不要裝出疑惑，有些不妥的樣子。那兩個英吉利人卻要驀地裏跳到黑人裏盡殺了他們，但是佛路羅勒赫克思攔阻他們這樣粗魯的舉動，說是他們的人數比那些黑人怎樣忒少，和企圖壓制他的怎樣沒望。

勃立泊生來是奸狡而乖巧，無論什麼地方。他也要故弄狡獪，他提議瞞著他們把這件事情在阿刺伯人的面前和盤托出，與他們攜手，佔取一個堅固的地位，等那黑人沒有動手的時候，便開始向他們開火。

但是佛路羅勒赫克思反對這個提議。說道：「這是不行的，因為那阿刺伯人也是和這些黑人一般的與我們結下深仇。若是他們倘然成功，把這些黑奴壓服，這個不過是一個幾分鐘的問題，那阿刺伯終知道我們擺下的陰謀，這其間我們的性命是不值得這樣的。」說罷，她屈着她的手指剝剝價響。披蒲露思嚷道：「我以為佛路羅勒是對的，此後我們在林子裏幹什麼呢？也沒有黑奴替我們捕獵，或是替我們做飯，或是替我們挑擔，或是替我們引路，這個就是我很想知道的。」

這時白人的耳朵裏，在林子的遠處送到一陣獅子的吼聲，

「喲！喲！」勃立泊叫道。「我們孤零零地在這林子裏麼？上帝呵！我就站在這裏等等死吧，倒要像個白人兒。」喀喇司托說：「他們要殺你也不當你做白人，若是不願走，他們要你吃苦。」勃立泊搓他的手，那冷汗撲簌簌地流下他的起油光的面上。「喲爲什麼我要幹呢？爲什麼我要幹呢？」他哭道。「爲什麼不住在倫敦家裏我本來的地方呢？」佛路羅勒罵道：「啐！你知道若是你做出一點疑惑出來，給那斯看見，便要立時作動的麼？這裏只有一件事是該我們做的，這就是等待他們亂烘烘地攻擊那阿刺伯人。我們仍舊拿着軍器，因爲他們等到把那阿刺伯人殺死之後，方才把我們的軍器偷去。等他們打個七零八落的時候，我們必須躡到林子裏，此後——上帝知道——上帝救

我們則個。」勃立泊哭得兩眼浮腫抖顫的說道：「是呀！上帝救我們則個！」

一會兒，魯唯那走到他們那裏說道：「各事預備好了，巴文那們呀，一等到吃晚飯的時好預備着呵。你聽見一聲槍響，這就是暗號。那麼向阿刺伯人裏開火。」喀喇司托說：「好，我們剛才說過，我們預備站在門口阻止他們逃走。」魯唯那說：「這是很好，但你必需留在這裏，」他對佛路羅勒說：「在開火的地方，你是不大安穩的。你就在你的帳幕裏吧，我們限在村的那一邊作戰，也許到門口裏，若是他們那一個想逃走。」佛路羅勒說道：「不錯，我就在這裏安全的地方留下罷。」

那黑人看見各事都妥當，很滿意地離去了，於是一會兒全營都吃着晚飯。這個時候，一種緊張的急遽的空氣，籠罩全營，縱然這些阿刺伯人也會覺着，然而他們兀自在甕子裏，不知道這個是什麼來由。勃立泊嘔到連飯也吃不下，臉上沒有一點血色，渾身抖顫着，眼睜睜地瞧來瞧去，首先瞧着那些黑人，其次阿刺伯人，又其次那扇門兒；這其間的距離他一定量過好幾百次，當他坐着的時候，等候那做暗殺密號的槍響，這一響，他老實的想着，就是送他到林子裏給那走過的第一隻捕獵的獅兒吃掉的。

披蒲露思和霍萊克沒有一點打算的吃着他們的飯，勃立泊很瞧不過眼。喀喇司托，本來是一

個性情急遽的人，只吃了一些飯，但是却没有露出些驚慌。就是佛路羅勒赫克思也沒有露出驚慌的樣子，然而她心中早預料到他們的情勢是無望的。

沉沉的黑闇降下了。有些黑人和阿刺伯兀自吃着飯，這個時候，霎時間那沉寂被着一聲霹靂的槍聲響震蕩了。一個阿刺伯人靜默的倒在地下。喀喇司托站起身，挽着佛路羅勒的臂膊。「來，」他叫道。

背後披蒲露思和霍萊克跟着，前頭勃立泊領着，兩條腿好像生了翼的一般，他們躡到木柵的門口。但是這個時候，空中充滿辟辟拍拍的撕打聲和來復鎗的響聲。那些阿刺伯人人數只有一打上下，打來卻是很起勁，并且個個鎗法比黑人純熟得多。這一場仗，究竟那一個勝，那一個敗，兀自沒有定準，在喀喇司托開了那扇門，那五個白人鑽入林子的黑夜裏的時候。

在營子裏的一場仗的結果，本來是早已斷定的，因是這些黑人比之那阿刺伯人是這麼多。所以到底，那怕他們的眼法劣拙，他們竟能夠把阿刺伯人最後的一個打倒。末了到了魯唯那移他的注意到其他的白人裏，只見他們離村去了。那黑人立時覺悟兩樁事情，一樁是有人把這事洩漏了；還有一樁就是那些白人在這個短時間裏，自從逃走後，也不能走得那麼遠。

他聚攏他的戰士圍着他，講給他們這樁事情，并激動他們說這些白人若是吃他們逃走了，到底會帶着救兵回來懲罰黑人，他更鼓舞他的黨羽，這時約有二百多的戰士，教他們必需作速跟蹤追趕那些逃犯，在他們能夠甚至帶信到鄰村之前，最近的那一個鄉村，是沒有遠過一天的路程的。

## 第十六回 金剛鑽窟

當起初煙燄的炸彈，把皇帝的寶座室鬧得滿室烏煙瘴氣，火焰蓬蓬的時候，那些高孟堅尼團的圍着太山。懇求他救助他們。因為他們看見攢攢簇簇，人山人海，布堅尼，在每處進口的地方，和那總隊在園子裏，和在外邊的殿階上，吆喝喝武揚威。

「且等一分鐘，」太山說：「等那煙燄濃密夠足隱蔽我們的舉動，以免給那布堅尼看出，然後我們從面着殿階的窗子衝出，因為他們與那東邊一扇門比較的相近，這樣我們當有幾個人可以得到較妥的逃走的機會。」那老人說道：「我有一條還要比你的好過的計畫，趁那濃煙隱蔽我們的時候，跟着我來，這兒有一個出口是沒有防備的，大概因為他們沒有夢想到我們會用着的。當我

跨過那寶座後頭的高臺的時候，我偶然發覺那兒是沒有布堅尼把守。」太山問道：「那兒有什麼去處呢？」老人道：「到那金剛鑽樓的地窖裏，就是我發覺你所在的那座樓。這皇宮的那一部份，是最靠近那東門；若是我們能夠得到那兒在他們疑惑我們的用意之前，我們至少能夠躍到林子裏是不容疑慮的。」太山叫道：「好呀，不久那煙就給那些布堅尼看不見我們了。」

實際上那煙是這麼的濃厚，在寶座室的人，漸漸的呼吸上感覺困難，有許多人咳着嗽，和打着噴嚏，并且各人的眼睛受了這觸鼻的煙的影響，撲簌簌流下淚來。恁地時他們兀自不能夠躲藏在週圍的看守者的觀察之外。太山道：「我不知道我們再能夠捱過幾時，我現在差不多夠了。」老人道：「現在又濃一點兒了，再過一會兒，我意我們就能夠看不見了。」拉婭喊道：「我再捱不過了，我的氣悶了，我的眼睛已一半兒盲了。」老人道：「很好，我思疑他們現在是否還能夠看見我們，這是很濃厚了。來，跟着我。」於是他領着路，走上那高臺的梯級上。穿過寶座室後面的一個洞口，一個用着垂幕遮蔽的洞口。那老人先行，其次拉婭，太山和閻婆伽跟着，這閻婆伽差不多已經達到牠的支特性與忍耐性的限度了，所以太山也很不容易的約束牠。這當兒，牠正在用着深沉的聲調發出牠的怒號，這聲響也許給布堅尼覺到他們逃走的路兒。在太山和獅兒之後，擠着那些不住咳嗽的高

孟堅尼，但是因爲闍婆伽正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却沒有你擠我，我擠你的樣子，若是不然，他們早已擠做一團了。

這個洞口開進一條黑闇的走廊，降了幾層階級，那地便低下了，於是一逕氣在黑闇裏走了許多的路，方才從皇宮走到鑽石宮那兒。他們是多麼的欣幸走出寶座室的濃煙裏，所以沒有一個人理會那走廊的黑魃魃，只有寧心耐性地跟着這個老人，他也曾說過，只有那第一次他們走過的石級，是在地道裏獨一的阻礙，此外更沒有的了。

走到地道的盡頭，老人在一扇重門之前止住脚步。這扇門，他經過許多困難，方才把牠開了。『且慢，』他說，『待我找一盞燈兒打個火來。』

他們聽見他在門外走動了一會，末了，一線暗淡的光掩映，那就是當時的燈心搖動着。在這個乍明乍滅的光中，太山看見在面前一所很大的長方形的宮室，這間宮室的宏大之處，只須看那燈兒飄搖淡蕩的光，便能夠約略的想像得到了。這時老人說道：『教他們都走進這裏，并關上那扇門，』事完之後，他叫着太山。『來，』他說，『在我們離去這室之前，我要給你看看那人類的眼睛一輩子沒有瞧過的東西。』



他領着他們到那室子的那一頭，這兒在燈光的當中，太山看見一排排的架子，上面堆着許多小皮囊。老人把燈移近一張架子上，拿了一包開了疙瘩。倒了一些兒在他的掌上說道：「金剛鑽，這兒每小捆有五磅的重量，盡是金剛鑽。他們曾經聚攏了不知多少年代，因為他們開採了太多，他們也用不完。他們的故事，相信總有一天那阿蘭德人會回來的，他們可以把那金剛鑽賣給他們。所以他們不住的開掘積聚，像時時刻刻有銷場的樣子，你拿一捆吧？」他說着，把一捆給與太山又一捆給與拉姪。他又說：「我不相信我們能夠活着離去這個山谷，但是我們也許，」於是他自己也拿了一捆。

老人，從金剛鑽窩領着他們走上一張簡樸的梯子，走到樓板上，便忽忽的跑到那座樓的甬道裏。只人兩重門在裏面反鎖着的，是現在隔斷他們和殿階的當中，再不上多少路便是那大開着的東門。老人將次把那扇門開了鎖，這時太山止住他，說道：「且慢，等待那些高孟堅尼齊到了，他們要同時上梯子哩，當他們齊集在我們背後的時後，推開那扇門，這麼你和拉姪，就領這十來個在我們跟前的高孟堅尼撞開那扇門。我們其餘的把守後路，若是那些布堅尼來攻擊，我們可以抵抗他們。」

太山仔細地把他心中的計策，講給那些高孟堅尼聽。末了回身向着老人，他喝道：「喂，」那門門褪下了，那扇門開了，於是同時那班人向東門躡過去。

那些布堅尼，他們仍舊奮擠在寶座室裏，沒有知道他們的罪犯，已經逃走。等到太山帶着闍婆伽押着陣脚，正在在過那東門，方才知道，這時候。布堅尼看見了，立時嚷起來，他們的幾百個人，即時衝來。

「他們來了，」太山對着其他的人叫道，「快逃呀，逕一氣走到那向着陝巴的山谷兒，拉姪呵，」那婦人答道：「你呢？」太山道：「我要和那些高孟堅尼在這裏歇一會，打算給他們見識見識。」拉姪站着道：「我不要再走一步沒有你，猿之太山，太大了這個危險你替我去擔當的。沒有你我不要走。」太山搖了搖身。『任你吧，』他說，『他們來了呀。』

不知經過多少困難，他才振作起一部份的高孟堅尼，他們一到躡過了那門口，這時大約有五十個戰士，他領了他們，站在門口，等候那幾百個蜂擁而來的布堅尼。

老人走來搖了搖太山的臂膊，「你好走吧，」他說，「那些高孟堅尼一交手便要一溜煙走了。」太山道：「我們即使走，也得不着什麼好處，」他僅僅說完這句話，這當兒，一個高孟堅尼叫道：

「看呀！看呀！他們來了！」并順着走到林子的路兒用手指着。太山說道：「也恰巧合時哩。」當他看見一幫的高孟堅尼的第一個人衝出林子向着東門走來。「來，」他向那走來的黑人叫道，「那布堅尼攻擊我們來，報你們的仇！」末了，他回來叫着，他四週的黑人，縱身衝上，迎拒那蜂擁而來的布堅尼，在他們的背後，一陣陣浪似的高孟堅尼湧進那鑽石宮的東門，在面前胡亂收起一些東西，你一牽我一脚的像雪片似的向那布堅尼搖搖欲墜的牆壁打過來，那牆壁便無情的向那宮牆一邊翻倒。

那喧嚷的聲響，和那廝打着那血激動閻婆伽恁地狂暴，太山很不容易的約束他，不要逢人便噬，我不管是仇敵，也不管是朋友，結果費了不少的時候，太山方纔牽着他的發癩的聯盟。所以他沒有多麼的功夫，加入戰鬥。但是他看見那場仗繼續打下去，除了受些少挫折外，那布堅尼的完全敗北，是可以斷定的了。

他的推斷的是不差，那些高孟堅尼是恁地充滿報仇的熱血，又加上了第一次勝利的結果的興奮，他們拚命前進，像閻婆伽一般狂熱。他們沒有討饒，也沒有饒恕。這一來，那場仗，只得告終，於是再沒有布堅尼可殺的時候了。

戰事過了，太山帶了拉姪和老人回到寶座室，這會子，那炸彈的煙焰，早已消滅了。他們召集各村的頭領，當他們站在高臺面前的時候，臺上立了三個白人和那黃鬚的獅子闍婆伽，太山向他們發言道：「鑽石宮的山谷的高孟堅尼呵，你們今兒晚上贏得自由了，除去那些殘虐的主人們。他們一經壓制你們在你們當中最老那一個不能追憶的時候。因為許多的年代，你們受着壓逼，所以你們的當中，從沒有生出一個首領能夠正大無私英明果斷的管理你們。因此你們必需在別一個種族的當中選擇一個首領。」

「你你！」一片聲響着。當那些頭目苦苦地懇求太山做他們的王的時候。『不，』太山說罷，舉起他的手表示肅靜之意。『但是這裏有一個人，他和你們相處了許久，熟悉你們的習慣和風俗，知道你們的希望和你們的需要，比較其他的任何人好過；若是他願意留下替你們治理，他定能如你們的希望。我的確知道的，做你們的好王，』說時太山指指那老人，老人瞧着太山說了一跳說道：『但是我要離去這里，我要回到那文明的世界裏，那裏我已經隔絕了這許多年數了。』太山答道：『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你已經隔別了許久，你不會找到自從你來的時候的朋友了；你只有遇着，欺騙，虛偽，貪婪和殘酷。你當見得沒有一個人對你有興味，并且你對別人也不得有興味。我，猿之太山，

曾經離去我的林子，走到人造的城市裏，但是我時時刻刻受人的輕視，故此很願意回到我的林子裏，回到那高尚的野獸裏。牠們的愛和惡，都是從內心而發的，回到那天然的自由和造化裏。」

「若是你回去，你一定要失望的，那時你方纔明白你失掉了一個很值得你的時候去幹的功夫的機會，這些可憐的動物需要你哩。我不能夠留在這兒導他們出於黑闇，但你可以，並且你可以這般的栽培他們，等他們變成一個勤懇的，知禮的，和易的民族。但是在戰術上頭也不能沒有訓練，因為我們得到好結果的時候，這麼便會惹人妒忌，若是他們比我們強呢，他們便想走來用武力取了我們的東西去了。因此你必需訓練你的民衆保護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權利，而且保護他們，他們必需有那作戰成功的本領和知識，與那從事作戰的武器。」老人答道：「你說的是真話，猿之太山，在別一個世界上，是沒有容我們立足的地方。那麼，若是那些高孟堅尼希望我做他們的首領，我便留下罷。」

那些頭目們，當他問他們的時候，老老實實的回太山說，若是他們不能夠得着他做首領，他們十二分喜歡得那老人，這個人他們都知道，或是眼見，或是傳聞，是一個從沒有以殘暴加於高孟堅尼的人。

那幾個活着的布堅尼，他們一向躲藏在宮裏的各處，被人尋出，領到寶座室裏來。這兒任他們自行定奪，或是願意留下做奴隸，或是一古腦兒離去。那高孟堅尼也許作踐他們，並且置他們於死地，但這是他們的新君不許幹的。

「但是我們要到那兒好，若是我們離去這個鑽石宮的山谷？」布堅尼當中的一個問道。「陝巴城的外面，我們沒有知道有什麼存在；陝巴的裏面，我們只許我們拚着仇人。」

太山坐着眼巴巴兒瞧着他們，並沒有做聲。有許久的時候，他沒有說話。這當兒，幾個高孟堅尼的頭目和幾個布堅尼，討論那猩猩人的善後辦法。末了，猿人起立向那些布堅尼點了點頭。說道：「這兒你們只有百多人，你個是強有力的動物，而且應該是能征慣戰的兵士。我旁邊坐着的拉婭，是個女高僧是陝巴的皇后。一個奸險的僧人，強奪了她的權，趕走她離了寶座，但是明兒我們帶兵到陝巴，領了鑽石宮裏最饒勇的高孟堅尼跑到那兒懲罰喀喳，那個高僧。他是他的皇后的罪人；那廢拉婭重登陝巴的王位；但是那兒陰謀的種子一經散播了，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最料想不到的地方，也許生出樹來。這是須要許多的時候，陝巴的拉婭，方纔可以完全信任她的民衆的忠心，現在你們陪着我，到陝巴去作戰，恢復拉婭的皇位，當戰事完畢之後，留在那兒做拉婭的近衛保護她，

不獨外來的敵人須要提防，還有國內的敵人也要仔細咧。」

那些布堅尼討論這樁事半個時辰，末了其中的一個走到太山跟前。「我們願意遵從你的提議做去。」太山問道：「哦你願意效忠於拉婭嗎？」那猩猩人答道：「一個布堅尼從不是個反覆無恆的人。」太山說道：「好，那你拉婭，滿意這樣擺佈麼？」她答道：「我收留他們替我出力罷。」

第二天的早上，太山和拉婭領了三百個高孟堅尼，與一百個布堅尼，起程去懲戒那奸詐的喀喳。這兒用不着施行兵略或是詭計。他們不過大踏步的走過鑽石宮的山谷，落下那巖巉的山峽，到隩巴的山谷，直抄到拉婭的宮殿的背後。

一隻灰色的小猴兒，坐在廟宇的牆頭的藤葛的當中，瞧着他們走來。他豎起他的頭，一時歪過一邊，一時歪過那一邊，并且十二分的興奮和激刺，所以好一會兒，他忘掉了搓他的肚皮，他出神了半日。那一隊人走到愈近，馬紐那猴子便覺激刺愈厲害，當他看見那排山倒海而來的高孟堅尼，他到覺得沒有什麼，但是使他像神魂出了竅的樣子，飛跑到隩巴皇宮的背後，就是那布堅尼的影子，他的小小的世界裏，那食人的魔鬼。

喀喳在寺裏的院子裏，太陽出的時候，他獻上一個犧牲供奉那焰神。一般下級的僧徒，伴着他

和婀額與她的女僧們。他們的當中分明是鬧着亂子，只要看那些睜眉突眼的面孔，和那婀額分付喀喳的說話的口氣便明白了。

「你的話太不講理了，喀喳，」她厲聲喝道。「只有那焰神的女高僧應許執行犧牲的典禮，兀自一次又一次的你硬着用你的醜賸的手污蔑那口聖刀。」那高僧怒道：「肅靜，婦人，我是喀喳，隕巴的王，焰神的高僧。你不過是因緣喀喳的恩寵的人罷了。可別要叫我捺不住，否則教你真個噹噹那口聖刀的滋味。」他的說話當中，帶着危詞恫嚇。他身旁的幾個人，對於他對於他們的女高僧所抱的褻瀆的態度，覺得很不樂，個個已自不懷好意。況且無論他們怎樣看待婀額，她已經站在他們當中的最高的地位，而且這些人深信拉姪死了，因為喀喳費了不知多少口舌，方纔得他們相信。所以他們就此看她的職位，也許給她十二分的尊敬了。

「好生在意呵，喀喳，」其中一個較老的僧徒叫道。「這兒有一個限度，便是你也不能夠破壞的。」喀喳喝道：「你膽敢恐嚇我麼？」那雙眼睛放出狂暴的凶光。「你膽敢恐嚇我，喀喳，焰神的高僧麼？」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跳到那觸犯他的人的面前，舉起那口祭刀，在他的頭上做手勢。正在這個當兒，一隻灰色的小猴子，連喊帶嚷的走到那俯視廟宇的院子的牆頭之上。顫聲的叫道：「布堅



尼！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喀喳站定，回身向着馬紐，那執刀的手垂下來。「你瞧見他們麼，馬紐？你說真的話麼？若是這一回又是你的耍子，你別要活着，向喀喳開玩笑了。」那個猴子咻咻地說：「我說的是老實話，我兩隻眼睛看見他們的。」喀喳問道：「他們有多少人呀？他們來到陝巴有多麼近。」馬紐答道：「他們像樹上的葉一般多，並且他們差不多走到廟宇的牆跟，那布堅尼和高孟堅尼。他們來的像那潮溼而寒冷的山谷生着的草一般。」

喀喳轉身仰起他的面孔，向着那太陽，倒頭喊了一聲拖長的聲響，喊完之後，全身不住的抖顫。這樣怪聲他喊了三次，末了，向着在院子裏旁的人一聲呼喝，叫他們跟着，他挺着胸脯，筆直走到中殿裏。當喀喳飛開腳步跨過那陝巴的宮殿面前那古道的時候，每處的走廊和門口，滿擁着拐呀拐呀的毛茸茸的陝巴的民衆，手上拿了棍兒刀兒。他們頭頂上的樹裏，十來個灰色的小猴子喊喊嚷嚷。他們叫道：「不是這兒，不是這兒，」既而指指城的南邊，彷彿一羣烏合之衆一般，那班僧侶和戰士跟着喀喳的背後，回頭到宮殿裏，再走上面着宮殿那條路。這兒他們爬上那圍着宮殿的高峻的牆頭，正在太山的兵隊在外邊停止的當兒。

「石頭兒呵！石頭兒呵！」喀喳吆喝道，於是在院子裏的婦人們，聽了他的命令，便連忙收集些

從牆壁裏宮殿裏坍下來的碎石子，搬到城上的戰士那兒去。

「與我滾開罷！」喀喳指着在他的門外的兵隊喝道：「與我滾開罷！我是喀喳，焰神的高僧，這兒又是他的廟宇。可別要污瀆焰神的廟宇，否則教你們試試他的威嚴。」

太山搶前一步，站在其餘的前面，舉起他的手，表示靜默之意。

「拉姪，你們的女高僧是你們的皇后，是在這兒，」他向那牆頭上的隩巴人喊道，「喀喳是個逆賊和騙子，作速開了你們的大門，迎接你們的皇后，把那逆賊付諸公判，那麼你們可以免死。但是若反對拉姪進城，我們就要用武力和流血的手段，奪回合法的屬於拉姪的東西了。」

在他說話的當兒，拉姪走近他的身旁好叫他的百姓都看見她。這時突然起了一陣嚷着拉姪的聲音。當中還夾着一兩聲反對喀喳的聲音。喀喳顯然覺到不消多麼的力量，便可以倒戈向着他，所以吆喝他的民衆作速攻擊，并同時拿一塊石頭兒覷準太山擲過去。可是他的特異的本領，那裏能着太山一些兒，那石子飛過，卻打在一個高孟堅尼的心窩，把他打倒。霎時間，一陣雨似的石子飛到他們隊裏，末了，太山叫他的從人開火。喊吶的喊吶，喧嚷的喧嚷，那些布堅尼和高孟堅尼喊聲震天的撲到陣前。像貓兒一般，他們冒着棍兒刀兒，爬上那東歪西倒的牆壁上。太山，拿喀喳做他的目

的物，和那些要前跑的人一齊爬上牆頭。一個蒙茸的傴僂的或士，提起一條棍子當頭擲來，他一手抓着牆頭半空兒掛着，一手從旁的一個人搶了一件武器，瞧着那打下來的棍子，覷個真切用手一格，把棍子丟開。同時他看見喀喳回轉身沒入那邊的院子裏。太山抽身一躍，躍上牆頭，這當兒，來了兩個陝巴人，接着他廝打。他拿了那奪來的棍子兩邊一棍，那兩個人跟着一個跌在東，一個倒在西，他身長力大，這些人那里抵擋得住，他只記着喀喳，因為他是個罪魁，萬不容他漏網的，所以太山跳到路旁，剛巧在那高僧鑽進院子對過的一條巷裏的當兒。

有些男的和女的僧侶想把他攔住。他順手揪了一個男僧，扼着他的腳踝，一壁走一壁把他打旋像個圈兒，殺開一條路，走過院子的那一邊，這兒他站定了，回轉身，用了九牛二虎的力，又把那人打旋一回，向前一縱，把他掉到那追兵的面前。

他也不問後來怎樣，只顧回轉身追趕喀喳。這廝常常跑在前頭，因為他熟識那宮殿裏廟宇裏灣灣曲曲的路，比太山強得多。太山相信那一條路是通到廟宇裏面院子裏的。那兒喀喳大可以躡進宮殿地下的窖子，找一個躲藏的處所，那麼就很容易找着他了。因為地底的路兒是這麼多而且曲折得很哩。這一來，太山很起勁的想跑到那祭壇，阻止喀喳得着地底的比較的安全；但是最後

要他踹進院子的門口的當兒，不提防，一個活結，老早安排停當，把他的腳踝楞住，撲通一聲一跟斗兒倒在地上。這當兒，一簇傴僂的侏儒的隩巴人，亂烘烘地撲在他的身上，並且在他未完全恢復他的力量以前，他們早已把他牢牢縛住了。

他朦朧恍裏覺到他們從地上舉起他，抬着他，一會兒放他在一塊冰冷的石板面上。末了，他的知覺完全回到他的身裏，他方纔知道他筆挺地躺在焰神廟裏院子的祭臺上，上首站着那高僧喀喳，他的牛鬼蛇神的臉兒，板起一派晦氣的樣子，和希望即時復仇的神情。

那滿心懷恨的動物喃喃說道：「這一回，猿之太山該當知道那震怒不是焰神的，卻是喀喳那人的；今兒不見得有什麼等待和什麼干涉哩。」

他舉起那口祭刀在頭上。在刀尖的一邊，太山順着瞧見院子裏的牆頭，恰巧露出一隻勇猛的黄鬃的獅子的頭肩。「閻婆伽！」他喊道。「殺！殺！」喀喳躊躇了一會，他的刀子兀自高擎在手。他跟着太山的視線，連忙一瞧，正在這當兒，那金毛獅躍下路旁，用力的跳了兩下，很快的撲在隩巴的高僧身上。那刀子，骨碌一聲落在地上，那獠牙便一口咬上他那副猙獰的面孔。

那下級的僧侶們，拿了太山，正留下看着他死在喀喳手裏的。在那獅兒跳到的當兒，已經連嚷

帶喊飛奔出院子裏，目下廟裏的祭壇上，只剩得太山和闍婆伽和喀喳的尸骸。「來，闍婆伽，」太山呼道：「別要給人傷害太山。」

一個鐘點以後，拉姪戰勝的兵士，滿坑滿谷的擠在那古宮裏和隕巴的廟裏。那沒有殺的僧侶們和戰士，立時投降承認拉姪是他們的皇后和女高僧，那時拉姪吩咐在城裏搜尋太山和喀喳，拉姪卻親自領了一班巡邏的兵士，走進那祭院的大街。她的眼睛望裏一瞧，便把腳步收住，因為那兒縛在祭臺上的是猿之太山，他的上首蹲着眼睜睜的扳起面孔看着她的是那金毛獅子闍婆伽。「太山，」拉姪顫聲的叫道，搶到那祭臺旁邊。「喀喳到底佔便宜了。我父親的上帝呵，可憐我呵！太山死了。」太山喊道：「不，老沒有死哩。來救我呵，我只是被人縛住，但若然不是闍婆伽，我已經死在你的祭刀之下了。」拉姪叫道：「多謝上帝，」說着，趨上祭臺。但是在那咆哮的獅子，令人股慄的態度之前，止住腳步。「下去！」太山喝道：「讓她走近；」闍婆伽在他的主人身旁躺下，把他虬髯戟張的臉，伏在太山的胸脯。拉姪於是走上，收起那口祭刀，把那縛住太山的索子割斷。這時她在祭臺的一邊，看見喀喳的尸身。太山道：「你的最毒的仇人死了，他的死你須謝謝闍婆伽，像我謝他救我的性命一般。你該當安享太平的日子，和那鑽石宮的山谷的人民，親密一吓子了。」

這天晚上，太山和那布堅尼并高孟堅尼的頭領們，與奧巴男的女的僧侶們，一塊兒在奧巴皇宮的大宴堂裏坐地做皇后拉婭的佳賓，拿那古時阿蘭德斯人的金盤子盛筵敬客。這些金盤子，從前在一洲裏的是風行一時，可是現在只有在小說裏見到了。於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太山和闍婆伽依着來時的路，出發到華沙里的地方家裏去了。

## 第十七回 火刑

佛路羅勒赫克思和她的四個夥計跌跌撲撲的在林子的黑夜走着，背後魯唯那和他的二百名戰士追來。他們並沒有目的地，因為像從前黑人領着路一樣，他們沒有問問那是什麼地方，於是乎失路了。他們的心裏，只拿定一個意思；就是要和象牙賊的營子隔離能殺多麼遠便多麼遠，因為無論那場仗這個時候到了怎樣的結束，他們的命運是一樣的，若是給那一班人捉了。他們約莫走了半個鐘點的光景，正在暫時歇了腳的當兒，他們明白的聽見那追聲，於是仍舊沒頭沒腦抽身便走。

過了一會，他們遠遠地瞧見前面火光閃閃，到諛了一跳。這個怎來的？他們走了個圈子嗎？這是他們逃出的營子嗎？他們一地裏走一地裏想，等到最後他們看見前面那營子的外線，一派籬笆繞着，中央燃着一個小小的野火，半百個黑人團團圍着。那些難民走的近了，他們瞧見黑人的當中站着一個人，清清楚楚在光線之外，一個白種的婦人，而他們的背後，那追聲卻愈來愈響。

從那在火旁的黑人的扭頭捏頸和裝腔做勢的樣子看來，這分明是他們正在研究那作戰的聲響，他們打從那象牙賊的營子那邊聽來的，因為他們不歇指着着一邊。并且這個當兒，那個婦人舉起她的手，表示靜默的意思，這分明是他們也聽到那追趕佛路羅勒赫克思和她的夥計的戰士的腳步聲了。

「那兒有一個白種婦人，」佛路羅勒對其他的人說，「我們沒有知道她是那一個，但她卻是我們惟一的希望，因為那趕我們的人就要趕着我們了。也許這個婦人能彀保護我們。來呀，我去找她，」於是她沒有等到他們回答，便硬着腰筆直地向那圍籬走去。

他們走不了多少路，這時華沙里的戰士銳利的眼睛，已經瞧見他們，霎時間那圍籬給那札鎗弄的窸窣價響。

「止步，」當中的一個戰士喝道，「我們是太山的華沙里人。你是誰人呀。」

「我是一個英吉利的婦人，」佛路羅勒高聲答道。「我和我的同伴迷在林子裏。我們被自己的守衛暗算，那頭目帶了戰士追趕我們。我們這兒只有五個人，還請你週全週全則個。」琴痕對華沙里人說道。「讓他們進來。」

當佛路羅勒赫克思和她的四個人在琴痕和那些華沙里人視察之下，走進圍籬的時候，有一雙眼睛在營子的一邊的樹上簇葉裏張望着，灰色的眼睛，一道奇光走進在他們招呼那個女子和她的同伴的當兒。那新來的人，走近灰石夫人。她到叫怪起來。「佛路羅勒，」她驚奇的叫道。「佛路羅勒赫克思，大天裏你幹的什麼事呀？」那女子也跳了一跳，完全收住脚步。「灰石夫人，」哦，她高聲喊道。灰石夫人繼續說道。「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你是在阿非利加洲裏。」那圓滑的佛路羅勒暈過一回兒，但是霎時間她情急智生。「我在這兒陪伴勃立泊和他的朋友，他們跑來作科學的搜求，并一起帶了我，因為我也曾和你與灰石爵士到過非洲，對於這個地方的人情風俗多少知道一些兒，現在我們的奴僕反抗我們，若非你救我們一救，我們都要死了。」琴痕問道。「他們是西岸的挑夫麼？」佛羅勒答道。「是的。」琴痕道。「我意思我的華沙里人可以對付他們。他們那兒有多少人。」



咧。」喀喇司托答道。「大約二百人，」灰石夫人搖搖她的頭。「人數差的多哩，」她說，末了她叫厄殊勒，這個人是個頭目。「這兒有二百個西岸挑夫追趕這些人，」她說；「我們必須用武力保護他們。」厄殊勒單調的說道：「我們是華沙里人，」過了一會，魯唯那那枝兵的先鋒隊，發現在圍笆外火達到之處。

那西岸的挑夫，看見在閃爍光中的戰士，個個掙腰挺胸預備迎拒，便站住脚。魯唯那那把眼一瞧，瞧見這些少的人數便不大留意地搶前幾步，口裏嚕嚕咣咣硬要把那些白人交還他。他跳跳蹶蹶的說着，一壁搖搖他的來復鎗豎起他的拳頭。他的嘍囉們，你一言，我一語的等到全隊人都吵嚷起來，喊吶的喊吶，磨拳的磨拳，踹脚的踹脚，鬧個不可開交，彷彿是他們非鼓舞到入於狂癡的戟刺，不能夠引起他們挑戰的精神一般。那些華沙里人在圍笆的背後，自來受過猿之太山的訓練和栽培，已經廢止那種顛狂的做作，只要拚着對頭便要殺個落花流水，所以他們肅穆地站着等候那敵人衝來。灰石夫人問道：「他們有幾管來復鎗呀？只這點倒令我們麻煩。」喀喇司托答道：「他們不上半打人能夠使鎗的。」

「你的人都配上武裝，你們加入我的華沙里人當中，吩咐你的人別要離開獨自一個跑去，別

要開火，只等他們攻來；但是好生瞧着，他們一攻來便開火，并不住的發放。西岸的人夫，除了白人的來復鎗，此外曾沒有使他們失望的東西了。佛路羅勒和我就在營子的背後，靠近大樹那一邊躲一躲。』她莊莊重重的說了，到像一個慣於吩咐的人，說出的話很有斤兩。那些人只得遵從她，尤其是勃立泊，雖然他顛兢兢地可憐的樣子，在他移步向前，站在那華沙里人當中前一排的當兒。

他們的舉動，在野火光中，魯唯那看來都一一明白，尤其是在琴痕和佛路羅勒赫克思躲藏着的那顆樹上的那一個人，也是看的親親切切，魯唯那不是來作戰的，他是來擄佛路羅勒赫克思的。他轉身向着他的嘍囉們說道：『那兒只有五十個人，我們可以消多大的功夫將他們殺個精光，但是我們不是來廝打的，我們跑來討還那白種的女子。站在這兒喊吶，叫他們好知道我們的勢力，誘他們注意你們。走前幾步，末了又退後幾步，在這個當兒，你一邊誘他們注意你們那一邊，一邊我領五十個人走到他們營子的背後，取那白種女子，等到我到手，我會關照你們，你們作速回到村裏，那兒有木柵圍好，我們還怕抵不住他們不成。』

如今這個計畫是很合宜那些西岸的黑人的胃口，他們的肚子裏委實沒有作戰的意思。這一來他們一發吶喝，比前更加利害，他們覺得這樣做來，是不會有絲毫損失的，因的經過不須流

血的戰勝之後，他們便可以安然回到木柵裏的安全了。

當魯唯那遮遮掩掩的在菁密的林子裏的暗隙，覷着那西岸的黑人鬧得烏煙瘴氣眼亂頭昏的當兒，爬上那營子的背後。這會子，一條白皙的大漢，赤着胳膊，單拿豹子皮束着腰子，霎時間從頭上的樹裏，跳在那兩個婦人的面前——他的神采奕奕從那閃爍不定的野火光中四照出來。

「約翰，」灰石夫人大聲叫道。「多謝上帝，這是你，哦！」

「勿……勿」那白人用指頭放在脣上囁嚅地說着，忽然轉身向佛路羅勒赫克思叫道：

「我要的是你，」他說着，便摟着她，輕輕的把她搭上肩膊，並且在灰石夫人能夠干涉之前，在她一半兒明白發生什麼事之前，他已經跳過那籬笆，沒入林子裏了。

好一會兒，琴痕目瞪口呆的出神，彷彿一個人吃了一吓無意中的打擊一樣，迷迷懵懵的站着。接着嘆一口氣，撲通一聲仆在地上，嗚嗚咽咽的哭，面龐兒伏在兩隻臂膀的中間。

魯唯那和他的戰士，悄悄地爬過圍笆，鑽入營子裏，在抵抗者的越後，野火對面的當兒便尋見琴痕。他們原是來索取白種婦人，如今見着她，便不管是她不是一齊來把她攙起，安慰她，叫她不要哭，昇她到林子裏，望着那象牙賊用木柵圍好的村走去。

十分鐘以後，那些白人和華沙里人看見西岸的黑人慢慢兒退入林子裏，兀自不住的叫喊，像把敵人全軍覆沒的樣子。這場仗，沒有放過一個彈兒，擡過一枝槍兒，就此結局了。

喀喇司托瞧着那班退後的黑人，抓抓他的頭，回身向着野火說道：「我到有點不明不白，佛路羅勒和灰石夫人在那兒呀？」這個時候，他們纔發覺兩個婦人失了蹤。

那些華沙里人跳將起來，他們大聲的叫着他們女主人的名兒，但是那裏有回答。「來」厄殊勒叫道：「我們，華沙里人呵，定要拼個死活，」既而走到圍笆旁邊聳身跳過，隨後五十個黑人跟着起程，追趕那西岸的黑人。

不多時，他們已經趕到了，大眾便呼呼喝喝了一回，簡直不成作個戰的樣子。那些西岸的黑人，魂飛魄喪的望着木柵那一邊跑，後面跟着華沙里人，他們并且連來復鎗也丟了，然後可以快走一些兒，但是魯唯那和他的一班人在先走着，早已安穩地跑到木柵裏，那被追的和追趕的人們，方纔走到。他們又拚命把門口死守着，因為他們覺得若是讓那華沙里人闖入來，都給他殺個寸草不留了。這樣一來，他們很賣力的作戰，像個窮巷裏的狗兒一般，到了後來他們居然把敵人抵擋住，把門關上，加上了鎖。這個鄉村是恁般築就，好教抵擋大批敵人，所以守來很容易，因為那兒只有五十個

華沙里人，在村裏把守的兵士卻有二百人上下。

厄殊勒眼見得瞎鬧是沒有成功的，便教他的兵士退後，離着木柵不遠的地方停着。這兒他一起蹲在地上，一張張古古怪怪的面孔，都覷着那門兒。一面厄殊勒打算略施小計，引誘敵人，因為他知道全靠武力，終不能傾覆他們的。

厄殊勒說道：現在「我們只要灰石夫人，報仇可以等別一天。」一個他的從人說道：「但是我們沒有知道她有沒有在村裏」厄殊勒道：「那麼她該當在什麼地方呢？這是的確的，也許是你不錯，她也許不在村裏，但是我想要找一找。我有一條計策，看呀；那風向打從村的對面吹過來，你們十個人跟着我，其餘的再跑上門前喊吶，假作就要攻擊的樣子。過了一會兒，那扇門便要開，他們便要跑出來。這是我應許你們的，到時我設法走來，若是不來，便分作兩隊，站在門口的兩旁，讓他們逃走；我們別要理會他們，只須注意灰石夫人，若是看見了她，便把她奪下來，你們了解麼？」他的同伴點了點頭。「那末，跑來，」他說着，挑了十個人躡入林子去了。

魯唯那昇了琴痕到離村不遠的木屋裏。這兒他把她牢牢地縛在柱子上，兀自當她是佛路羅勒赫克思。後來他離了她，忽忽忙忙地跑回村門那兒指揮他的嘍囉，好生把守這個鄉村。

過去的事情變化得這麼神速，所以琴痕卻莫名其妙。好不自在的，她只想着她的太山，竟當她在患難之中捨了她，取上別一個婦人往林子裏去。就是就記起那厄殊勒對她說過的太山所遇着的危險影響到他的記性的一回事，也不能夠挽回她的傷心。這會子她躺着，臉兒向下，在那阿拉伯人的木屋子的濁氣的當中，哭她幾年來沒有嚐過的哭。

在她躺在那兒滿心焦慮的當兒，厄殊勒和他的十個人冒冒失失的悄悄的打從木柵的邊旁爬到村後，這兒他們在空地上發見許多那阿拉伯人建築這村餘下來的枯柴。這個東西，他們把來搬到木柵的邊旁堆起，一氣堆到和那木柵四分之三一樣高。厄殊勒覺得他們的工作是不能夠在沈默裏執行的，因此他打發一個人到村前的總隊裏，教他們不住的做聲，好把他們工作的聲音混過，這條計畫，十二分的成功。一個鐘點的時候，那枯柴便擺佈停妥。

魯唯那在木柵上的一個洞眼張張那華沙里人的總隊，這當兒太陽漸漸地把他們顯出來，他終於決定他們是不願意夜裏作戰，因此他到可以將息一番，利用這個空兒，幹些稱心的勾當，樂意一吓子。他吩咐他的戰士們，把村門守好，教他們若是華沙里人的態度起了變，便趕快回他。說完之後，他一口氣跑到他留下灰石夫人的木屋子裏。

那黑人是一條大漢，額子低斜，牙骨突起，阿非利加洲的黑人中種子最低下的一個好模樣。當他走進屋子裏，把手裏的火把摔在地上的時候，他血紅的眼睛，咂嘴舔唇的釘住面前那躺在地下沒有動彈的婦人身上。後來他行近一些兒，伸出手來把她摩挲。琴痕翻身往上一瞧，吃了一驚，將身縮過。那黑人看見她的面貌，倒叫怪起來。他打着海岸通行的不倫不類的英語問道：「你是誰呀？」琴痕答道：「我是灰石夫人，猿之太山的妻子，若是你是明白道理的，你該當作速釋放我。」

魯唯那的眼睛，顯出又驚又怪的樣子，還有別的情感，也一起顯露出來。但是這種種的情感，卻沒有操縱他的呆頭呆腦的能力。好一會兒，他不雲眼的瞧着她，慢慢兒，一種野心從他面部表現出來，把先前唬黃了的臉色遮過。這一變，琴痕也該當遭殃了。

魯唯那用他粗大的指頭，把那縛着琴痕手腳的繩兒逐一逐一解開。她覺得他的口氣，熱騰騰噴過來，看見他起了紅絲的眼睛，和他腥紅的舌兒，舔上又粗又厚的口脣。等到她覺得那最後的繩結解開時，她便跳將起來，縱身撲到那屋子的門口裏，可是一隻大手伸過來把她攔腰抱住。魯唯那拖她到跟前，她像一隻母虎一般，翻轉了身，辟辟拍拍地不住的攪他笑吃醜態畢露的臉兒。他橫了臉，怒很很地把她打倒，并慢慢兒將她拖到身旁。這會子，什麼事也忘掉了，門前的華沙里人的叫

喊也沒有聽見了，和那村裏忽然起了暴動，也充耳不聞了，他們繼續的掙扎下去，那婦人是弱不過的，當然失敗是預料的了。

在木柵的背後，厄殊勒已經把點着的火把插在枯柴裏，有半打火頭之多。那火焰給林子的微風煽動，霎時間四處着火，燒的辟拍價響，面前的木柵，起了一陣紅光，便倒下來，火星四處亂飛，趁着風勢吹到木屋子茅草的屋背上，不一時，那座村，只見煙燄騰空，半天通紅。剛巧給厄殊勒料到，那扇門果然大開，一陣陣的西岸黑人手忙腳亂的衝出來，鑽入林子裏。門口的兩旁，站着那些華沙里人，等候他們的女主人，雖是他們默默地看着，等等再沒有人跑出門來，直至那座木柵燒成個火盆，他們總是不見她的影子。

他們等了許久，眼見得再沒有人能够活在村裏，但是仍舊等着，希望着，直到厄殊勒把圍解了。厄殊勒道：「她一定不會在這兒，現在我們必須追趕那些黑人，把他們捉住幾個，可以向他們盤問盤問灰石夫人的下落。」

這當兒天色已經大明了，他們方纔趕着一班落後的黑人，這廝們正在距西邊幾里那個去處歇腳。他們連忙圍住，立時把他們招降了，并應許他們若是厄殊勒問的話兒，他們能夠老老實實的



回答，那就不難爲他們。厄殊勒問道：「魯唯那在那兒？」這個西岸夫役頭目的名字，是他昨兒晚上從那歐羅巴人打聽得來的。那些黑人答道：「我們沒有知道我們自從離村以後，沒有看見過他。我們是阿拉伯人的奴隸們當中的幾個，昨兒晚上，當我們逃出木柵的時候，我們只顧走我們的路。因的我們打算不要和魯唯那同在一起，他比阿拉伯人更要利害呢。」厄殊勒問道：「你們看見那婦人麼？昨兒晚上他們帶到營子裏的？」有的黑人答道：「他只帶着一個白種婦人，」厄殊勒問道：「他和她幹的什麼？她今兒在那裏？」黑人們道：「我沒有知道。他帶了她，綁着她的手腳，縛在他住的靠近村門的那屋子裏，此後我們沒有看見她了。」厄殊勒轉身向着他的同伴。他的眼睛露出一種驚慌的樣子。一會兒，其餘的人，也起了一陣恐慌。厄殊勒對西岸的黑人說道：「來！我們要回村裏你們也一起去，并且你們若是打誑話……」他把他的指頭在喉嚨重重地揪一下。他們答道：「我們沒有對你打誑話。」

他們急急忙忙地打從原路向着那阿拉伯人的殘餘的村子走，那兒除了一點冒着煙的火頭以外，簡直精光，沒有什麼東西剩下了。厄殊勒當他們走進那還在冒煙的餘燼的當兒，「那屋子縛着那白種婦人的在那裏？」一個黑人說道：「這裏呀，說時，并急忙走到從前和那村門相距不遠的

地方，霎那間他停了腳步，用手指着那躺在地上的東西。他說這裏就是你們找的白種婦人呵。」厄殊勒和其餘的都擠上前去。他們又憂又憤的看了一塚兒躺在面前燒的焦頭爛額的人身。「這是她呵，」厄殊勒一面說，一面背轉身，掩着他的愁容，那淚珠兒撲簌簌的流下他的烏木色的兩腮頰上。其餘的華沙里人，也是一樣的傷感，因為他們都很疼那大巴文那的妻子。其中的一人說道：「也許不是她哩，也許是別人。」第三人說道：「我們很容易明白，倘是她的戒子在灰堆裏，那就確是她了，」他說着，跪下在灰堆裏，找尋那灰石夫人常帶的戒子。

厄殊勒搖搖他的頭，表示失望的樣子。「這是她，這是她縛上柱子的，」說時，他指着一桿燒了半截的柱子，在那尸身的旁邊，「說到那戒子，那怕不在這兒，也算不得什麼意思；因為魯唯那會把牠拿去，在他捉住她的當兒。除了她之外。隨便那一個也有時候逃走，她是縛着的，那裏還能殼逃呢？不，這不是別人。」

那些華沙里人挖了一個窟窿，恭恭敬敬的把灰堆起，插上一塊石頭給這個地方做個標誌。

## 第十八回 瞥迹

當猿之太山緊跟着閻婆伽的腳步，慢慢兒走着的時候，他一樣一樣的把前兒一個星期裏經過的事情思量一遍。既然他沒有成功探到那隕巴的藏窖，他帶着的一捆的鑽石卻補償他的失策的損失幾倍之多。今兒他只關心着那華沙里人的安全，或者也許加上一種猶豫未定的心思，想尋出那毒迷他的白人，給他們相當的處罰。但是因他的回家心切，他決意暫時不想法兒去驚動他們。一塊兒捕臘，一塊兒吃，一塊兒睡覺，那人和獅兒踏着那森羅鬱鬱的林子的路兒，望着家鄉走。昨天他們分吃鹿兒巴勒的肉，今天他們噉野豬偈特的尸骸，在他們倆的中間，很小餓着肚皮走的机会。

他們跑到離家還有一天的路程，這會子，太山發覺一班戰士亂烘烘的脚迹。太山把林子裏所給與他的痕跡，一片一斷的研究了一回，因為他的一生，完全靠着熟悉林子裏的情形。所以他仔細研究他面前的脚迹，這些脚迹雖有幾天的功夫，并且給那些來來往往的野獸一半兒糟塌了，但對

於太山的伶俐的鼻子管和眼睛，卻是很了了。他沒精打彩的考察了一回，幕地裏着急起來，因為在那些戰士腳印的當中，他看見偶然夾着一些比較細小的足印，一種可愛的足印，他一看見便明白，像你看見你媽媽的面龐一般。

「那些華沙里人回來報告我失了蹤了，」他自言自語道，「并且今兒她已經和他們出發找我去了。」他回頭望着獅兒。「那麼，閻婆伽，我們又要離家去了——但不，她在那兒，那兒便是家。」

那條路線，走着的方向，卻令猿之太山暗叫希奇；因為這不是跟着直到陝巴的路兒，只是徧着向南的一面走。走了第六天，他的靈敏的耳朵，聽見有人走近的聲音；剎時間，一股黑人的氣味，飄蕩到他的鼻子管裏。太山教閻婆伽躲過草叢裏，他卻跳到樹上，向着來近的黑人那方面走去。他們中間的距離愈近，那氣味也來得愈濃厚。等到他看見他們之前，太山已經知道他們是華沙里人。但是充滿他的靈魂以幸福的那一股人氣，卻嗅不着。

厄殊勒領着一班華沙里人，面上帶着愁容，一路來。走到了轉灣的地方，猛然和他的主人頂頭相撞，登時目瞪口呆，半天做聲不得。一會兒，厄殊勒喊道：

「猿之太山！這確是你麼？」太山道：

「這不是別人，但是灰石夫人在那裏呢？」厄殊勒叫道：

「唉！主人呵！我們怎生回你呀！」太山着急道：

「你的意思不是，——這是不能的，沒有東西能夠損傷她，在她受着我的華沙里人保護的當兒。」那些戰士們，個個垂頭喪氣，暗叫慚愧。「我們來抵她的命，」厄殊勒單調的說道：他摔了札槍和盾兒，展開兩臂，挺起胸脯，對着太山。「打呀，巴文那，」他說。猿人背轉身低着頭。一霎那間又猛回頭向着厄殊勒。「對我說怎來頭的，」他說：「別要昏了，放着膽子說吧。」

厄殊勒把那件事原原本本述了一遍，終於歸到琴痕的死況。他說完了，猿之太山只問了一問，這是他的特式。他問道：「魯唯那在那裡？」厄殊勒道：「唉！我們不曉得。」猿之太山說道：「但是我卻曉得，走你們的路吧，我的小孩們呵，回到家裏吧，瞧瞧你們的妻子吧，下一回你們看見太山的時候，教你們知道魯唯那是死了。」

他們央求他允許他們陪伴他，但他不答應他們。他說道：「你們是要在家裏的，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你們已經丟下了那牛羊和耕種的事情太久了。回頭吧，那麼，并替我回劇克說，這是我的主意，要他也留在家裏。若是我失敗，那麼他可以來，繼續我沒有完成的工作，倘使他是願意這麼做。」

他說罷，他轉身向他從那邊來的方向喊一聲單調的沈着的，拖長的聲音不一，會兒鬧婆，伽那金毛獅從林子裏的路兒跳出，厄殊勒叫道：『金毛獅呀！他在阿華沙逃走的當兒，原來是尋他的疼愛的巴文那呵。』太山點點頭。『他走了不少的路到了外國找着我，』他說話末了他向華沙里人說聲再會，便拽開腳步，去找魯唯那報讎。

約翰勃立泊跨在一顆大樹的杈枒上，輕輕地舒開倦眼，歡迎那剛起的晨曦。他的一旁便是狄克霍萊克，也是同樣的跨在別一枝杈枒上，惟有喀喇司托呢，聰明一點兒，有一點創造的天才，他把樹枝兒拗下橫放在兩枝平行的枝柯上，自在的躺下來，比他們來得服舒。在頭頂十尺的地方，勃立泊搖擺付，一半兒困乏，一半兒嘍慌在一枝小枝上，背後靠着一個杈枒，看來卻還結實。披蒲露思對着他喃喃的說道：『上帝呀！他就要教那血腥腥的獅兒吃了我，別要教我再推上這麼一個晚上了。』霍樂克罵道：『哼，該死的東西，他好端端在那裏，管什麼獅兒不獅兒呵。』喀喇司托附和道：『若是你們三個的智識合攏來抵過一隻海馬，我們大可以安安樂樂的在地下睡覺了。』披蒲露思於是含譏帶諷的叫道：『喂，勃立泊，密司得喀喇司托和你說話呢。』他說到那「密司得」這個字故意響亮些。勃立泊絮絮叨叨的說道：『啐！啐！我不管那一個說。』披蒲露思接着道：『他要

我們替他做一所房子給他住夜咧。然而他呢，四處逛逛，吩咐我們怎樣做，他到是一個斯文的漢子，不需工作的。」喀喇司托問道：「爲什麼我要動手呢？既然有你們兩隻大羔子做了，你們都要餓死，若是我沒有替你們找點東西吃，並且你們到底終需給獅兒當肉吃，若是你們不聽我的話。」

旁的人，沒有理睬他最後的胡謔，事實上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鬧着口角兒，不知鬧了多少時候；所以大衆只管唧唧咕咕的說，別人說的話那里還聽見。除了披蒲露思和霍樂克之外，他們老實的你懷恨我，我懷恨你；只因爲生怕分離，所以大衆纔聚攏一起。披蒲露思將身慢慢兒溜落地上，霍樂克跟着他，接着喀喇司托，再後勃立泊下來，靜默的立了一會兒，低頭瞧瞧他的不體面的衣服。他終於破口說道：

「我的上帝呵，瞧瞧我這套衣服，化了我二十個堅尼。瞧一瞧呀，壞了壞了！拿不到一個辨尼！」喀喇司托叫道。

「你的衣服鬧甚麼鬼呵！我們這兒迷失了，餓死了，時時的吃野獸唬壞了，佛路羅勒在林子裏失蹤了；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你兀自站在這兒大談特談你的二十個堅尼一套的衣服。真令我討厭了，勃立泊。但是走吧，我們大可以走了。」霍樂克問道：「那兒去？」喀喇司托答道：「什麼？自然往西

邊，那邊是海岸，我們除了想法兒走到那邊之外，再沒有可幹的事情了。」披蒲露思嚷道：「我們走着東邊是不能夠的，」喀喇司托問道：「誰說我們能夠？」披蒲露思說道：「噫，我們昨天一天裏往東邊走，我時時刻刻的知道是錯走的，我剛才打算出來。」霍樂克登時呆了，眼巴巴的瞧着他的同伴。「你是什麼意思？」他嚕哩嚕叻的道。「他怎見得我們是往東走着呢？」披蒲露思答道：

「這是容易得很，並且我可以給你證明。因爲這兒一班人比別人更加明白，我們一直向着內地走，在那些黑奴丟上我們的當兒。」他向些俄羅斯人點點頭，這個人撐腰站着，睜眼瞧着他。喀喇司托說道：「若是你以爲我領你錯走了路，披蒲露思，你可以回頭向那邊走；但是我要依舊走我們走着的路，這方纔是對的。」披蒲露思駁道：「這是錯的，我對你說。你聽呀，在你們走着西邊的當兒，那太陽是打從你的左邊照來，是麼？這是所有一天的午上都是這樣的。那麼，我們沒有黑奴領路，那太陽便在右邊。我時時刻刻想着有點不對，但是到了如今我方纔想到。這是彷彿你的鼻頭在你的臉上一般明顯，我們應該向東走纔是。」霍樂克叫道：「該死的東西，我們不住的向東走，這個壞蛋偏會說大話。」勃立泊嚷道：「哦！那麼我們回頭吧，再走一遭吧。」喀喇司托笑了一笑，拔轉身走他的路。「你們走你們自己的路吧，若是你們要的話，」他說，「並且當你們走着的時候，只要想一下



你們是在赤道的南邊，所以那太陽在北邊，但是不管怎樣，他總是不會變更他落在西邊的老調頭的。」勃立泊首先拿定喀喇叫托的說話是對的。「來呀，小孩子。」他說，「卞爾是對的，」說罷他轉身跟着那俄羅斯人。披蒲露思站着搔他的頭，完全給這個問題鬧昏了，還有霍樂克也是深沉地想。不一會兒，他轉身跟着勃立泊和喀喇司托。「來呀，約翰，」他對披蒲露思說，他沒有明白，但是他猜度他們是不差的，他們向着昨兒晚上日落的地方走，那兒定是西邊。

披蒲露思的理論，本來不是十分可靠，沒奈何，只得隨着霍樂克，雖然他並沒有心從意願。

那四個人，肚子又餓，腳跟又軟，一步挪不了三寸的推着林子的路兒，走了好幾個鐘點，沒有找着什麼牲口。他們那裏有林子的技術，只管推下去。這兒個個也許碰着兇猛的食人獸或是野蠻的戰士，但是文化高深的人們的覺性是恁地薄弱，那最嚙的敵人，也許暗裏尾隨着他們咧。

所以這天午後，當他們跨過一塊空地的時候，一枝箭颯的飛來，險些兒射着勃立泊的頭，他唬了一驚，驀地停了，那猶太人喊了一聲，癱倒在地；喀喇司托從膊上取下來復鎗便放。

「那裏！」他叫道，「在矮林的背後，」末了第二枝箭從別一個方向，掠過他的臂膀。披蒲露思和霍樂克，又癡肥又呆笨，從事工作沒有那俄羅斯人那般靈活，但是像他一樣，沒有慌慌張張的樣

子。『躺下，』喀喇司托喊着，隨後躺下來。『躺下讓他們哩。』

那三個人剛纔爬倒在草裏，這會子空地上走出廿多個烏猿，接着一陣的箭颼颼的飛集那蹲着的人們。那不遠的地方一顆樹上，有兩隻鋼灰色的眼睛瞧着他們。勃立泊拿肚子壓在地上，面孔埋在兩臂膀的中間，那桿廢鎗丟在一旁，但是喀喇司托披蒲露思和霍樂克，爲着生存而戰，向着那羣叫嚷的烏猿射擊。

喀喇司托和披蒲露思每人用鎗打倒一個土人，末了那敵人退入那圍着的林子的安全地段去了。好一會兒那戰事終止了，隨後萬籟無聲，一霎剎間打從旁邊的一顆大樹的濃綠裏，起了一聲叫喊，打破那沈寂。『別要開火等我叫你纔開。』這聲打着英語說道：『那麼我饒了你們。』勃立泊擡頭一望。『快來！快來！』他叫道，『我們不放，救我則個，救我則個，我給你五鎊金錢。』那聲從來的樹裏又起了一聲單調的，沈着的拖長的聲音，末了又靜默了一會兒。

那些烏猿，驀地裏給那從簇葉裏發出的怪聲楞住了，停止他們的動作。但是不一會兒，沒有聽見什麼東西給他們害怕的，他們從林子裏鑽出來，向着那伏在草裏的那四個人放了一陣箭。同時一條白哲的大漢，從林子裏跳出，背後跟着一隻黃鬚的獅兒，在草堆裏撲過來。『哎喲！』勃立泊顫

聲的叫着，雙手掩着面孔。好一會兒那些烏猿嚇住了，末了牠們的首領喊道：「這是太山，」說罷反身遁入林子裏。

「是的，這是太山，猿之太山，」灰石爵士叫道。「這是太山和那金毛獅兒」但他是打着烏猿的說話，那些白人一點聽不出他說的什麼。末了他轉向他們：「那些高孟堅尼已經去了，」他說，「起來吧。」那四個人爬起身。「你們是誰，在這兒幹的什麼事？」猿之太山盤問道。「但是我別要問你們是誰，你們就是毒害我的人們，孤另另的丟我在你們的營子裏，給第一隻走過的野獸或是野人吃。」

勃立泊扭扭捏捏的走上前，搓着兩掌，滿面堆上笑容。「唉！唉！太山，我們不認識你。若是我們認識你是猿之太山時，我們一輩子不會幹下這麼一回事。救我則個！十鎊。二十鎊，不論什麼東西，任你說你的代價。救了我就給你。」太山睬也不睬那猶太人，只轉身向旁的。「我找你們的一個人，」他說：「一個黑人名叫魯唯那的，他把我的妻殺了，他在那兒？」「我們沒有曉得這一回事，」喀喇司托答道：「魯唯那給當我們上，丟了我們。那時候你的夫人和別一個婦人在我們的營子裏，我們沒有一人知道她們怎樣，當我們抵禦我們的夫役阿拉伯的奴隸們的時候，她倆在我們的背後。你的

華沙里人也是在那兒，敵人退走之後，我們發覺那倆人失了蹤了，我們沒有知道她們怎樣，我們正在尋找她們哩。」太山道：「我的華沙里人也是恁地對我說。但是此後你們有沒有看見魯唯那呢？」喀喇司托答道：「不，我們沒有看見。」太山追問道：「你們在這兒幹的什麼？」那俄羅斯人答道：「我們和勃立泊一起來作科學上的搜求，我們碰着不少阻礙，我們的頭目，守衛和挑夫鬧做一團糟反了，丟下了我們。我們是絕對的孤零無助。」勃立泊叫道：「救我們則個！救我們則個！但教那獅兒走開，他令我打顫。」太山道：「他不會傷你，除非我教他這樣，」勃立泊求道：「那麼，請你別要教他這樣。」太山問道：「你們要到那兒去呢？」喀喇司托答道：「我們打算要走到海岸，并打從那兒回倫敦。」太山道：「跟我來，也許我能够幫你們的忙。你們是不值得幫忙的，但我不能夠眼見白人白白裏死在林子裏。」

他們跟着他向西那一邊走。那一天晚上，他們在一條林子裏的河邊歇腳。那四個倫敦客，和那獅兒，同在一起，彷彿坐在針氈一般，十二分的不舒服，尤其是勃立泊那種害怕的神情都顯露出來。在他們吃過太山預備好的晚飯，爬倒在地上圍着野火的當兒，喀喇司托倡議他們動手架起一種障蔽的東西，抵擋那些野獸。太山道：「這是用不着的，閻婆伽會保護你們。他就在猿之太山身

旁睡覺，我們一個聽不見的，有別個聽見，」勃立泊嘆了一口氣。「我的上帝呵！」他嚷道：「我該當給十鎊酬一晚覺。」太山道：「你今晚用不着化許多便可以得到，因為沒有什麼東西來打攪你，當閣婆伽和我在這兒的時候。」勃立泊道：「那麼我看來我要說晚安了。」那猶太人說着，爬過幾步，將身蹠做一團，不一會兒睡着了。霍樂克和披蒲露思看着榜樣末了，喀喇司托也躺下睏了。

當那俄羅斯人躺下一半兒昏睡的時候，他的眼睛眯眯地開着，他看見猿人在先前蹲着的地方站起，轉身向着左近的一顆樹走。在這個當兒，有點東西從他腰搭裏掉下來，一個小皮囊，一個累累贅贅的皮囊。喀喇司托這會子十二分清醒了，眼巴巴的釘住，當猿人帶着閣婆伽移近一邊躺下來睡覺的時候。

那獅兒蹠伏在猿人身旁，不一會兒那俄羅斯人知道他們倆的確睡着了。他爬上一步，他停了瞧瞧那在他面前的兩隻猛獸，但是他們倆安然睡着。末了那俄羅斯人伸出手來抓那袋子，連忙縮了手急急的擠入內衣裏。他回轉身慢慢兒仔細爬到他的地方。這兒他一面把頭枕着臂膀像熟睡的樣子，一面用左手的指頭仔細摸了幾摸。「這倒像有點像水晶子，」他自言自語道：「這是一定無疑的，因為這是做那英倫爵士的野蠻人的野蠻首飾的。這畜牲那裏像可以生在貴族院裏呢。」

悄悄的喀喇司托把袋子開了，他倒一些兒到他的掌裏。他叫道：「我的上帝呵，金剛鑽咧。」他張張皇皇的傾出來，眼珠子滴溜溜的瞧着，燦爛輝煌五磅重純潔無疵的鑽石，那代價的大，只需想一想，已經給那俄羅斯人顛倒了。「我的上帝呵！」他繼續說道：「格羅蘇土的財產都在我的掌握了。」他連忙把石子撥做一堆，擠入袋裏，不時的瞥一隻眼到太山和闊婆伽的身上；但是並沒有那一個驚覺，他於是仍舊藏好，摔入內衣裏面。他喃喃的說道：「明兒望上帝賜我氣力，今兒晚上做去。」

第二天的早上，太山和那四個倫敦客，走到一處村裏，那村的布置，井井有條，四圍有木柵圍好，裏面起了許多木屋。他不但受別人的優禮歡迎，那迎接他的典禮，好比和迎接皇帝的一般隆重。當太山走到那黑人的首領和他的戰士面前的時候，他們的誠惶誠恐的態度，給那些白人看見到嚇了一跳。

彼此行過禮之後，太山舉手向這四個歐羅巴人招一招手。「他們是我的朋友，」他對那黑人的首領說。「他們希望平安地達到海岸，你打發些戰士，一路上好生供給他們吃用，保護他們。這是我猿之太山叨你的光。」那黑人答道：「猿之太山大首領，林子的王，令出惟行。」太山叫道：「好好生款待他們，好生保護他們。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幹的，不能多耽擱了。」那首領道：「他們的肚子一

定飽滿，他們一定平安的達到海岸。」

也不說一聲再會，也不向他們打招呼，眼裏像看不起他們的樣子，猿子太山在那四個歐羅巴洲人的眼中，大踏步的走了，後面跟着閻婆伽那金毛獅子。

## 第十九回 相殘

喀喇司托一晚沒有睡着，他不能不想到太山遲早總會發覺失掉了他那一袋子金剛鑽，那時候，他定會回頭向那四個相識的倫敦客算帳的。這一來，那東方的海平線，剛才漏出一道晨曦，那俄羅斯人便從屋子裏那首領給與他和勃立泊的草墊上起來，偷偷摸摸的爬向村裏的路上。「上帝呵！」他自言自語道：「我能殼獨自一個人走到海岸去，一千個機會的當中只有一個成呢。但是這個，」說到這裏，他用手壓壓那內衣裏的那袋子鑽石「但是這個，這個值得出力的，那怕犧牲性命，一千個國王的財產，我的上帝呵，我得了牠，還有那一樁事在倫敦，紐約和巴黎做不成的呢！」

他惶惶急遽地出了那村。不一會兒，那林子的蔥翠濃綠，把那俄羅斯人卡爾喀喇司托迷住了，

日久天長，此後他和他的同伴一輩子沒有斷見了。

勃立泊是第一個發見喀喇司托失蹤的人，因為他們倆雖然沒有感情，只因捱不過披蒲露思和霍樂克的情面，所以却沒有什麼吵鬧。這時他問披蒲露思道：「你今兒早上，有沒有看見卜爾麼？」這時候，他們三人圍着一個盤子，盤子裏盛着當早餐的淡而無味的熟肉。「沒有，」披蒲露思答道：「他怕是睏着哩。」勃立泊說道：「他不在屋子裏，我醒覺的時候，他已經不在那兒。」霍樂克一面嚷着，一面吃他的早餐。「他能夠照顧自己，你大概可以在女人們的一塊兒找見他呢，」說罷搖頭晃腦洋洋得意的像稱贊自己能說道破喀喇司托著名的弱點樣子。

他們吃完了早餐，打算和那些戰士們扳談，探聽那首領什麼時候才給他們出發到海岸去。這會子，喀喇司托仍舊沒有見面。後來勃立泊倒有一點關心，也不是爲着喀喇司托的安全，只是爲着自己的，因為喀喇司托在這個村裏，眼巴巴的遭了不測，他自己也很可以碰着同一樣的運命。他把這個意思說給其餘的人聽了，他們也是這麼想，這一來他們三個人不由的捻了一把冷汗，都想求見首領，問個來由。他們指手畫腳，說着夾七夾八的英國語，和不三不四的土話，有一兩句說話，只有他們自己懂得。這樣他們勉強把喀喇司托失蹤的消息說給那首領知道，還要向他問明白個來歷。



自然，那首領也是和他們一樣的疑惑。立時吩咐把村搜查一遍，結果知道喀喇司托並沒有在木柵裏。過了一會兒，才發見一些足迹，從村門口沒入林子裏。勃立泊高聲叫道：「我的上帝呵！他走出那兒，他并且獨自一個走在半夜裏。他定要發癩了。」霍樂克嚷道：「上帝呵！做甚麼呢？」披蒲露思向他們兩人問道：「你們失了東西麼，有沒有呀？他也許偷了些東西。」勃立泊道：「唷！唷！我們有什麼東西給他偷呢？我們的槍兒，彈兒，都在我們的跟前，他也沒有拿過。除此以外，我們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有我那套二十個堅尼的衣服吧。」披蒲露思問道：「但他這樣爲的甚麼呢？」霍樂克說：「他一定是睡夢裏跑走了，」這可算是他們三個人推測喀喇司托神祕的失蹤，最近似的一個解釋了。一個鐘點以後，他們在那首領的一隊戰士保護之下，向海岸走。

喀喇司托的來復鎗，搭在肩膀上，在林子裏氣喘喘的走着，右手緊握着一桿手鎗。他的眼睛，一壁要照顧有沒有人追趕，一壁也要提防左右前後有沒有危險，一路上東張西望也弄昏了。一個人單身走在那神祕的林子裏，益發感到夜魔的恐慌。而且多走上一哩路，那鑽石的價值更落了幾分；因爲他知道要經歷盡了許多刑場似的地方，方才可以有到海岸的希望哩。

有一次希士達許那蛇兒，半空兒吊在一枝橫過路上的低枝上，攔住他的去路，他也不敢向牠

開火，生怕萬一驚動那追趕他的人們。他無法可施，只得抄着路旁的草堆裏走。他走過那蛇兒之後，他的衣服比先前更碎的厲害，他的皮膚因為走過那仙人掌，給牠絆着戳破了，流了不少血。他像浸在汗裏一樣，吃力不過，連呼吸幾要停止了，並且他滿身着了螞蟻，咬他的皮膚幾乎疼死。又有一次，在空地上他把衣服都撕下來，發狂似的要驅除那惡魔。那螞蟻像一個小兒一般，壓在他衣服上，他那裏敢再把來穿上，祇好不要了。只有那袋子鑽石，那槍兒，彈兒，他連忙從那千萬萬蠕蠕動着的螞蟻堆裏攪出來。這時螞蟻愈聚愈多，都要爬上他的身上咬他。

搖了搖那取回來的東西，把螞蟻攆去了，喀喇司托赤條條的彷彿他從媽媽肚子生出來那時候的樣子，在林子裏拚命的走着。等到過了一個鐘點以後，走得筋疲力盡了，便撲通的跌倒在林子的潮溼的地上。這時候，他覺悟到他妄想獨自一人走到海岸去，是完全無望的。他的覺悟，比較已前在任何情形之下更要澈底，因為沒有東西能毀消磨一個文明人物的志氣和決心。比那剝奪他的衣冠這麼厲害。無論他掉下的那件片片碎的衣服給與他的保護是怎樣輕微，若是換上把鎗兒和彈兒掉了，他也不見得覺着愈加無望，因為我們，習慣上和環境上的動物，已經達到恁的程度咧。所以晃頭晃腦在林子裏的路上匍匐走着的，就是嚇到半死眼巴巴無望的喀喇司托那人了。

那天晚上，又餓又冷，他在一枝樹杈上睡着。這時候，那吃人的巨魔在林子四週的黑闇裏，咳嗽的咳嗽，咆哮的咆哮。忽而他嚇醒了，渾身抖顫，既而倦極了又打盹兒，他不是在那兒休息，他只在那兒夢想那恐慌。霎時間，一陣吼聲又來了，他又以爲真個巨魔來了。這樣那夜在百骸交戰的當中，故意牽長牠的沉悶的時光，直至像白天是不會再來的樣子。但是牠果來了，於是再一回他向着西邊躑躅他的路兒。

這時他又驚又倦又疼，把他弄到只有一半兒知覺，他兀自捱着走，多走一個鐘點，便更乏力一些，因爲他自從背了他的同伴之後，有三十多個鐘點沒有水飲，沒有東西吃了。

中午到了，這時候喀喇司托走一程歇一程，忽然他聽見左近起了一些唧唧噥噥的人語聲。他搖了搖身，打算探聽一下。他仔細聽了一回，抖擻精神，站起身來。不必疑惑了，他聽見那聲音在不遠的地方，不像是土人的口音，却像歐羅巴人的音調。可是他仍舊仔細，所以他悄悄的爬上前去，等到轉了一個灣兒，他看見面前一塊空地，靠着一條濁流的邊旁長着幾顆樹。近着河流的盡處，有一片小屋，屋背用茅草遮蓋着，屋的週圍，是一派粗糙的木柵，木柵之外，圍着許多樹兒保護着。那聲音是打從那屋子的一邊出來的，這會子，他明明白白的分辨出一個婦人，發出一種抗辨的憤怒的聲調，

那回答的是一個男子的口氣。

卜爾喀喇司托的眼睛緩緩地睜大了，半信半疑的樣子，帶着一種害怕的神情，因為那個男子的聲音，是那已經死掉了的愛司塔賓米蘭達的口氣；那婦人的口音，是那個已經失掉了的佛路羅勒赫克思的聲音；這個人，他也當作已經死掉了的。但是喀喇司托不是個迷信家，離了軀殼的靈魂要什麼屋子呢，木柵呢和圍笆呢。那聲音的主人們，好比他的一樣兒活着，一樣兒結實。

他望着那屋子走，他的憎惡愛司塔賓的和妒忌他的心，一想到他再次和他的同類住在一塊兒，怎生安慰，所以也記不起了。但是他從林子的盡頭走不了幾步，他又聽見那婦人的聲音。他忽然想起他是赤着身的，他站着呆呆地想，四面瞧瞧，不一會兒，他急急忙忙的把那長而闊的林子裏的草，撕了幾片，編成一件襯衫。雖然粗笨，也還合用。他把那襯衫用一條繩兒縛在腰上，那繩兒也是用同一樣材料做成的。他覺得妥當了，便望着屋子那邊走。他生怕他們一時認不得他，當他敵人一般的攻打他，所以在他未有走到那木柵的門口之前，大聲叫着愛司塔賓的名兒。當時那西班牙人走出屋子外，後面跟着那女子，若是喀喇司托沒有聽見他的聲音，認識是他，他一定會當他是猿之太山，那相貌是這麼相似。他倆站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看了一會兒。喀喇司托道：「你不認識我麼？」

我是卞爾，卞爾喀喇司托。你認識我麼，佛路羅勒？」

「卞爾呵！」那女子叫着。剛要想撲上前，不料愛司塔賓攔腰一抱，往後一拖。那西班牙人用着沈着的口氣問道：「你跑來這裏幹甚麼，喀喇司托？」那俄羅斯人答道：「我正想要到海岸去，我差不多要餓死曬死了。」愛斯塔賓道：「到海岸的路在那邊，」說着，用手指指那向西走的路兒。「繼續走呀，喀喇司托，這裏不大合你的身體的。」那俄羅斯人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沒有水，沒有吃，一氣往前走嗎？」愛司塔賓指着那河說道：「這裏有水，那林子裏充滿吃的東西，只要你有這膽量，有這知識就行了。」那女子叫道：「你不能丟了他，我想不到你是能穀這樣殘忍的。」說罷，轉身向那俄羅斯人，「喂，卞爾，」她叫道：「別要走，救我則個！救我脫離這個畜牲！」喀喇司托叫道：「那麼，站在一邊。」那女子於是掙脫了愛司塔賓的摟抱，那俄羅斯人放平他的手鎗，瞄準那西班牙人把機一扳。那彈子走歪了；那彈壳軋在鎗膛裏，喀喇司托扳那鎗機扳不過來。他瞧了一瞧，知道已經壞了，便咒了一聲摔在地上。在他發狂似的取下他的來復鎗使放的當兒，愛司塔賓這個時候的鎗法，很爲純熟。他手裏拿一把札鎗，往後一退，而且在那一個能够扳動他的鎗機之前，那札鎗早已穿過他的心坎兒了。喀喇司托一點聲也沒有，便倒在他的仇人和情敵的跟前。那婦人呢，他們倆

都戀愛着的，可是手段却是彼此不同；一個自私自利；一個恃蠻撒野，哭倒在地，哭得和淚人兒一般，昏了去又活過來。

愛司塔賓看看那人死了，便走前幾步，把那枝札鎗從喀喇司托的尸體拔出，并替他的死敵卸下那鎗兒和彈兒。他正在這樣做的當兒，他的眼睛，瞥見一個用皮製的袋子。那袋子喀喇司托用他剛才打就束縛汗衫的草繩兒，掛在腰膈裏。那西班牙人摸摸那袋子，打算要知道那裏面藏的是什麼東西，後來他決定這一定是彈兒。但是他却没有仔細看看，等他把那死人的火器拿到屋子裏，這裏那女早已給他拖進來，在屋角嚶嚶的哭道：「可憐的卞爾呵！可憐的卞爾呵！」末了向着她對面的男子恨毒的咒罵道：「你是畜牲！」他笑了一笑道：「是的，我是畜牲，我是猿之太山。那腌臢的俄羅斯人膽敢叫我做愛司塔賓。我是太山！我是猿之太山！」他大聲喊道：「那個敢叫我別的，教他沒命。我要給他們看看，我要給他們看看。」他這麼喃喃的說，那女子眼睜睜的瞧着他，在那兒打顫。她囁囁的說：「發癩麼！發癩麼！我的上帝呵！單一個人和一個瘋子在林子裏！」實則有點地方上頭，愛司塔賓米蘭達的確是發癩，發藝術家描摹人物的癩。原來愛司塔賓米蘭達扮演那個腳色這多麼時候，并且他模仿那個高尚的人物多麼神似，所以不知不覺的竟然以太山自居。若是講到外貌的話，

就是猿人的最好的朋友，也可以給他瞞過，可惜在菩薩似的軀壳裏面，却是一副狗子的心腸，和一個小人的腦袋。

「他打算搶去愛司塔賓的伴侶。」愛司塔賓嚷道：「太山，林子的王！你看見我怎樣麼？只用了一鎗，你能够戀愛一個怕死鬼，能够麼？當你以得着那大太山戀愛的時候。」那女子說：「我討厭你，你的確是隻畜牲，你比畜牲更要賤。」那西班牙人答道：「雖然你是我的，并且你一輩子不會屬於別人，首先我要殺你，但是讓我們看了那俄羅斯人的袋裏放的什麼，這倒像放了可以殺一營人那麼多的彈兒。」於是他把縛着袋口的繩兒解了，向地板上一倒。當那金光燦爛的石子滾出來的時候，那女子半信半疑的在那兒張口橋舌。那西班牙人嚷道：「神聖的瑪利呀！這是金剛鑽呢。」那女子低聲的說：「好幾千呵，他在那兒得來的呀？」愛司塔賓道：「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帳，這是我的，這都是我的，我發財了，若是你是一個好女子，你可以和我一塊兒享受。」

佛路羅勒的眼睛眯眯的合攏成一條絲的樣子。那時時刻刻存在的使她不由自主的貪心，和那現下同一樣的可以操縱她的嫌惡那西班牙人的心理，這會子在她的心窩裏如火如荼一般。他那裏曉得，他擁有那發光的石子，只有給那個婦人的一顆心，結晶了那蓄而未發，趁他熟睡斫殺他

的念頭吧。從前她還恐怕孤零零的在林子裏，但是如今佔據這筆財產的心理，征服她的恐慌了。

太山在林子裏走着，依那西岸的黑人和那死了的阿拉伯人的逃亡的奴隸們的路徑，趕着一班便查問一班那魯唯那的下落。那些黑人看見是太山誰也不敢撒個謊兒，等他走了，兀自在那兒膽戰心驚。個個人都是對他一樣說：沒有一個人自從那天晚上打了一場仗，經過一場火燒之後，看見過魯唯那，個個都當他一定和另外一班人逃走了。

以前的幾天，猿人的心裏完全給他的憂愁和焦慮佔據了，所以不大要緊的事情都沒有關心，結果那袋子鑽石失掉了，他也沒有覺到。本來他實際上已經忘掉了那鑽石，這會子不知怎樣恍恍惚惚的偶然想及，末了他忽然覺得那鑽石已經失了，但是什麼時候他失掉的，和怎樣情形會失掉的，他可不記得了。「那些混帳的歐羅巴人們，」他嚷着，「一定是他們拿的。」想到這裏，霎時間，那紅癍在他的額角冉冉發光，彷彿對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們，宣布死刑的樣子。「來呀！他對閻婆伽說：『在我們找尋魯唯那的當兒，我們也要一起找尋那班人。』這一來，披蒲露思霍樂克和勃立泊僅僅向着海岸走了沒有多少路，那時候剛才才是午時歇歇腳，他們看見猿人高視闊步的向他們走來，不禁錯愕起來。同時在他的身旁，那巨大的黑鬃獅兒，搖搖擺擺的伴着走。



太山沒有理睬他們的招呼，只直筆筆的默默無奇的走到他們的面前，雙手掛在胸前站着。他的面孔帶了一種憤怒要罵人的樣子。勃立泊的心本來是不經嚇的！那時候戰戰兢兢地在那兒顫動，那兩個英吉利的小鬼子的臉兒也嚇的一陣黃一陣白。「這是什麼緣故呀？」他們齊聲說道：「出了什麼亂子呀？有什麼事呀？」太山單調的說道：「我來討還那袋子石子，你們拿了去的。」他們三人面面相覷，彷彿墮入五里霧中一樣。勃立泊貓兒叫的一般說道：「我沒有了解你的意思，密司得太山。」一面擦他的手掌。「我老實的知道這一定是誤會，除非，」他望着披蒲露思和霍樂克那一邊偷偷瞧了一瞧。披蒲露思說：「我沒有知道什麼石子的袋兒，但是我可以說你怎的不能夠相信猶太人。」太山說：「你們那一個我都不相信，我給你們五分鐘的時候，給還那個石子袋兒；若是到了這個時候，你們兀自不拿出來，我要把你們一古腦兒搜查。」勃立泊叫道：「的確的，搜我呀，搜我呀，任你用什麼法兒。爲什麼，密司得太山，我是不敢白白裏就拿你的東西的。」霍樂克說：「這裏一定有誤會，我沒有拿你的東西，我相信他們倆也是沒有拿的。」太山問道：「還有一個在那裏？」霍樂克道：「哪！喀喇司托了你領我們到村裏那天晚上失蹤了。此後我們沒有看見他。這是了，我現在明白了，我們奇怪他爲什麼走開？現在我好像，我的鼻子在我的面上的一樣明白了，這是他

偷了你的那袋石子，這是他做下的，我們也曾想過他偷了什麼東西呢，如今我很明白了。」披蒲露思也說道：『的確的，』勃立泊附和着道：『我們該當知道的，我們該當知道的。』太山說道：『但是無論如何，我定要把你們搜查。』那個頭目走過來，太山把這個意思說給他聽。那三個人連忙脫了衣服，給他搜了一回，甚至他們那些細小的東西也搜查過，但是那裏有那袋子的影迹。太山一聲不響，轉身望那林子走，不一會兒那黑人和那三個歐羅巴人看見綠葉青葱的當中，藏過猿人和那金毛獅子。披蒲露思叫道：『上帝幫助喀喇司托呵！』霍樂克問道：『你知道他找那袋石子是什麼用意嗎？他一定是有點作怪。我敢說。』勃立泊嚷道：『作怪什麼呀？阿非利加只有一種石子，喀喇司托是會偷了獨自一人走入林子裏的，金剛鑽哩。』披蒲露思和霍樂克睜睜眼睛，表示很奇怪的樣子。『那可惡的俄羅斯人呵！』前一人說道，『他給當我們上，原來如此。』霍樂克道：『他說他要我們的命，若是這個猴子找着喀喇司托和那鑽石，我們一古腦兒要吃苦頭，你不能够使他相信我們不是個打夥兒的。喀喇司托也是沒有法替我們洗乾淨。』披蒲露思發癩似的叫道：『我倒巴不得他拿着這個叫化子！』不一會兒，他們看見太山回頭，都嚇慌了不敢則聲。但是他不理睬他們，單單走到那頭目跟前說了一陣話，說罷，他轉身又去了。

太山從那頭目探得當時的情形，便在林子裏望着那村走，這村便是先前他把那四個白人交給那首領的地方。後來喀喇司托又私自走了的。他像飛鳥一般的走着，留着闊婆伽跟在後頭，比較的他可以少走許多路，因為差不多在樹上半空兒走着，一條直線，沒有纏結的草堆阻止他的進行。在村門之外，他找着喀喇司托的腳迹。這時候，差不多模模糊糊不可辨認了，但是對於猿人的銳利的覺悟力，依然是很明白的。他連忙跟着，因為喀喇司托一向走着那條迤邐向西行的路兒。那太陽將要落在西邊的樹杪上時，太山忽然走到一塊靠着一條慢慢兒流着的河的空地。那河邊立着一所小屋，四週木柵和籬笆繞着。

猿人停了步，側耳聽聽，用鼻子嗅嗅那空氣。後來悄悄的展開腳步，望着那屋子跨過那空地，在木柵外的草堆上，躺着一個白人的死尸，他一眼瞧見，便知道這個就是他要找的逃犯。當時他覺得搜查那尸體，找尋那鑽石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他早已料到，已經落在那殺死這個俄羅斯人的手裏。他埋埋虎虎的搜了一回，那鑽石那裏找得到，他的神算的是不差。

屋子的裏面和木柵的外頭都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婦人剛才住過的痕迹。那男子的足印，和在太山的采邑裏殺死那大猿戈白，和那鹿兒巴勒的相符合。但是這個婦人，她是誰呢？這是很明白的，

她跑的腳疼了，她沒有穿上鞋子，却縛上繃布。太山跟着那男子和婦人的足印走，這些足印是打從屋子裏一氣走入林子裏的。看來那婦人分明漸漸的趕不上，愈走愈僵了。她的進行是很遲緩，并且太山看出那男子沒有等候她，有的地方，他比她走前許多路。這是的確的，愛司塔賓趕過佛路羅勒赫克思很遠，她的帶傷流血的腳，僅僅能够支持她的軀壳。

「且等我一等呵！愛司塔賓，」她苦苦的央求道：「別要掉了我。別要掉了我孤零零的在這個可怕的林子裏。」那西班牙人悻悻的道：「那麼跟我來呀，你以為我有了這筆財產，還要在這兒等候你給你捨去麼？不，我要拚命走到海岸去。倘你能够跟隨我，好呀，很好，若不然，這是你的事。」女子道：「但是你不能夠掉了我。」那西班牙人笑笑說道：「你和我沒有什麼相干了，不過是一隻舊手套吧。拿這個。」說着，舉起那袋鑽石在面前，「我可以買那最美麗的手套，在世界的城市裏，簇簇新的手套。」於是他笑嘻嘻的自鳴得意。女子喊道：「愛司塔賓愛司塔賓，回來呀，回來，我不能夠再走一步了，別要掉了我。請你回來救我則個。」但他只有對着她笑，一個轉灣兒，她也看不見他，嘶聲力竭的一交倒在地上了。

## 第二十回 死回

當天晚上，愛司塔賓寂寞寂寞的在林子裏的路旁歇腳。那條路繞過一派乾涸的河底，旁邊仍舊點點滴滴的有股水兒流着，那西班牙人正當口乾氣喘，得着這些水先不快活。

他中了魔，一心要把自己看做猿之太山，便硬幫幫的裝腔做勢，也不量量自己的力量，硬掙仗腰子在地上休息，也不找些什麼東西做個靠身。還虧他運氣好，趁着他膽大妄爲的當兒，老天沒有放出那飢鷹餓虎出來。在佛路羅勒赫克思和他同在一起的時候，他還替她打個篷帳；但是這會子他已經掉了她，依然是孤零零了，他能够居於那個扮演的腳色的地位，顧慮到這樣細緻的好比那黑夜裏打一個圍笆安身的一回事呢。

但是他却打了個火，因爲他獵得一頭牲口，可是他的野蠻的程度，還沒有允許他能够領略生肉的滋味的資格。吃够了一肚子的肉，喝了幾口河水，愛司塔賓轉身爬倒在火堆的面前，這兒他把那袋子鑽石從腰搭裏掏出來，打開疙瘩，撥了一手兒寶貝在手裏，閃閃爍爍內火光，當那西班牙人

拿了這些鑽石，打從右手溜到左手裏，又從左手溜到右手裏，像一道寒泉飛瀑的時候，照着那霞光異彩，反映到那黑魃魃的林子裏，這時就在那寶氣盈盈珠光冉冉的裏面，那西班牙人看到未來的景象，權勢呵，侈華呵，美女呵，說不盡的寶貴繁華。美人玩好，凡錢可以買到的東西，一古腦兒都湧現在他眼前。他眯着半開的眼睛，夢想到他應該踏遍世界，找尋的佳人，他夢想中的嬌娃。他夢想將來的愛司塔賓，怎樣的珠聯璧合的神仙眷屬。一霎那間從他的一絲兒的眼簾底下，他彷彿看見在他的面前，火光蕩漾的當中，朦朦矓矓的那夢想中的一個人物，一個女子的倩影，穿了一件雪白的羅紗，臨風輕颺，好像在那古流岸上，野火光前，低徊曼舞的樣子。說也奇怪，那幻影依然站在那兒。愛司塔賓緊閉他的眼睛，末了，謎謎地放開一些兒觀上去，那兒好比從前一樣，這影子兀自沒有走過，末了他睜着眼睛，瞧了幾瞧，那婦人的影子，依舊翱翔在他的面前。

愛司塔賓的臉忽然變了蒼白。「上帝的娘呵！」他叫道，「這是佛路羅勒，她死了，她跑來纏我了。」他慢慢兒睜着眼，站起身去摸索那影子。這當兒，忽然的聽見一片溫柔旖旎的聲音。「心肝兒的肝心兒呵，」這影子說道：「真的是你咧。」這會子，愛司塔賓曉得不是個鬼物，這也不是佛路羅勒，但是誰呢？那個美麗的影子，孤零零在阿非利加的蠻荒裏是誰呢？那影子慢慢兒落下河堤，走近

他。愛司塔賓把鑽石藏到袋子裏，攬入腰搭裏。那女子伸開兩手走過來。「我的愛！我的愛！」的不住的叫，「別要說你不認識我。」這會子她走近了，那西班牙人纔看見她的胸脯忽起忽落，她的脣兒起了愛戀和情感的衝動。一陣熱想的波浪，把他捲起，所以他也伸出兩手搶上前，預備摟她入懷。

太山跟着那男子和婦人的腳迹在林子裏優優游游地慢慢兒走，因為他眼見得不用着巴巴兒趕他們。當他忽然遇着一個狼狽的女子，躺在路上的時候，他也沒有多大的錯愕。近跪在她的身旁，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驚呼她一聲。她叫道：「上帝呵！這是末路了！」太山道：「你別害怕，我不會傷你。」她轉過眼來往上覷他。當先她當作是愛司塔賓。「你跑回來救我麼，愛司塔賓？」太山喊道：「愛司塔賓，我不是愛司塔賓，這不是我的名兒。」末了她記起他。她叫道：「灰石爵士這的確是你麼？」太山道：「是的，你又是誰呀？」女子道：「我是佛路羅勒赫克思，我是灰石爵士的女用人。」太山道：「我記起你，在這兒做甚麼？」她說道：「我怕告訴你，我怕你發脾氣。」太山道：「告訴我，你應該知道，佛路羅勒，我不會傷害婦人的。」她說道：「我們跑來陝巴的金窩拿金子，但這是你知道的。」太山道：「我一點沒有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和那些藥迷我丟了我在營子裏的歐羅巴人同在一起的麼？」她說道：「是的，我們拿了金子，但是你帶了你的華沙里人跑來搶去了。」太山道：

「我沒有帶着華沙里人，也沒有拿了你的東西，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她堅起兩道眉毛，叫怪不迭。因為她知道太山是不會哄人的。她說道：「我們失散了，在我們的人們反叛我們之後。愛司塔賓把我偷去，後來不到一日，喀喇司托找着我們，他就是那個俄羅斯人，他帶了一袋子的鑽石，愛司塔賓便殺了他奪下他的鑽石。」這會子，太山叫怪了一聲，問道：「那麼愛司塔賓就是和你一起的人麼？」她說：「是的，但他已經掉了我了。我腳疼不過，不能夠再走上一步了。他已走了，留下我死在這兒，他到拿了那鑽石去。」太山道：「我們去找他，來呀。」那女子說：「但我怎能夠走呢。」太山道：「這到是小事。」他說着，彎彎腰，攙起她，搭她在肩膀上。

毫不費力的猿人，背着那柔弱的女子，走在林子的路上。「這兒離水不遠。」他說，「水是你需要的。牠會恢復你給你氣力，或者不久我可以替你找些東西吃。」那女子問道：「你爲什麼恁的好款待我呀？」太山道：「你個是女流，我不能任你一個人死在林子裏，不管你幹過什麼事！」這一來，佛路羅勒赫克思只好哭着，苦苦地央求他饒她的罪。

這時，天色十分黑了，但他們仍然在寂寞的路兒走着，等到太山遠遠地瞥見一點火兒。他低聲說道：「我意我們就要找着你的朋友了，不要則聲。」過了一會，他耳朵聽見說話的聲音，他停了放



下那女子。他說道：「倘是你不能夠跟着，且等在這裏吧。我不願給他走了，我就回來領你。若是你能夠慢慢兒趕着那麼趕吧。」他於是離開她，仔細望着那火光和聲音的所在走過去。他聽見佛路羅勒赫克思一氣在後面跟着，這分明是她再禁不起單調的留在黑夜的林子裏了，差不多同一時候，太山聽見他的右邊一箭的路，起了一聲沈着的聲音。「閻婆伽！」他低聲叫道：「跟來呀。」既而那黑鬃的獅兒，緊隨着他。那佛路羅勒赫克思，哎唷一聲。撲到他的身旁，攙着他的臂膀。太山急止住她，說道：「別則聲，閻婆伽不會害你的。」不一會兒，走到古河岸邊，從野草的當中瞧過去。

太山看見一個和他一樣打扮的人，站在火前，由不得大怒，同時慢慢兒走近那人，把兩手伸開的，是一個婦人，穿上一件羅的衫子。他聽見她的說話；旖旎纏綿，然而他細聽那款款的甜言，嗅嗅那脈脈的幽香，一霎那間，他不覺起了一種奇異的情感的混亂，喜呀，失望呀，怒呀，愛呀，和憎呀。

他看見那個在火旁的人伸着兩手，預備攙那婦人到懷裏，於是太山把草撥開，搶上前，站在河邊的一處。他的聲音，只說出一句話，把那林子震動了。「琴痕！」他叫道，這會子，那男人和那婦人轉身瞧着他，那兒他的身段，在火光裏模模糊糊的顯出。那一個一看見他，便拔轉身，飛起雙腳，望着對面河的林子走。即時太山跳到河底，向着那婦人走來。「琴痕！」他叫道：「這是你呀，這是你呀！」

那婦人現出迷惘的樣子，當初她瞧瞧那將次抱她的而又躲避了的人，末後又瞧瞧太山。她搔搔她的頭，回頭望了望愛司塔賓，但是愛司塔賓連影子也看不見了。末了她搖搖擺擺的走到太山的跟前。「我的上帝呵，」她喊道，「這是什麼原故呀？你是誰呀，若是你是太山，他又是誰呢？」太山道：「我是太山，琴痕！」她往後一瞧，瞧見佛路羅勒赫克思走過來。「是的，」她說，「你是太山，我看見你在你和佛路羅勒赫克思一起跑入林子裏的時候。我不能明白，約翰，我不相信你，任是你的頭受了傷，能够幹這麼一回事。」太山十二分詫異的說道：「我和佛路羅勒赫克思走入林子裏啊？」琴痕道：「我看見你，」佛路羅勒說道：「這是愛司塔賓，他和我走入林子裏，灰石爵士夫人呀！這是愛司塔賓，他又想來愚弄你了。這是的確的灰石爵士。那一個是假沖的，他剛纔丟了我，任我死在林子裏。若是沒有灰石爵士恰巧來到，這會子我已經死了。」灰石夫人趑趑起起的走近她的丈夫。「噢！約翰！」她說：「我知道這不能够是你的。我的心告訴我，但我的眼睛迷了我，趕快，這騙子定要拿住；趕快，約翰，別要給他逃了。」太山道：「讓他去罷，任是我要他，任是我要他從我偷去的東西，我總是不能够丟下你，琴痕在林子裏，即使要捉他的話。」她叫道：「但閻婆伽，他怎的。」猿人嚷道：「我到忘掉了，」接着他轉身向着那獅兒，用手指指那西班牙人所走的方向說道：「拿他來，閻婆伽！」

於是連蹤帶躡的那金毛獅子跟着他的獵物的腳迹跑去了。佛路羅勒赫克思戰戰兢兢的問道：「他會咬死他麼？」但她的心坎到底暗暗喜歡，那西班牙人該當有此報應；猿之太山答道：「不會咬死他，他只咬他一口，但他會活捉他回來，若是可以做到。」說時，彷彿那個逃犯的命，不大在意的樣子，他轉身回到他的同伴跟前。「琴痕」他說：「厄殊勒告訴我說是你死了。他說他們在阿拉伯人的村裏找着你的燒焦了的尸身，他們并且把來掩埋好了。怎樣的，那麼，你活着在這兒，并且沒有損傷？我已經搜過那林子，要找出魯唯那替你報仇。或者僥倖我找不着他。」琴痕道：「你一輩子找不着他了，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厄殊勒告訴了你，說他找着我的尸身，拿來埋了。」太山說道：「他拿了黑人，對他說魯唯那把你捆了手腳，放在村門口的那阿拉伯人的屋子裏，那兒他們還要把你牢牢地縛在一根深插入地板上的柱子。在這村給火燒了之後，厄殊勒帶了旁的華沙里人拿了幾個黑人回去找尋你，這些黑人，把屋子的地點指給他們看，在這個所在，發現一個人的尸身，在一桿柱子的旁邊，這顯然是縛在那兒的。」那女子嚷道：「哦！我明白了，魯唯那確曾把我手脚細起縛在柱子上，但末了他回來解了我，他想作踐我，我們廝打了多麼久，我沒有知道，但是我們掙扎這麼厲害，所以我們兩人中沒有一個知道那村已經着火。因爲我碰命的掙開他，我瞥見他的腰帶

掛着一口刀，那麼我讓他攬着我，等到他用臂膀抱着我的當兒，我一手把那口刀掣出鞘袋，戳入他的背膊，在左臂的底下，這就是個結果。魯唯那便撲倒死在地上。差不多同時那屋背已經着火了。我差不多沒有一縷的東西在身上，因為掙扎的當兒，他把我的衣服幾乎盡卸下。這件白衫，掛在牆上，定是那阿拉伯人的東西，我取下來蓋在身上，走到街心，那兒的房子都着火了，最後的一個土人也躡出門外了。我的右邊，却有一部份木柵還沒有火到。若打從門口逃走，不啻送到虎口裏，所以我設法跨過那木柵，溜入林子裏，沒有給人看見。我好不容易躲過那走出村外攢攢簇簇的黑人們。一半時候，我四下找尋華沙里人，其餘的卻是埋藏着。我正在伏在一枝枒杈上，離這兒不上半哩的路，這會子我看見那廝的火光，等到我跑來打聽，我差不多喜的心花怒放，等到看見了，我老想着，以為是你咧。」太山道：「這是魯唯那的尸體，那末燒殺的却不是你的。」琴痕道：「是的，那就是這個剛才走過的人，我看見他和佛路羅勒走入林子裏的，却不是你，我到錯怪了。」佛路羅勒赫克思猛擡頭，「那末，這定是愛司塔賓領着華沙里人偷了我們的金子。又他哄了我們，他一定還哄那華沙里人哩。」琴痕道：「他能夠哄我，還有那一個別吃他哄的呢，一會子，我定能夠覷破他的，但是在火光暗淡的當中，一時又受着那愉快的衝動，當是再見到灰石爵士，我那裏還有時候來端詳一番咧。」猿

人用指頭抓他的一團厚髮，用他的特別的神情盤算一回。「我不明白，他怎能够白天裏哄厄殊勒。」說罷搖搖頭。琴痕道：「我倒明白，他對他說頭上犯了病，把他的記性弄壞了，那個假話不是給他掩飾過許多假扮你的破綻嗎。」太山道：「他是個聰明的魔鬼。」佛路羅勒道：「他是個魔鬼罷。」

約莫半個鐘點以後，那河邊的草，忽然分開，既而閻婆伽悄悄的跳到他們的跟前。他的口裏含着一塊七穿八爛的血腥腥的豹子皮，他把來放在他的主人腳下。猿人把那件東西拾起看了一回，末了縳着眉頭道：「我相信閻婆伽敢是殺死他了。」琴痕道：「他大概抵抗，若是這樣，閻婆伽爲着自衛起見，沒的只好把他咬死。」佛路羅勒道：「你當他吃了他麼？」說時，戰戰兢兢的離開那獸。「不」太山說：「他沒有多大的空兒。明兒早上我們找找他的尸身。我到願意拿回那鑽石。」後來他把怎樣得着那鑽石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說給琴痕聽。

第二天早上，他們動身尋覓愛司塔賓的尸骸。那足跡經過些濃密的荊荆棘棘，一逕到河流的盡頭。猿人雖然沿着那河的上下流找了好幾哩的路，却是再尋不到那西班牙人的影迹。可是所走着的路，上盡有了血跡，河邊的草，也漬了不少的血。末了猿人回到那兩個婦人的所在。說道：「這是

那自稱太山的收場，『琴痕問道：『你當他死了麼？』太山道：『是的，我的確的，就這些血跡看來，我猜出閻婆伽咬他，但給他掙脫遁入河裏。那我找不着他在一個適當距離的地方上岸的事實，使我相信他已經給鱸魚吃了，』佛路羅勒赫克思又打了個顫。『他是一個壞人，』她說，『但我不希望就是頂壞的人得到這個田地。』猿人搖了搖頭。『他自己討的，並且，自然啦，世界少他一個便是好得多哩。』佛路羅勒道：『這是我不是，這是我的罪過，方才使他們等跑到這裏來。我把我聽來的關於陳巴金窰的事情告訴他們，這是我的主意，要到這裏來偷了去，並要找一個能够假扮灰石爵士的人。爲我一人的罪過死了許多人，並且你，灰石爵士，和你的夫人，也險遭不測，我實在不敢求你的饒恕了。』琴痕把臂膀擱在那女子的肩膀上。『自世界開始以來，貪心是許多犯罪的原因，』她說，『并且一旦因貪起了歹心，這已和本意相反，不時還要吃虧呢，好比你佛路羅勒，很可以說經驗過了。我的本人原諒你，我意思你已經獲得個良好教訓了。』太山道：『你因一念之差，已經犧牲不少了，你的苦頭也吃夠了。我們就送你到你的朋友處，他們正在取道到海岸，受着一簇親善的人們的保護。他們走不了多麼遠的路，因爲從他們的情形看來，他們是吃不起趕長路的。』那女子雙膝跪下。『我怎樣才能報你的恩呢？』她說，『但我願和你與你的灰石夫人，留在阿非利加，替你們工

作，表示我的至誠，好給我補贖前愆。」太山躊躇不定的瞧着他的妻子。琴痕表示應允那女子的請求。太山道：「很好。那麼，你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佛路羅勒。」那女子答道：「我一輩子不會懊悔的，我要替你們摩穿我的十個指頭。」

那三個人和閨婆伽望着家裏一逕走了三天。這時太山領着路，歇了腳，擡起他的頭，嗅嗅那林子的空氣。末了他含笑回頭向着她們說道：「我的華沙里人，好不聽我的吩咐呀！我打發他們回家，他們兀自在這兒，向我們那邊來，回家也不回家。」

不一會，他們碰見那一簇的華沙里人，他們一看見他們的主人和主婦都好端端的，個個喜的眉開眼笑，手舞足蹈，說道：「這回我們找到你們了。」大家打了招呼之後，少不得你言我語的問了一回，太山問道：「告訴我，你們從那些歐羅巴人拿了那金子做甚麼？」厄殊勒道：「我們埋過了，哦！巴文拿！在那你告訴我們的地方咧。」太山道：「我沒有和你們共在一起過；這是別一個人，他哄了灰石夫人，和哄你們一般，一個壞種，他假扮猿之太山，扮得恁般神似，無怪你們給他哄了。」厄殊勒道：「那麼這不是你對我們說你的頭磕傷了，忘掉了華沙里人的土語麼？」太山道：「這不是我，因我的頭沒有磕傷過，我也很記得我的小孩們的話兒。」厄殊勒叫道：「呀！那麼這不是我們的巴文

拿見了婆塔那犀牛躲過的。」太山撲嗤地一笑。「他避過婆塔麼？」厄殊勒道：「他是怎的，他沒頭沒腦的跑。」太山道：「我不知道，我錯怪他，因為婆塔不是好玩的。」厄殊勒誇道：「但是我們的巴文拿卻沒有躲避牠。」太山道：「現在你們領我到埋金的所在去。」

那些華沙里人，替這兩個白種婦人打了兩張昇牀，雖然粗拙，却還舒服。然而琴痕見了不免好笑，故此她硬要在旁走走，坐的時候很少。但是佛路羅勒赫克思，似她的這般羸弱疲乏，若不是坐了昇牀，那里走得遠；所以到喜歡那紫銅色的華沙里人自在的昇着她，穿林過木。

這一簇人個個春風滿面，笑逐顏開的望着那華沙里人，向愛司塔賓埋金的地方走去。這些黑人都流露出愉快的樣子，因為他們找着主人和主婦，而太山和琴痕的快活安樂的這般深切，更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當他們最後走到河邊他們埋金子的地方，那華沙里人，大家動手掘起那宗寶貝。但是霎時間，他們的歌唱停了，他們的笑嘻嘻的樣子，變作愁眉蹙額的神情了。好一會，太山靜默地瞧着他們。後來一陣笑容慢慢兒堆上他的臉龐。說道：「你們藏的太深了，厄殊勒，」那里抓了抓他的頭。「沒有比這麼深哩，巴文拿。」他叫道：「我不明白。我們該當見那金子，別要等到如今。」太山問道：「你



的確認識是這裏麼，」那黑人矢口道：「的確是在這裏，巴文拿，但金子不在這兒。我們埋藏以後定給人移過。」太山道：「又是那西班牙人了，他是個老棍徒。」厄殊勒道：「但他一個人是拿不了的，那兒不少的金子。」太山道：「不，他不能夠，但是不在這兒呀！」

那華沙里人和太山仔細在四週查了一遍，但是阿華沙的林子的技術是恁地高強，所以猿人的精明的覺力，那裏找得着他和那西班牙人從舊地方搬到新地方所留下的一些痕迹呢。太山道：「拿去了，但是我敢說沒有出阿非利加之外。」隨後他硬打發差人，到他的治下各處邀好的部落的首領們，吩咐他們仔細走過他們的地方的地方的人，帶着金子的，別要給他走了。他打發了差人去後說道，「這可以截止他們了。」

那天晚上，他們在路上休息，三個白人圍着一團火兒坐地，闍婆伽躺在猿人的背後，猿人兀自細驗那金毛獅趕着那西班牙人的當兒奪下來的豹子皮。這時太山回過臉來，望着他的妻子說道：「你是不錯，琴痕，陳巴的金子不是我的，這回我不但失了那金子，并且失了一筆金剛鑽的大財，」琴痕道：「讓那金子和鑽石去了罷，約翰！我們有你有我和劇克。」太山湊趣道：「并且一張血腥的豹子皮，用血畫上了一個神祕的地圖。」

闊婆伽嗅嗅那張皮，啞啞他的嘴，彷彿在那兒思前想後的樣子。

## 第二十一回 終身監禁

愛司塔賓米蘭達看見那真的太山，連忙辨身逃入林子裏。他的心坎給驚慌澆冷了，在那個亂衝衝的逃走的當兒。他心裏沒有目的，他沒有知道他走着那一條路。他的單純的思想，那迷了他的思想，就是要和猿人中間的距離能夠越遠越好，故此他亡命的飛跑，也願不得是棘是荆，但見有路便跑，竟給那有刺戟的植物拉拉扯扯把他的皮膚割的七穿八爛，等到每走一步，留下一些兒血迹在後頭。

到了河頭盡處，那戟刺的東西，愈弄愈多。那寶貴的豹皮，是他性命一般捨不得的；但是這會子，那刺戟的東西緊緊的牽着他，恰巧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想擺脫的當兒，他的眼睛，回頭向他跑來的那一邊一瞧，只聽見唸唸的一個大東西的走動聲，即時便看見殺氣騰騰的金毛獅。那西班牙人大叫一聲，連那張皮也掉下不顧，一個跟斗兒沒入河裏。那黑色的水，沒過他的頭頂上，闊婆伽走

到河邊瞧着那個水暈兒，這裏就是他的仇人失蹤的地方了。愛司塔塔是個老游泳家，他放着膽子，在水底裏泅過了對岸。一會兒金毛獅歪着頭瞧瞧那水面。後來牠回轉身，嗅嗅那西班牙人丟下的豹子皮。用口齧着，迸力一扯扯下來，嚙了回去，放在他主人的跟前。

逼着到水面呼吸空氣，那西班牙人在一堆夾七夾八的水藻和樹枝的中間伸出他的頭。一霎那間，他只以為這回沒命了，因為那些樹枝牢牢的絆着他，但是他忽然向前一衝，而且當他的頭伸出水面的時候，他方才知道他是直從在中流的一顆倒下來的樹幹的底面衝上去。後來用了不少的力，他方纔爬到那顆樹，跨上樹順着流水去了。他深深地吸呼了一口慰藉的氣，因為他覺得恁的不容易，他方纔避過猿人的報復。但是他很痛惜，失掉了那張畫上金窩的皮，但是一筆比牠更要大的財產，兀自在他的手裏。他想到這裏，他的手不知不覺的摸摸那貼在腰搭的一袋鑽石。縱使他得了這筆大財他的貪婪的念頭，時時刻刻還想到那瀑布旁邊的金子。他自言自語道：「奧華沙拿去了，我一輩子不相信那隻黑狗，當他丟了我的時候，我老知道他的詭計了。」

一夜裏，愛司塔塔賓米蘭達坐在那顆樹身，順着水流下去，看看生命是沒有希望了，等到天色微明，他經過河邊一處土人的鄉村。這是阿卑比那食人者的鄉村，那些年輕的婦人們，看見那個白哲

的大漢，跨着一顆樹身，順水而流，個個嚷的嚷，叫的叫。不一會兒，那全村的人，都擠到河邊，看着熱鬧。一人叫道：「這是一個奇異的神。」那巫醫說道：「這個是水鬼，他是我的朋友們中的一個。如今，的確的，若是你們每人捉着十尾魚兒，給我一尾，我們定能夠捕獲更多了。」阿卑比，那食人者，低聲說：「這不是水鬼，你上了年紀咧。」他對巫醫道：「而且近來你的藥不大中用了，如今您反對我說阿卑比的最大仇人是水鬼。他是猿之太山，阿卑比很認識他。」的確的，四下的食人者的首領，那一個都認識他，怕他，恨他，因為太山和他們作戰是一些兒不饒讓他們的。阿卑比又說道：「這是猿之太山，并且他正是害病。也許這是我們拿他的機會哩。」

他召集他的戰士到他的面前，不一會兒，半百個紫銅色的年富力強的黑人，沿着和那河平行的路兒，忽忽忙忙的跑。他們跟着那株載着愛司塔賓米蘭達緩緩而行的樹走了好幾哩路，等流到河的轉灣處，經過一個漩渦兒的外圈子，竟把那浸在水裏的樹身湧到岸邊。

似他的抽筋呵，打顫呵，和肚子餓呵，愛司塔賓倒喜歡得着這個機會，丟下他的樹，登上岸去。於是他辛辛苦苦的爬到那暫時給他做避難所的樹的枝上，跨上枝杪，落在地面，懵懵然沒有沒道在他的四週的草裏，蹲着半百個食人者的戰士。

那西班牙人靠着那樹身，歇息了一會兒。他掛念着那鑽石，後來知道還在袋裏。他高聲喊道：「我是一個幸運的鬼，畢竟，」說話沒有完，那五十個人站起身，向他撲去。那攻擊這麼迅速，兵力這麼雄厚，所以那西班牙人連抵抗的機會也沒有，結果他糊裏糊塗的彷彿從夢轉覺來的時候，已經倒在地上，給他們牢牢的縛住了。阿卑比，那食人者，說道：「哦！猿之太山，我終於拿住你了，可是愛司塔賓那裏懂得他說的什麼，他只好沒作答。他打着英語和阿卑比說，但他也是沒有懂得。只有一樁事是愛司塔賓知道的；就是他變成一個犯人，而且望着內地給人昇去。當他們走到阿卑比的村裏的時候，那些留在後頭未曾走動的婦人們呀，小孩子們呀，個個喜的眉開眼笑。只有那巫醫搖搖他的頭，扳起面孔在那兒咒罵道：「你們捉了那水鬼，我們就要沒魚兒吃了，阿卑比的民衆都要害病起來，像蠅子的死了。」但阿卑比只有對着他笑，因為上了年紀又是個國王，他增長了見識不少，尤其是那人類關於宗教問題多半懷疑的見識。巫醫說道：「如今你儘管笑，阿卑比，但後來教你笑不得。等等你且看。」阿卑比道：「用着我自己的手，殺了猿之太山的時候，那麼的，確的我要笑了。而且當我和我的戰士吃了他的心肝兒肉，那麼我們別要再害怕那一個水鬼了。」巫醫怒道：「且慢，教你知道。」

他們拿那西班牙人緊縛了，攆入一爿骯髒的小屋子裏。從那屋子的門口，他可以看見村裏的婦人們踱來蹀去，忙個不了，打火呵，燒鍋呵，在那兒預備晚上宴飲。一把冷汗從愛司塔賓的額上滾出來，當他覷一隻眼張張她們這般做弄時，不時的那村人還要扭頭捏頸，望着他的屋子做鬼做怪，他看來正不知是吉是凶哩。

晌午過了，那西班牙人覺得他的性命好像風前燭一般，最多不過再上半個時辰便告終了。這當兒，河邊那一方忽然起了一陣驚呼的聲響，把林子的沉寂打破，嚇得那村人個個目瞪口呆。不一會，都向着那方跑去。但他們跑遲了，剛才到得岸邊，眼巴巴的齊齊瞧着一隻鱷魚，嚙住一個婦人，拖到水裏去了。巫醫搖頭晃腦說道：「哼，阿卑比，我對你說什麼呢？那水鬼神已經降災到你的百性身上了。」那無知的村人，迷信得很，戰戰兢兢的一時瞧瞧那首領，一時瞧瞧那巫醫。阿卑比縳着眉頭說道：「他是猿之太山，」巫醫鄭重的說道：「他是個水鬼扮做太山模樣兒的咧。」阿卑比答道：「我們且看，若是他是個水鬼，他能夠逃脫的；若不是，他便不能夠。若是他是個水鬼，他不會像人們一般會死的，他卻是長生不老的。若是他是猿之太山，不到一日他就要死的。我們且把他監禁起，那麼，且看，恁地時可以證明他是不是猿之太山，或是水鬼了。」巫醫問道：「怎麼樣呢？」阿卑比答道：「這

是很簡單的，若是早來晚上我們給他逃走了，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是個水鬼，而且因為我們沒有害他，兀自大酒大肉的奉承他，當他在這村裏的時候。他會和我們做朋友，不會作踐我們。但若是他不能夠逃走，却死在這兒。我們知道他是猿之太山。」巫醫問道：「但如若他不死呢？」阿卑比揚揚得意的叫道：「那麼，我們知道你是對的，知道他的的確確的是個水鬼。」阿卑比走去吩咐那婦人們拿東西給那西班牙人吃，這當兒，那巫醫兀自站在街心，搔頭抓耳的在那兒想。

這樣便是愛司塔賓，世界知名的價逾連城的金剛鑽的主人翁，終身監禁在那食人者阿卑比的村裏。

在這個當兒，他的陰詐成性的夥伴，阿華沙，從他和愛司塔賓掩藏那金子的地方對面的河邊，看見太山與他的華沙里人跑來找尋那金子又去了。於是次日早上，阿華沙領了五十個人，來把那金子起了，向着海岸挑去了。這些挑夫是他打從鄰村雇來的。

這天晚上，阿華沙在一處小頭領的小村外歇夜。那頭領手下的戰士不多，這老頭兒請阿華沙到他的村裏請他吃肉喝酒，一壁廂打發他的百姓混入阿華沙的小廝們裏面，打探他們的勾當。後來查出阿華沙的挑夫，正是挑着一大宗的金子。

當那個首領調查明白之後，他倒手忙腳亂，不知怎樣是好。但最後他和那爛醉如泥的阿華沙扳談，滿面陪笑的說道：「你帶了許多的金子，這是很重的，這是不容易吃那些小廝們一逕挑到海岸去。」阿華沙說：「是的呢，但我有例外賞給他們。」首領道：「若是他們沒有挑的多麼遠，你就不賞給他們多麼了，是不是啊？」阿華沙說：「不，但是我在這兒設法銷售呢。」首領道：「我倒曉得這裏你可以把來銷售，不消兩天的路程。」阿華沙問道：「那裏是誰在這內地肯做這宗買賣呀？」首領道：「這裏有個白人，他會轉給你一張紙，你可以拿這張紙到海岸去兌換十足的代價。」阿華沙問道：「那個白人是誰呢？他又在那兒呢？」首領答道：「他是我的朋友，倘是你願意，明兒我同你去，你可以把這金子搬到他那裏，換取那張小紙頭。」阿華沙說：「好，那麼我只給他們挑夫一些兒便罷了。」

那些挑夫喜的眉開眼笑，撓耳抓腮。因為知道不用一氣走了，就是那賺錢的勾當，也不能夠征服他們走遠路的厭惡，和他們遠離鄉井的恐慌。他們都很欣喜，於是他們動身望着東北那一邊，作兩天的旅行。阿華沙滿心歡喜，那老頭兒也是十二分的快活，他和他們一同走，雖是爲什麼他也快活到這樣，阿華沙却是端詳不出。



他們走了約莫兩天的路，這時那首領遣發一個差人先走。他說：「這是我的朋友，叫他來迎接我們，領我們到他的村裏。」幾分鐘以後，在這一小隊的旅行團跑出林子，走入一處地闊草長的所在，的當兒，他們看見沒有多少遠的去處，一大羣的戰士，迎面奔來，好似飛鳥一般的快。阿華沙於是站住腳。他問道：「這些是誰呢？」首領答道：「這些是我的朋友的戰士，他並且也在內。看呀？」說着，他看看那些黑人當中爲首的一個人。他正在趕着行，他們的札槍和羽毛在太陽裏掩映不定。阿華沙戰戰兢兢的說：「他們是爲作戰而來，不是爲和平而來的。」首領隨便答道：「這是在你的身上。」阿華沙說：「我不明白你。」首領道：「但你就明白，等我的朋友來到幾分鐘之後。」

當那走着的戰士行近的時候，阿華沙看見當先的是一條白皙大漢，一個白人。他心裏只以爲是愛司塔賓，是遭他巧計丟下的同伴。他回頭看着首領。首領道：「你賣了我了。」他嚷着，首領道：「且慢，不是你的東西別要拿去。」阿華沙喊道：「那金子也不是他的，是偷來的。」說罷，用指頭指着太山。這時太山已經走到他的面前，但是沒有理睬他，一直跑近那首領說道：「你的差人來，帶了你的信，所以太山和他的華沙里人跑來看看他們，可以幫你拿住他。」首領忍不住的撲嗤一聲笑道：「你的差人到我那裏後我便注意着。幾天過後，果然來了這人，並且帶着一羣挑夫，挑着金子望海岸走去。」

我對他說：「我有一位朋友，他願意買這金子，換給你一張小紙頭。」猿人笑了笑道：「你幹的好，我的朋友，不過這金子不是阿華沙的。」阿華沙駁道：「這也不是你的，你不是猿之太山，我認識你，你和那四個白人以及那個婦人來太山的地方偷那金子，後來你又從你的朋友處偷了去。」首領和華沙里人一齊笑起來。猿人也緩緩兒笑了一笑。說道：「他是個冒沖的，我纔是猿之太山呢，我感謝你替我拿金子來。來呀，這裏離我的家不遠了。」猿人於是逼着阿華沙吩咐他的挑夫，把金子挑到他的屋子去。那兒太山給那些挑夫吃過了，付給了賞錢，到了明兒，打發他們回到各人自己的地方去，他也打發阿華沙一同去，但是却沒有一點賞給，只給得他一道禁令，就是叫他一輩子別要再到太山的地方來。

他們都打發完了，太山，琴痕，和劇克，站在屋子裏的游廊上，闍婆伽躺在他們的腳跟，猿人舉起一隻臂膀，搭在他的同伴的肩膀上。說道：「我要取消我所說的隕巴的金子不是我的話兒哩，因為你看見的一宗新財從隕巴的金窖一直送到這裏來，用不着我費力。」琴痕笑道：「如今，怕還有人把鑽石送來給你咧。」太山道：「沒有望了，不消說的，一定在優戈古的河底裏了。」這時愛司塔賓米蘭達，正躺在優戈古河的岸上，阿卑比那食人者的村裏，那所專誠替他設下的屋子裏，眼瞪瞪的瞧

着那替寶貝。却沒的用場，都只爲阿卑比的頑固和迷信。致令他終身不得自由。